NYPL RESEARCH LIBRARIES
3 3433 08233997 3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EDITED BY

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WITH

AN INTRODUCTORY NOTE,

BY ASA D. SMITH, D. D.

NEW YORK:
ANSON D. F. RANDOLPH,
No. 683 BROADWAY.
1864.

裨治文传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伊丽莎·简·吉莱特·裨治文（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编

目录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出生·童年·母亲·求学

第二章　主日学·蒙召

第三章　按立

第四章　航程赴华

第五章　初抵广州

第六章　广州事工

第七章　在华岁月

第八章　1832年

第九章　1833年

第十章　1834年

第十一章　1835年

第十二章　1836-1837年

第十三章　1838年

第十四章　1839-1843年

第十五章　1845年

第十六章　1846年

第十七章　1846-1847年

第十八章　1847-1848年

第十九章　1848-1849年

第二十章　1849-1851年
第二十一章　1851-1853年
第二十二章　1853-1854年
第二十三章　1854-1855年
第二十四章　1855-1858年
第二十五章　1858-1860年
第二十六章　1861年
第二十七章　逝世
附录：追思讲道
术语表
人名索引
地名索引

插图目录

图一　裨治文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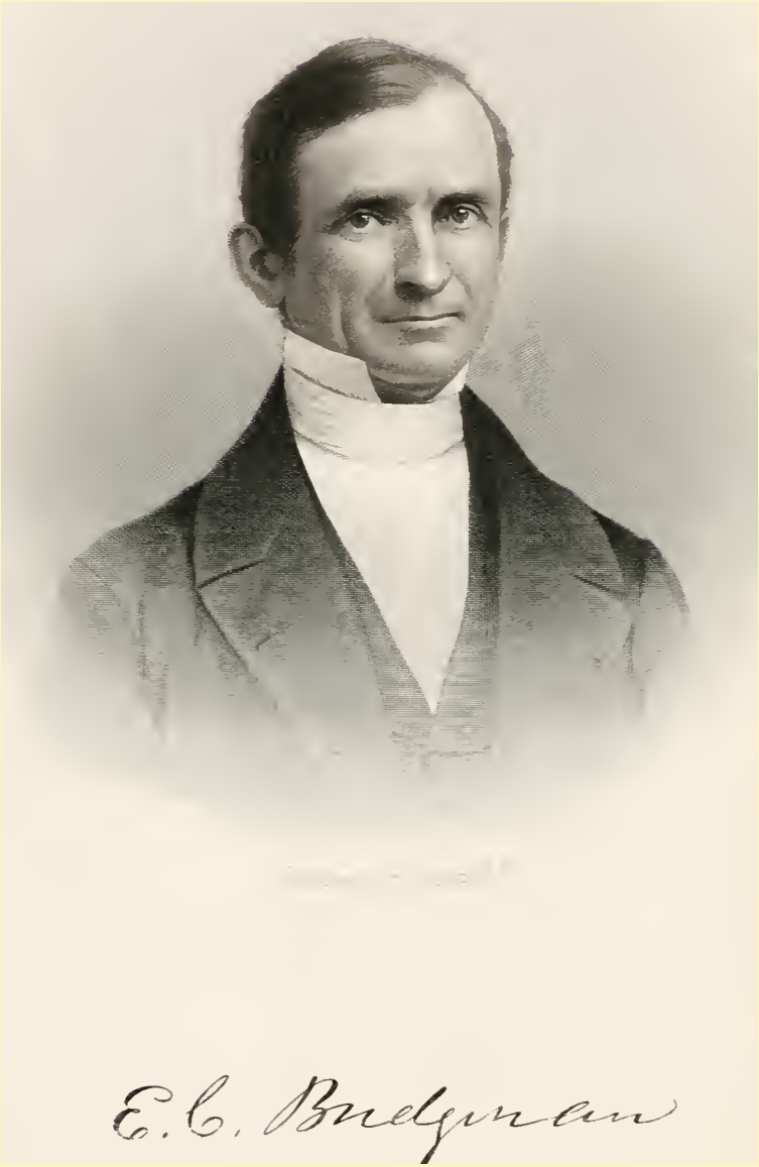
图二　火灾前的广州外国人聚居地

图三　澳门葡人聚居地

图四　香港维多利亚港

图五　上海外国人聚居地（外滩）

图六　上海墓园



图一　裨治文

前言

若说普通传记作者的难处已不算少，那么，对于一位与离世信徒有着世间最亲密纽带的人而言，要描摹其基督徒品格，更是一项何等精细的工作。一方面，可能显得偏袒过度；另一方面，不必要的怯懦又可能妨碍真实忠实的记录。然而在此例中，责任所系唯有一事：追随这位宣教士的脚步——他已在时间的沙滩上留下了"足迹"。

以下各页的编纂，源于一个确信：如此纯洁的榜样，如此专一立志并付诸实行的人生，或能感召他人走上同一条路。可以看到，所需做的，不过是将取自不同来源的现成材料加以编排。本书的宗旨，是让这部纪念传记的主人公成为自己的传记作者，既展现其内在生命，也展现其外在生活；同时也呈现中国差会的一段历史，以及这位宣教士在中国——这个与任何国家都迥然不同、风俗习惯又极为奇特的民族——中间观察与研读的成果。

家庭及其他书信，在增添多样性的同时，也显明裨治文（Bridgman）先生的品格在其亲族中的评价，以及他的朋友

亲属对其毕生事工的关切。未能一一征得所引书信作者本人的同意，编者相信，从各位通信者的品味与判断来看，不会有什么冒犯之处，因为所取用的，仅限于与裨治文先生品格有关的部分。

叙事中穿插着对其家庭生活的追述，对其几位与这些书信相关的至交的追述，他的游历等等；书中还配有描绘中国外国人居留地的插图，愿这些与他宣教生涯及在那遥远之地三十二年的长期居留相联系的图版，不至显得不合时宜。

开拓者的本分是探索，是报告其考察所得，是为后来者预备道路、使他们能进入他的劳苦，而非指望立见果效；这正是裨治文先生在教会所分派给他的广大禾场中蒙召的职分。但果效并未被拒绝：他活着建立了一间本地教会，成为其牧师，并不时按基督徒团契的规矩，接待男女华人入会——有少年，有中年，甚至有老年。

然而，他视为毕生之工的，是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这工在他去世时已近完成，数月后由他亲爱的同工、令人怀念的克陛存（Culbertson）完成；不到一年，克陛存也应了同样突然的召唤。

本书有其使命，可从本书的献词中领会。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神学院中有许多敬虔的学生正在等候，甚至在询

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徒9:6）在考虑海外差传时，阅读本书，愿能驱散因陌生语言的困难、或在极奇特民族中孤立无援而生的沮丧；愿一些有志于圣工的人，在神话语的引导下，也聆听这位劳苦宣教士墓中传来的声音，受感动而顺从这劝勉——不，是命令："上去得那地为业；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参申1:21；加6:9）

"首位来华新教宣教士"的桂冠，属于圣徒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本传记主人公所敢自居的，仅是"美国来华差会的开拓者"。

谨向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审慎委员会（Prudential Committee）委员 A. D. 史密斯博士（Dr. A. D. Smith）致谢，感谢他对书稿的诸多宝贵建议；向同差会的 A. 默文先生（Mr. A. Merwin）致谢，承其提供《传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资料；向本市商人罗伯特·莫里森·奥利芬先生（R. M. Olyphant）及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大巴灵顿（Great Barrington）的大卫·利维特先生（David Leavitt）致谢，感谢他们以各种方式对本书出版的关切与襄助。

1863年12月1日于纽约。

引言

应再三之请，为本书作一篇简短的引言，我多少有些迟疑。我最初的想法是：除了亲爱而受人敬仰的裨治文（Bridgman）之名，还需要什么别的引言呢？一个对大宣教事业（the Great Missionary Enterprise）的过去和现在都漠不关心、在我们的以色列中如同陌生人的人，才不会带着欣然而热切的兴趣翻开这样一部记录。这部记录的编纂交托给了一位能干而可信的人——正是那只与这位令人怀念的主人公在世上最亲密、最亲爱的关系中同工的手——这是再好不过的。在这些书页中，我们得益于最完备的知识，以及以罕见的机智与判断力、带着许多细腻的深情所作的持续编排。本书一开始就显明，它与所纪念之名是何等相配，因而它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感到个人情分的约束。去年夏天，我有幸先睹了本书的手稿，如今它以更恒久的形式呈现在眼前。我将永远感恩地记念，不仅因所得的教益，更因它对基督徒忠诚的重新激励。借着这部纪念传记，与这样一位卓越非凡的人相交，实在是责备，也是喜乐：他自幼就一心

一意事奉他的主；何等殷勤，何等舍己，何等全然投入他的工作；同时，他又是何等和蔼，何等宽宏，何等超脱一切党派色彩；他随时准备与保罗同说："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腓1:18）

撇开希尼之地（the land of Sinim）在历史上和未来所唤起的兴趣，以及人们自然想要追溯那不断扩展的宣教影响之流直到其源头的愿望不谈，这部朴实无华的书卷，在许多重大课题上都发人深省。编者已提及其中一些：母亲忠诚的重要与盼望、早日献身的本分、异教世界对我们神学生的呼吁。在其他方面，叙事的见证同样有力。有人质疑，宣教运动的英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在工作的巨大生命力——尤其是殉道精神——方面，是否已有些衰退。有人认为，现今时代所提供的便利，最不利于培育英雄气概。裨治文的一生最清楚地显明了真正的宣教精神是什么，并为我们这样的时代树立了恰恰需要的榜样。

它也强有力地提醒我们——与当今某些讨论恰恰相关——宣教士首要的关切应当是什么：不是文明开化（某些方面的某位权威近来错误地断言，文明应为首要）；也不是任何阶段的学校——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这些若摆在恰当的从属地位，都是可取且重要的）；而是在公开和私下传讲

神儿子荣耀的福音——这福音的适应性与我们全人类一样宽广；它认出各处的人都有良心，良心虽常沉睡，却从未全死，它在神面前总是向那良心自荐；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1:16）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各类读者都将从本书学到：一个才智并无过人之处的人，若他一切的造诣都分别为圣，如直线般汇聚到一个伟大的主导目标，能成就何等大事。他们都要先感谢神，再感谢编者——借着这些朴实无华的书页，"裨治文虽死，仍旧说话。"（参来11:4）

A. D. 史密斯（Asa D. Smith）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一章

出生 · 童年 · 母亲 · 求学（1801–1829）

"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利米书3:4

没有比以下摘录更能把这部纪念传记的主人公介绍给读者的了——这是他去世前不久亲笔写的备忘录。

以利·科尔曼·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年4月2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彻敦（Belchertown），父母敬虔，其祖先中有清教徒先辈（Pilgrim Fathers），"于1638年（安德鲁·沃纳，Andrew Warner）及1640年（詹姆斯·布里奇曼，James Bridgman）在新英格兰（New England）定居。"

"1812年，汉普郡（Hampshire County）大复兴期间，他早早成为这恩典之工的对象；次年2月13日，在埃克斯皮里

恩斯·波特牧师（Rev. Experience Porter）的牧养下，加入家乡的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

"借着《传教士先驱报》（当时称《Panoplist》，原文作Panopolist）篇页及《波士顿记录报》（Boston Recorder）专栏所传的差传消息，他对差传事工产生兴趣；父母与牧师又鼓励他的心志，遂立志预备作传道人。"

"他的中学课程在家乡修读；大学课程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Amherst）修读，1826年毕业；神学课程在安多弗（Andover）完成；1829年10月6日按立为宣教士。同月14日启程赴华，1830年2月19日抵达，受到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欢迎——当时他是中华帝国唯一的新教宣教士。"

除偶尔到澳门小住，及中英两国政府交恶期间在澳门、香港暂居数月外，他的居所一直在广州的外国商馆区（foreign factories）。

裨治文先生的兄长应邀提供其童年回忆，复函如下：

"回想他早年的事迹，我找不出、也记不起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如同他的神圣主与夫子，他年近三十才开始为人所知；但有一点我深知并可作证：在他童年与青年时期，他一

向和善亲切、顺服忠信，勤于事务、帮助父母，'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12:11）"

围绕这段在父亲屋檐下的时光，有多少影响与美好的联想聚集！当年引领我们的声音的回响，多年后仍在耳畔，引领并指引我们的路程；尽管那些声音或许早已在坟墓的寂静中沉寂。但我们只能从裨治文先生在家庭私下交谈中的追述，来了解他的个人经历。据他亲笔记述，他蒙福有敬虔的祖先，而没有比谈论他优秀的母亲更让他欣慰的话题了。他常说："我永不能忘记她的教导，也不能忘记她为我的得救所怀的焦虑。"

他说："我幼年时，她习惯带我去参加母亲祷告会（maternal meetings），我十分赞成这种做法，并相信若凭信心坚持，必能使儿女早早归主。我亲爱的母亲为我讲道、祷告、流泪。当神的真理触及我的心，我感到悖逆的心起来敌挡神；她看见了，却毫不松懈。为我的顽梗流泪——这太让我受不了；她的话我还能听，她的眼泪我却抵挡不住。"

这些劳苦没有徒然；据他自述，正是借着母亲的影响，他在如此幼小的年纪就蒙了使人归正的恩典。一位年长的基督徒姊妹（当时受雇于他家）讲过一件动人的事：她认识他

归主时的情形，他似乎曾向她倾诉属灵的挣扎。须记得他当时年仅十一岁，然而父亲对他品格真实改变的信心是如此之大，竟叫他在一个私人住宅的晚间聚会中带领祷告。人们叫他"科尔曼"（Coleman），他背起十字架尽了本分，但心里沉重，便去找这位基督徒姊妹，像孩子一样告诉她自己的难处，觉得自己被召去承担一项庄重的职分，而神的恩典尚未使他配得。

一位与裨治文先生同时代的朋友，提供了关于他公开认信的记述：

"1812年，主赐福这地，多处有极广泛的复兴。在附近蒙福丰厚的城镇中有贝尔彻敦和北安普敦（Northampton）。1813年2月第一个主日，贝尔彻敦教会将有大批人加入，裨治文先生是其中之一；前一个周六，我从北安普敦骑马到贝尔彻敦，为参加这动人的场合，住在他父亲好客的宅中，与这位年轻热忱的信徒同房。

"次日主日的庄严大事深深印在我们心上，我们几乎无眠；天未亮我们已起身，走到田间，在一棵树下祷告，只有神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为这许多宝贵灵魂的分别为圣求神赐福的恳求（就记忆所及），是那日清晨祷告的主题。

"在可敬的波特博士（Dr. Porter）牧养下，包括裨治文先生在内的一百零六人，那日公开将自己奉献给神。那是荣耀的一日。对被神的灵充满的灵魂而言，仿佛天开了，地与天紧紧相连。"

1814年10月3日，其母去世，这在他生命中留下印记。母亲的离世常是他谈话的主题。他常说："何等平安，何等满有信心，基督何等宝贵；她离世时，除了失去她为生者代祷与流泪之外，别无可憾。"

在家随父时，他习惯务农。对比中国与故乡的气候，他说："我年轻时能在田间整日割草，不怕太阳，也不受损伤；但在此国（中国），即使秋凉之后出门不打伞也有损健康，太阳的光线对欧洲侨民的脑有强烈麻痹之力。"

生命之流滚滚向前，场景不断变换。神手中一些最有用的器皿——成为他真理传遍列国的管道——曾在卑微的职业中受操练。如同那位与他同名的显赫先知的继承人（以利沙），裨治文先生的时候到了，要像以利沙蒙神呼召离开犁头一样离开田间。

据他自述，入大学前的中学课程在家乡修读。课程完毕后，他说："我给自己预备了一把大银汤匙（他举起来，顽皮地给大家看匙面已被磨薄），用它吃面包喝牛奶，就去上大

学了。"在阿默斯特毕业，又在安多弗完成神学课程之后，引领他进入终身事工的脚步紧紧相随。在这一时期所记的日记中，1829年5月15日，在记述从波士顿到汤顿（Taunton）的旅程后，他这样结尾：

"如今，神既带我到此地，我谦卑地盼望并相信，是要用我作他爱子福音中有益的器皿。为此，我愿向你——神，父、子、圣灵——献上感谢，借着耶稣基督重新将自己奉献。阿们。"

第二章

主日学事工 · 致妹妹的信 · 征询父母朋友 · 神学院周年纪念 · 离开安多弗（1828–1829）

"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6

5月18日，晚10时。昨日对我是崭新的一天。凌晨4时30分起床。晨间灵修如常。参加主日学。校长比恩先生（Mr. Bean）读了使徒行传中保罗下监的记载后，应其请求，我向学生讲话，讲到他们被囚在罪的监牢中，告诉他们当如何借祷告寻求拯救。讲话时颇感轻省自由。之后献上祷告；又与多数教师及许多学生个别交谈。"

"上午讲道：'当先寻求灵魂得救的本分'；下午：'儿童青年的早期宗教教育，尤其是借主日学'；晚上：'罪人的抉择'。"

在晚间个别谈话聚会中，裨治文先生记下十四个名字，各注其心灵光景。试举一例：

"C. W. 知自己是罪人，愿付一切代价得着在基督里的份。少有感觉，甚少祷告。父母不敬虔。"

"E. S. 颇为漫不经心，"等等。

这类备忘共十四条。"我与这些人一一交谈。他们很坦率地诉说心事。我竭力使他们的心定睛于耶稣基督——世界的救主，愿意拯救他们。竭力向他们说明为何应当立刻仰望、归向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罪、罪咎、愚妄；祷告的本分。告诉他们，我怕他们因自己的疏忽而灭亡，等等。十四人中有九人请基督徒为他们代祷，并应许在接下来一周每晚10时为自己、也特别为他人祷告。我也应许在祷告中记念他们。"

下一段，裨治文先生抱怨自己因人对灵魂得救漠不关心而痛心，渴望有保罗的心志，像保罗一样劳苦。

"25日。昨日讲道四次；第三堂在济贫院（Poor-House）。讲章要打中人心，必须直指人心；必须朴实、简单、直接；讲者当从容、热切、有力，深感所传真理的真实与力量；基督的使者忠心劳苦，必有果效。"

"21日。又与十七人举行谈话会，气氛更为庄重恳切。"

"这次聚会我视为对教会至关重要。这是病罪人的医院；但对传道人，这是可畏的责任；他当有平信徒帮手、执事或其他人，如亚伦扶着摩西的手一样扶持他。"

日记至此中断，但以下致其妹索菲娅（Sophia）信的一部分，可显明他敬虔的性质。信写于"安多弗神学院，1828年7月18日"：

"……听说贝尔彻敦的善良乡亲中'为灵魂得救焦虑的人如此之少'，我很难过；那地似乎有可怕的麻木蔓延：祷告会寥寥数人；没有周六晚聚会；'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哀4:1）我亲爱的妹妹，你不能不深感这些事不该如此。你心里必为周围的荒凉疼痛。该当如此。基督徒永不可停止'警醒祷告'。我盼望并祷告，你们中间的光景不要长久如此。你们的姊妹祷告会万不可荒废。我知道聚会的人数不多，但即使只有两三人，有主耶稣在你们中间，有他的祝福临到你们，你们聚集是好的；对你们个人是好的；对你们的家庭、邻舍、教会和全镇都是好的。

"你们教会名册上有四百一十二名会友——数目大，却又小。这样教会中真基督徒有多少，非人力所能知；但有理由恐怕，其中有些是假冒的，或至少有些大大退后了。有些（如亚干，书7:1-26）挂名的，我们盼望其中有些是有真敬虔

的。把你能算为真基督徒的都算上，再环顾四周，逐一指出那些没有证据表明是神朋友的人，哦，你看到何等令人心碎的图景！这样的景象可怕；但我们不可转脸不看，而要站住凝视，如同我们的救主凝视耶路撒冷；凝视到我们心里激动，被赶到密室去哭泣哀恸。"

其妹卢克丽霞（Lucretia）1829年4月18日的来信显示，他已向亲人表明关于海外差传的心愿。她代表全家写道：

"你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若这是我们天父的旨意，你现在的定意是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但尚不能说去何处、何时；想知道他们的心意。'若你愿去，觉得在外邦人中比在本国更有用，他们只能对你说：去吧；全心投入这伟大荣耀的工；至于去处，愿你去最有用之地。你在此事上的心愿，就是他们的心愿。我们都愿你能在新英格兰定居；但总要有人去外邦人那里，离别家乡、朋友、祖国，渡过无垠的大洋，忍受我们这些在基督教国家安居的人所知甚少的艰难困苦——但'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33:25）"

这是罕见的例子：一位宣教士得着所有朋友的完全赞同；这只能归因于裨治文先生在家庭关系上大蒙祝福——他们爱同一荣耀的圣工，愿像他一样推进我们蒙福救赎主的国度。

日记下一条的日期是："安多弗神学院，1829年9月23日，晚。

"今日结束我在神学院的正规学期。晨8时，美国公理会差会（A. B. C. F. M.）助理干事大卫·格林先生（Mr. David Green）到我房间，要单独见我；我们即退到我的小书房，格林先生提起赴华差传的事。

"他说，审慎委员会素来渴望差派一位宣教士去中国，并说了些缘由；现今比以往更渴望促成此事；纽约的奥利芬先生（Mr. Olyphant）向委员会作了最慷慨的提议，他们盼我承担这差传，等等。

"我回答格林先生，这差传是我素来深感兴趣的，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担任此职的人；我看此职重大，责任艰巨，需要第一流的才能；况且我自己的心更倾向南欧与西亚。但我告诉他，若找不到别人，这差传经过审慎考虑，确需我这样的人效力，他可望得到肯定的答复。当时及当天，我与他多有交谈。

"周年纪念聚会使这一天对众人、对我尤甚，别有意义；但差传的事如山压在我心上，占据我全部心思。我与几位弟兄交谈，大半天在默想与祷告中度过。

"12时拜访波特夫人（Madam Porter），交谈、祷告、辞别；晚上与几位弟兄聚会，向他们陈明此事，请他们给建议、代祷。

"当日的聚会情形我无暇记述。我必长久记念这些聚会和我的班级。

"安多弗，1829年9月24日。

"凌晨4时起床，为前途求神指引，竭力将道路交托神。我去中国吗？哦，愿主的旨意成就！

"10时乘驿车离安多弗往波士顿，2时到达。拜访格林先生、希尔先生、伊瓦茨先生（Messrs. Green, Hill, and Evarts）；安排次晨乘驿车往纽约。

"晚上参加十六位弟兄的按立礼。按立后到布拉德弟兄（Brother Bullard）家过夜，对我是不眠之夜。次晨3时30分起床。

"9月25日。晨5时乘驿车离波士顿往纽约，经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同行有纽约的斯普林博士（Dr. Spring）、新泽西的麦克道尔博士（Dr. McDowall），及其他素不相识的男女宾客。到普罗维登斯登上'本杰明·富兰克林号'（Benjamin Franklin）轮船前，我一直隐瞒身份；赴华差传的事仍萦绕我心。船顺流驶往纽约时，良机出现，我向

斯普林博士吐露压在我心上的事；又与他一起重温《米尔斯传》（Life of Mills），他甚表赞同。也结识了 S. Y. S. 怀尔德先生（S. Y. S. Wilder, Esq.）。

"纽约，1829年9月26日，周六晚10时。

"今晨日出时抵达此城，拜访特雷西先生（Mr. Tracy），住进约翰街（John St.）57号大卫·黑尔先生（Mr. David Hale）家。早餐后与特雷西先生同往弗朗特街（Front St.）156号拜访海员之友会（S. F. Society）干事 J. 利维特先生（Mr. J. Leavitt）；又到松树街（Pine St.）55号拜访奥利芬先生。在利维特先生处，詹姆斯·M.·马修斯博士（Dr. James M. Matthews）与大卫·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进来，我当时初次得与二人相识。略谈之后，利维特先生向马修斯博士说明我来纽约是为中国差传；马修斯博士同时说：'我们是来告诉你，雅裨理先生决定加入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事奉。'又谈片刻，约定晚上在道格拉斯先生（Mr. Douglass）家聚会；聚会经多番交谈祷告后，延至周一（9月28日）晚8时在同一地点举行（纽约）。

"昨日（主日）我与奥利芬先生同在斯诺德格拉斯先生（Mr. Snodgrass）的教会参加公共敬拜。下午在海员教会

讲道；会堂拥挤，楼下是男众，楼座是女众；听众专注严肃。晚上在斯诺德格拉斯先生的教会讲道。

"今晨在道格拉斯先生家举行聚会：出席的有斯普林博士、马修斯博士、布里格姆先生（Mr. Brigham）、J. 利维特先生、乔治·M.·特雷西先生（Mr. Geo. M. Tracy）、S. V. S. 怀尔德先生、奥利芬先生等数人。

"怀尔德先生被推为会议主席，利维特先生被选为书记，会议以祷告开始。

"雅裨理先生与我被请陈述对赴华差传的看法与心志。雅裨理先生说，他对那国深感兴趣，在某些条件下愿将自己献上。至于我自己的看法与心志，我宣布决心投身这差传。

"应会议要求，雅裨理先生与我回避。数分钟后我们回来，他们告知商议结果：劝我立即如我所计划的，加入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事奉；劝雅裨理先生加入海员之友会事奉一年，并与美国公理会差会接洽，看他们届时是否接纳他。

"9月29日。今日下午4时乘'本杰明·富兰克林号'轮船离纽约往波士顿。在船上读米怜的《回顾》（Dr. Milne's Retrospect）及马礼逊所著《米怜传》（Dr. Morrison's Life of Dr. Milne）。

"贝尔彻敦，10月1日。今晨1时离波士顿，晚5时到家。因一封信耽搁在波士顿邮局，家人不知我要去中国；我告诉他们已安排10日从纽约启程，他们颇为惊讶。

"因特别缘故，我的按立推迟到8日；为推进此事，我必须见科尔曼先生（Mr. Coleman）。晚上与父亲同骑马到科尔曼先生家，安排周一晚召开按立议会（Council）。

"10月2日。上午忙于写信、预备讲章等；无暇探访邻舍朋友。下午与父亲骑马到阿默斯特，拜访几位教授；时间太短，未能如愿见学生。

"10月3日。差会给我的委任状即系此日，文如下：

"'兹证明以利·C.·裨治文牧师（Rev. Elijah C. Bridgman）已被任命为宣教士，专向说华语之人传道，在中国境内或附近、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指导下劳苦。马萨诸塞州波士顿，1829年10月3日。耶利米·伊瓦茨（Jer'h Evarts），通讯干事。'

"贝尔彻敦，10月5日。昨日平生第一次在家乡讲道。上午的经文是'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林后5:20）；下午是'你们往普天下去'，等等。会众庄重，对我是极不寻常的场合。我想，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呼召在座的许多人（若非全

部）悔改、与神和好，也是最后一次为差传圣工呼吁。我的心情难以言喻，只能意会。科尔曼先生主持圣餐。晚上许多朋友到我父亲家。科尔曼先生在座，弟兄姊妹除西奥多（Theodore）外都在。我们以差传诗歌与祷告结束晚上，也流了些泪。

"10月6日。今日意义重大。前面是什么？我无暇长思。若能遵行神的旨意，就够了；足够了。

"北安普敦，10月6日。我在威廉·布里奇曼博士（Dr. Wm. Bridgeman）家接受按立议会的考核，时在月度祷告会（monthly concert）之后。"

第三章

按立·训令书（1829–1830）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15

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他在那里通过了考核——裨治文先生写下10月6日的日记：

"今日是我难忘的一日，永不能忘。早晨，我把能用的时间都用在退修上；在家庭祭坛跪下祷告；一位从哈德利（Hadley）来的朋友与我父亲全家在场。10时与按立议会会面，用一小时祷告。希区柯克教授（Prof. Hitchcock）作第一次祷告，我作第二次。11时到聚会所。以下是议会记录的抄本。

"'马萨诸塞州贝尔彻敦，10月6日。

"'基督教会在贝尔彻敦的教会为按立以利·C.·裨治文先生为基督的仆人、作外邦人的宣教士，召集教会会议并发文，下列教会代表出席：恩菲尔德（Enfield）教会，约书亚·克罗斯比牧师（Rev. Joshua Crosby），主任牧师，及安森·福布斯（Anson Forbes）执事（deacon）代表；阿默斯特第二教会，内森·珀金斯牧师（Rev. Nathan Perkins），牧师；哈德利教会，约翰·伍德布里奇牧师博士（Rev. John Woodbridge, D.D.），牧师，及威廉·迪金森（Wm. Dickinson）执事代表；蒙森（Monson）教会，伊利牧师（Rev. Mr. Ely），牧师，及卢修斯·牛顿先生（Mr. Lucius Newton）代表；贝尔彻敦教会，莱曼·科尔曼牧师（Rev. Lyman Coleman），牧师，及 J. M. 斯普纳先生（Mr. J. M. Spooner）代表。

"'克罗斯比牧师被选为主席，科尔曼牧师为书记。

"'主席祷告后，裨治文先生呈上证书，证明其在基督教会的正规会籍、在安多弗神学院的神学教育、已获准讲道；并呈美国公理会差会来文，证明他已被该差会正式任命，在其指导下往外邦人中去，请求将他郑重分别为圣，专作此工。

"'议会考核裨治文先生，对其信仰告白、属灵经历、进入圣工及投身外邦人宣教事工的心志表示满意，一致投票决定按立礼于明日11时举行，并安排按立程序，次日按时举行。'"

关于这次聚会，裨治文先生在日记中继续写道：

"按立仪式给我心中的印象永不能磨灭。我当时正站在幼年受洗的祭坛前。十二岁时，蒙神怜悯，我在那里认信他的约，加入神公开的子民。这些，连同许多其他感触，使这场合更添意义。

"我也不能忘记家中的告别场面，更不必说其他场面；直系亲属都在场，还有邻舍，汉弗莱博士、伍德布里奇博士（Drs. Humphrey and Woodbridge）、希区柯克教授等。

"日落时分离家；菲勒弟兄（Brother Geo. Filer）送我到北安普敦后返回。晚上拜访沃克博士夫妇（Dr. and Mrs. Walker）。辞别时，博士送我一本袖珍新约。

"奥尔巴尼（Albany），10月7日。昨晚12时离北安普敦，经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皮茨菲尔德（Pittsfield）、新黎巴嫩（New Lebanon），日落时分到达该城，乘邮车。晚上参加美国公理会差会（A. B. C. F. M.）聚会；听亚历山大博士（Dr. Alexander）讲道；会后与伊瓦茨先生同往；见到委员会几位委员，伍兹博士、费伊

博士、威斯纳博士（Dr. Woods, Dr. Fay, and Dr. Wisner）；得介绍认识比彻博士（Dr. Beecher）；他给我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在广州的一位朋友。我们有一同祷告的时间。

"纽约，10月17日。（在道格拉斯先生家。）

"昨日清晨日出时，我拜访伊瓦茨先生，从他手中接过审慎委员会的训令书。从奥尔巴尼乘10时轮船启程。在我参加的差会开幕式上，斯普林博士领祷。见到 H. G. O. 德怀特（H. G. O. Dwight）。"

以下是训令书：

"致以利·C.·裨治文牧师：

"亲爱的先生，审慎委员会任命你为美国教会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第一个差传，深感此任意义重大，责任艰巨。在任何情况下，传讲福音都是严肃的工；传道人若想到，所传的或作叫人活的香气叫他活，或作叫人死的香气叫他死（林后2:16），而他自己的心灵光景、榜样、品格的表现，或使人倾向真理，或使人反对真理。但向外邦人首次献上福音的人，肩上有一种特殊的、同类的责任：他的讲道或许是他们听到的福音唯一的陈述，他的品格与榜样是他们看到的福音实际影响的唯一展示。

"亲爱的先生，你在神的护理中，似乎正站在这样的位置，面对庞大的人口。你所走的每一步都可能影响他们的命运。使他们归服福音成圣得救之工，或加速，或延缓，或停滞多年，全看你是殷勤、明智、忠心，还是反之。在今日基督教会中，或许没有一项可派给人的事工，能展开更广阔的禾场，提供更多样、更艰辛的劳苦机会，或展望更大的果效。你在这点上心意不可摇摆。福音终有一日要胜过中华帝国，其庞大人口要归给基督。以此自勉，让圣洁的热忱在你里面点燃，竭尽灵魂全力，殷勤劳苦，恒久忍耐，盼望你作为基督的精兵，早日有份于这样的得胜。

"你作为来华宣教士的劳苦，其现在与将来的影响不限于中国。那帝国的人大批散居在周围列国列岛；正施加影响，提供交通之便。中国若接受基督教或容忍其传入，几乎整个东亚、南亚及波利尼西亚（Polynesia）都将敞开。

"关于你的计划与劳苦，委员会自认对你在这未曾开垦的禾场中的处境所知不足，不便过于具体。细节须留给你自己的判断，辅以神护理所赐的谋略；你当特别利用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 Society）马礼逊博士牧师的建言。他在中国及邻国久居，熟悉你要接触的本地人与外国人的品格；他

的观察经验，以及他关于各国情形、接近百姓之法、进修学业之法的信息，使你凡有重要行动都向他请教，大有益处。

"你抵达时若马礼逊博士不在广州，委员会盼你尽早去拜访他，若可行而不至耗费过大、耽误过多时间；若不可行，则以书信请教他对你劳苦的看法。

"委员会料想，你数年内将专心学习华语。这工你当利用一切可用的帮助；选择你认为最好的地方成就此目标；除非那地方使你太过完全、太久离开一个你能以别的方式多行善工、学业亦能相当进步的地方。委员会愿你住广州；但广州于学语言或为不利之地；你接触人群、以宣教士身份行善的机会，或不如别处。在学语言期间，你或可在马六甲（Malacca）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住一两年，或一年中的一部分。但盼广州或澳门为你常住或永久居所。

"委员会料想你可获益地分出一部分时间精力的另一类劳苦，是分发单张书籍，尤其是圣经。

"中国政府既不容公开传讲福音，传入福音知识的大手段就是印刷的单张书籍。其中许多合你之用的，前人已预备好在你手边。这些劳苦中你需要大智慧，免得自相抵触，关了自己劳苦的门。

"借翻译或教师，与个人及小圈子交谈基督教的道理与本分，是另一类劳苦，你或可立刻在某种程度上进入。

"你或多或少有机会在主日及其他时间，向英美商人或水手的会众讲道。委员会不愿你忽略这些；但因将有一位同工与你同去，其劳苦专向这类人，所以你花在这类人身上的时间精力，不必如在其他情况下所预期的多。但你与同工分离时，常有机会向这类同为罪人的人传福音，你当抓住。

"你无疑会发现，为你自己灵性的益处，也为向他人传递灵性益处的有盼望之法，在主日举行团契敬拜，有祷告、读经或读其他灵修书、属灵交谈或讲道，即使只有两三人聚集，也是好的。

"你与外国商人水手交往，当坦率、有礼、亲切；但任何时候不可失去基督使者对罪人当有的严肃与对其灵性福祉的关切，也不可让人觉得你失去了这些。让他们常看出，你念念不忘他们作为罪人的光景、他们的不朽、永恒的报应。以明智施行基督徒的教导、责备、安慰。亲切，也要忠心。在一切患难中与他们同情。殷勤慈善，特别在疾病死亡时，随时预备好以福音的教导安慰。出于自己心里的感动去做，不必等人来求。

"但在其他劳苦中，记住你的首要目标是把福音传入中国人中间。你若蒙保守长寿，或许长久看不见劳苦多少果子；即使你活到老年仍在那禾场，或许也永不得见大到能在帝国境内公开讲一篇道的地步。在达到那点之前，或有极大尊荣的工要做；许多宝贵的生命或在其中耗尽，而耗得其所。若你所成就的不过是开了禾场、引起教会与工人的注意、为后来者预备工具，不要觉得虚度此生。拦阻必须除去，预备的工必须做成。但我们不觉得，福音的能力在中国的彰显必须经过漫长时期；虽不可指望神迹介入，但神的护理或很快大开又宽又有效的门。过去三十年的政治革命，或只是更大革命的前奏，其影响要及于那些曾最安闲自得、最稳固建立的政府。劳苦不要像没有盼望的人。感到神的治理至高，他的怜悯无限；君王的心在他手中（箴21:1），他必成就他向他儿子所应许的。

"在这样浩大的工中，你会发现自己几乎孤身一人。少有人可商议、分担责任劳苦，或在困惑中与你同情。当与神护理带到你路上的任何基督徒宣教士培养亲密友谊。这样的相交于你个人有益，于你的圣工有益。与他们培养同样的灵，照他们有基督的灵的程度；与他人同工，照其似能促进他荣耀的程度；为他们的成功欢喜。

"在缺少基督徒朋友谋士时，要与神保持最亲密的相交。把一切计划劳苦、一切困惑罪愆，都摆在他面前。读他的话，守他的安息日，每日在他坛上献属灵的祭。读圣经不要只当作研究用的书；要为灵修而读，以它省察自己，竭力完全遵行它的要求，不达此誓不满足。要对基督及其救恩于你自己、于万人是何等宝贵、何等不可或缺，有透彻的看见，成为你里面的确信。要在心里定准：非神的灵不能扶持你这艰巨的使命，赐你智慧、热忱、力量，使你作好宣教士到底。

"也要把外邦人在神道德治理下的实际品格光景、他们面前的前景、他们与基督及其赎罪的关系，清楚摆在面前。想他为他们做了什么，若他的门徒不把福音的知识传给他们，是何等枉然。

"盼你的差传大有助于在这国度中增添基督徒开拓的灵。宣教士的通讯，尤其是从较大、较重要的禾场来的，一直是唤醒基督教国度中现有差传之灵的手段。外邦人就这样被带到教会眼前，几乎与教会相接。

"关于你所进入的禾场的广大与重要，你比多数弟兄占优势。因此盼你就这民的品格、光景、风俗、礼仪，尤其是这

些受其宗教影响的部分，尽你的劳苦及其他环境所许，作尽量详尽的通讯。

"委员会以这些训令劝勉，将你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签署）耶利米·伊瓦茨，审慎委员会书记。奥尔巴尼，1829年10月7日。"

"10时登'奥尔巴尼号'轮船往纽约；乘客形形色色，除艾伦弟兄（Brother Allen）外都是陌生人。

"天色甚好。顺河而下，经过许多小船小舰。路线对我是新的，但远非言语所能形容。经过高地（Highlands）的风景最为壮丽。

"约晚11时到纽约。当晚宿船上，谁能睡？我直往道格拉斯先生家，找到安歇之处。

"今晨得知船要下周才开。早餐后拜访几位朋友，与特雷西先生开始安排启程。"

"10月10日。今晚在 D. 先生家，与奥利芬先生同度。我从未见过奥利芬先生这样的人。若我们的商人都这样，宗教、敬虔与差传圣工必大得促进。"

"周一晚，10月12日。船周三开。昨日上午参加斯普林博士的聚会。科德曼博士（Dr. Codman）讲道。下午在斯诺德

格拉斯先生的教会。晚上有公开差传聚会。我的训令书被宣读，有讲员致辞。聚会的印象甚好。亚历山大博士的致辞切题。见到几位朋友。H. G. O. 德怀特弟兄与我同宿。"

"14日。安排完毕，12时登船，同行有拉文德船长（Capt. Lavender）、J. 伊瓦茨牧师（Rev. J. Evarts）、J. J. 利维特牧师（Rev. J. J. Leavitt）、D. A. 克拉克牧师（Rev. D. A. Clark）、C. W. 艾伦（C. W. Allen）等。

"登船后，应拉文德船长之请，全体船员被召到舱中；克拉克牧师领祷。他为中国人、水手、宣教士、船长船员、我们的朋友祷告，最后把我们都交托给神。

"伊瓦茨先生随后与雅裨理先生和我谈了几分钟，勉励我们合一，彼此相顾如弟兄；全然献身于工；在一切劳苦、所得、陈述上忠心无误。

"众人随后齐聚甲板，唱诗，辞别；庄严而发人深省的一幕。"

第四章

航程 · 船上生活 · 抵达澳门与广州（1829–1830）

"那海又大又广……那里有船行走。"——诗篇104:25-26

当我们行在神护理的次序中，我们行得又快又有力，万物都服于人的事奉。必先有遵行神旨意的心志，然后他的旨意借他的护理与教导显明。裨治文先生一生只有一个专一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显明。跟随他的日记，我们天天看到治理他生命的圣洁原则的发展——神的荣耀与人的得救。

裨治文先生蒙福，有雅裨理先生这样一位基督徒同伴；二人都向着一个伟大目标——神的荣耀。晕船数日后，他们商议设立每日敬拜，船出海后得了船长的同意。他们轮流在主日讲道，乘客与船员通常都有不错的出席。裨治文先生常为船上同胞的灵魂深受感动，与雅裨理先生一同获准在船员中作个人布道。他也常与船长及乘客交谈——几位纽约来的

年轻商人，对方都以他所期望的灵领受。他节制食欲，"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9:27）。

航程中，凡打破单调的事都逃不过他的注意：有时是恐怕海盗来袭，于是预备火器；有时是一群鲸鱼在望；有时是捕到一条鲨鱼，随之而来的骚动、忙乱与兴致。他早起，这样分配时间：第一，灵修；第二，甲板上活动；第三，研读中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第四，阅读，等等。圣经是他每日的研读，但他又说："我需要更有系统，更专心，更与神相交。"

凡出过海的都知道，海上有神大能奇妙的彰显；与此对照，人更感到人臂的无能。我们与整个受造界完全隔绝，脚下是浩瀚的水，天上是光明美丽的穹苍。基督徒的眼睛仰望环顾，看见一位微笑的神。"以云为车"（诗104:3），我们看见他威严荣美地驾云而行，俯视他所救赎的世界。奉他的命，微风轻拂我们，或疾速送我们渡过深渊。但他也"把他的楼阁立在水中"（诗104:3），景象就变了，他"使狂风大作"（诗107:25），于是海的狂浪似乎要把船连同船上众人一口吞入浩大的水深渊——那没有墓碑的坟墓，许多人睡在其中，末次号筒吹响时他们要从那里出来。挣扎的小船在山一样高的浪巅浪谷之间起伏；但到了时候，神说话："住了吧！

静了吧！"（可4:39）"于是他们因得安静而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诗107:30）

以下是日记中记述的一场雷暴：

"5日。下午4时，有雷电阵雨；三声雷接连而至。第二声雷前的闪电似乎就在船正上方炸开。闪电时我正坐在艉楼（round-house）。第一道闪光后约两三分钟是第二道，在我听来像手枪在耳边开火，紧接着雷声滚滚。

"一些乘客和船员在甲板上。管事（steward）在厨房（galley），据他说，他正伸手从厨子那里接刀勺，电流迸发，第一眼我看向他们，只见管事揉着胳膊说他被击中了。

"耶和华何容易用他的雷轰把我们沉入海底。管事说：'神降下闪电是因为我们太邪恶。那些人今天骗了我，该被击的是他们，不是我。'我告诉他，我们都配得神的忿怒，他回答：'我也是，今天那些人为了糖蜜那样待我，我想我一时半会儿不饶恕他们；现在神为这事击打我。'我们真可说：'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这就是神发出威严的雷声。'（伯37:3-4）"

裨治文先生在航程中常大量摘录所读书中的内容，有些十分有趣。他特别了解了基督教的影响在印度及其他外邦国家所及之远。他的心思每一种操练似乎都指向他作十字架的

牧者与宣教士的资格。雅裨理先生身体很弱；一度想在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停留。日记说：

"12月12日。与雅裨理先生多谈他停留好望角的事。目前我不能劝他作此想；但他对此很恳切，我劝他把这事作为专一祷告的题目，我自己也为他寻求神的指引。处在我这位置的人需要最大的智慧，不仅在目前出谋上，也在一切行事上；因为我虽微小，我的行事无疑会影响许多人，或许影响全中国，不，或许影响全世界。谁能当得起这些事呢？（林后2:16）

"想到我个人的责任，最好为自己立几条简明的规矩格言，或说出自圣经、或圣经明含的规矩劝勉，每天早晨取来诵读，如同直接从我的神我父、我主耶稣基督手中领受。"

"31日。一年的最后一天——一切行为都要记录在天上，等候大日的审判。

"当人站着望过人生的窄谷，竭力窥见永恒之境的些许，日月年岁的境况何等显得微不足道；然而靠着神的祝福恩典，人在地上短短的日月年岁的客旅中，一切都有系于此。哦，愿我永远属主。明日我愿专作默想、禁食、祷告，为来年；一两个小时可用于中文学习，其余我愿分别为圣，作宗教之用。"

1829年就此结束。

"'罗曼号'（Roman）船上，海上，1830年1月1日，南纬59°4′，东经58°。

"奉献祷告。

"神啊，今日我愿重新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我一生属你，死时属你，永远属你。

"父啊，天地之主，你肯作我的神、我的父，常保护我，供应我一切所需吗！

"以马内利（Emanuel）啊，我的主我的神，你肯作我的救主、我的救赎主、我在天上的中保吗！

"圣洁的保惠师，圣灵，真理的灵啊，你肯使我全然成圣，永远与我同在吗！

"今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神啊，求你助我存正直的心！过去一切有罪的、一切亏欠的，求你为基督的缘故赦免，助我因过去得益，为将来得智慧！"

1830年年初，裨治文先生回顾过去——是什么使他成为宣教士。十一岁归主后，他读到关于外邦人的差传消息——他们的光景、需要、宣教士的果效等等，他的心被触动，甚至对一位年轻归主者说："我真想去向亚美尼亚人

（Armenians）传福音。"在大学时他的兴趣增长。他说："到安多弗后不久，我想是时候把问题定下来：要么把自己献上，要么把这题目完全放下。"在安多弗第一年，他的愿望成了定意，决心若神在护理中开路，"就去外邦人那里"。他说，他心中的操练，"有些像我当初决定是否跟从基督时的情形"。

1830年1月6日，传来欢喜的声音："陆地！陆地！陆地！圣保罗岛（St. Paul's）！"穿过群岛时，有许多可看可思。接近陆地的第一个预兆是一只"蝴蝶"，接着是一只"蚱蜢"，不久，裨治文先生说："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东印度（East Indies）。"

"7日。今日近看了'外邦人'天然的纯朴，他们来自安耶尔（Aujer），要来贸易；他们的船是独木舟；样子很野，深铜色。我永忘不了这一幕，它给我的印象。"

中国船只的驶近，及看见他未来家乡的人民，使他大感兴趣，占据了他醒着和睡着的时光。

"罗曼号"2月19日在伶仃（Lintin）抛锚，22日他与几位乘客乘本地船去澳门。在那里他们受到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接待，裨治文先生说："在我们逗留期间，她以最大的好客待我们，使我们宾至如归。"25日他们乘中国船离

开澳门，他记述船夫简单的饮食、他们用筷子等等。"中午，"他说，"我们已望见黄埔（Whampoa）的船只。"但乘本地船去广州须有特别许可，于是他们换乘大船的船。"太阳正把最后的光投在沿江高耸的宝塔和广州城后的山顶上，我们离开黄埔。未到城，日光已在西边完全消退，这反使四周渐渐稠密的水上人家灯火更显——大船带着古朴的粗犷，小船大大小小数不清，或往来穿梭，或停泊，有时成群，有时成排如街，呈现一幅全然独特、无法形容的景象。晚9时，我们平安抵达广州城郊的美国商馆（American Factory）。"



图二　火灾前的广州外国人聚居地

第五章

奥利芬先生 · 致马礼逊博士 · 海幢寺之访 · 梁发（1830）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1:8

大卫·W. C.·奥利芬先生（Mr. D. W. C. Olyphant），纽约商人，可视为美国来华差传之父。他不仅从一开始就承担了其中的责任（如他为裨治文先生写的介绍信所示），且终其一生都是这圣工坚定忠心的朋友；当他在天上的父召他"上到这里来"时，同样的慷慨之灵也显在他儿子们身上，推广福音在中国。"他们没有离弃父亲的朋友"，也没有离弃占据他心的圣工。个人的友谊，以及对差传圣工的关切，始终不减；他们的船只把许多和平福音的使者载往载回那遥远的西尼之地（Sinim）。

D. W. C. 奥利芬先生信抄件：

"纽约，1829年10月18日。

"查尔斯·N.·塔尔博特先生（Charles N. Talbot, Esq.）：

"我亲爱的先生，很高兴向你介绍以利·C.·裨治文牧师（Rev. E. C. Bridgman），他受美国公理会差会差派往中国，作该差会的宣教士，终身献于此圣工。他起初的主要目标是学语言，预备自己作那语言中神的教师；但也按环境所需，向外国侨民传福音。

"差会决定在中国开工，是因我提议：为一位愿承担此工的人提供船位，并在中国供其一年的住处。这是我与差会关于裨治文先生的约定；至于你，我要请你替我履行：为他提供一间房、一名仆人、洗衣、在你桌上的一席，费用由我承担。

"你既知我对此事的看法与心意，我就不必在此解释。裨治文先生为成就其差传目标所需的其他款项，差会已给他信用状，请你以最有利的条件为他议付他向差会开的汇票。

"把裨治文先生托付给你殷勤的款待，相信你必乐于作美国众教会的器皿，偿还欠中国人太久的债。

"仰望神赐福，

"你诚挚的，D. W. C. 奥利芬。"

"2月26日。我们现已在中国，在统治三亿生灵的那位君主的疆域之内。主把我们平安带到这里，我们愿谦卑承认并记录他的诸般怜悯；奉他的名竖立我们的旗帜，把自己投靠在那膀臂上——没有它，强壮的算不得什么；有了它，最软弱的无所不能。

"上午，我们有幸接待了几位侨民的来访，我们都带了给他们的介绍信。

"应马礼逊博士之请，我们同他到他的房间。我们用寥寥数语说明了来华的具体目标；遂定：蒙神护理允许，雅裨理先生下主日在美国商馆讲道，并尽快安排在黄埔升起伯特利旗（Bethel flag）；另一位立即坐下学语言，偶尔协助主日聚会，在此地或在船上。

"我们现居的外国商馆（foreign factories），离城西南角不远，北纬23度（原文漫漶），格林威治（Greenwich）东经113度14分，在江北岸，江面此处约五十杆（rod）宽。中国人称之为'shap-sam-liong'（原文如此，应为 shap-sam-hong），即十三行。除两三条窄街外，它们连成一个整实的街区；每间商馆纵贯街区全宽，各有其名，中国人所取的名若不总贴切，也是取其吉利。如一间叫'集义行'（'The

assembled righteousness factory'）；另一间叫'保安行'（'The factory that insures tranquillity'）；第三间叫'广源行'（'The factory of wide fountains'）。每间又分为四五间行屋（hong），每位行商（factor）按情形占一间或数间。都是砖石结构，两层，门面颇为坚实，各国旗帜飘扬，与'天朝'（Celestial Empire）的本地旗帜建筑形成鲜明对照，初到者看了赏心悦目。

"27日。安排妥当，重新开始学中文。从马礼逊博士得了一切必要的帮助：书籍，包括向他在英国的书商订购一部字典、暂借一部以应急需；广州方言词汇；中文圣经等；亲自教导；并邀我每日在他桌旁坐一会儿，与乐先生（Lo-seensang；术语表作 Le Seensang）一同学习。

"3月1日。昨日上午11时，我们在美国商馆举行公共敬拜，马礼逊博士数年来通常在此主持。雅裨理先生讲道；约二十位美英人士出席，还有一位中国人阿西（A-see），他到过美国，我想他已公开信基督教。此地外国侨民共约七十五人，每年来访说英语的共四千人；还有许多印度水手（Lascars），及五六十位帕西人（Parsees）。后者是古波斯人的遗民，仍如其祖先一样敬拜。

"3月3日，周三。今日马礼逊博士提议同我们去游河南岸（Honam）的偶像庙。此庙在欧洲商馆对面的岛上，俗称海幢寺（Honam Joss-house）。Joss 是葡语 Deos 一词的讹变。1817年，中土的神明与受神化的英雄在此给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一行让位，使团的牧师（chaplain）在此施行了圣餐礼。当时与我们同行的马礼逊博士随阿美士德勋爵住在庙中一间房，指点讲解建筑各处及匾额；他还讲了以下传说：

"'海幢寺原是一座家花园。一位名叫祇粤和尚（Che-quet）的和尚，约八千年前（原文如此）始建一座小佛庙，名'千秋寺'（'The Temple of a Thousand Autumns'）。到前朝末年仍默默无闻，直到一位极其虔诚的和尚兴起其名。他的徒弟阿字和尚（Oh-tsze），以卓越的才德圣洁，加上种种奇异的机缘，把庙兴到今日的宏伟广大。

"'康熙（Kang-hi）朝，本朝第二位皇帝，公元1700年（原文如此），广东尚未完全平定，皇帝的一位驸马削平全省，归其父管辖，按满汉旧例以海幢寺为大本营。岛上有十三村，他奉命将之剿灭，因其抗拒上谕。正要执行命令前，这位嗜血的王把眼投在阿字和尚身上——一个胖而快乐的和尚，心想：他既吃素，怎能这么胖？必是假冒为善之徒，当

处死。他拔剑，要亲手执行判决，但手臂突然僵直，被止住。

"'当夜一位神人入梦，告他阿字和尚是圣人，加一句：'你不可枉杀他。'

"'次晨王到阿字和尚面前，认罪，手臂立愈。他遂向和尚叩拜，认他为师为向导；又早晚像仆人一样侍奉他。

"'十三村闻此神迹，求和尚代为说情，救他们脱离被剿灭的判决。

"'和尚说情，王听了，答道：'我已撤销一道剿灭这些叛民的上谕，但我师既说他们今已归顺，就这样吧；只是我须派兵巡行乡间，然后才能写信奏请皇上；我必如此，然后求赦他们。'

"'他们对和尚的感激无边，田产、香火、银钱如潮涌入。王又劝众官捐助庙宇，庙自那日起富足。

"'中国人相信这就是海幢寺的真实历史，它确是广州内外最大最宏伟的庙之一。占地数英亩，高墙环绕。现今和尚一百五十多人。偶像众多，有些又大又丑。建筑有亭、堂、寮。一座最大的叫大雄宝殿（'the great, powerful and precious palace'），供过去、现在、未来三佛——三尊大佛并列，两旁各有十八尊，是佛的弟子，叫十八罗汉（Shap-

pat-lo-hau）。如今在位的满洲（Tartar）皇室说，其君主们是佛的十八罗汉按其轮回转世（metempsychosis）之说再现于世。一间房内有刻印房，大量木活字；还有书坊，出售宗教道德书籍。和尚的房中，曾作我们向导的仆人的主人，以茶点待我们。他用官话（Mandarin）与马礼逊博士流利交谈，为他的粗茶淡饭多方致歉，但对今世来世都一无所知。我们谢了赏了他，离他而去，留下他仍是个可怜的偶像教徒。

"3月25日。今晚有幸得见梁发（Leang-afah）。他分明带着他的神圣主与夫子的形象。

"他用本国话读了路加福音第十章，又以恳切合宜的祷告结束，马礼逊博士为我们造就，把祷告的意思复述出来。若基督徒普遍存他对第二节所表达的思想，工人就不至与广大的庄稼如此不成比例。'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10:2）"

裨治文先生致干事的信中写道：

"马礼逊博士待我们大有恩情，尽其所能给我们一切帮助。除亲自教导外，他已向英国书商订购一部中文字典，在我收到之前，又从东印度公司（English Company）的图书

馆借一部给我；还给了我三四十卷中文书，都是目前急需的，甚至绰绰有余。

"这些，加上马礼逊博士夫妇其他厚重的情谊，此处不必细说，盼能唤起你们的宣教士相应的感激，使他与共同的圣工结合更紧。

"……前晚我们与梁发的会面很有意思，随信附上他的信及马礼逊博士的信。他的仪容及所显的灵与性情，使我们欣喜地出乎意料。他目前住在广州以西五六十里或百里，挨家教导传福音，也在某种程度上印发流传基督教书籍。他劳苦不徒然，也非没有逼迫——他曾被抄家、下狱、受鞭打。但他的热忱勇气不减，我们相信，若需要，他已预备为真理作辩护见证，舍命。"

马礼逊博士致美国公理会差会通讯干事（Corresponding Secretary）的信，日期为今年3月25日，证实了裨治文先生所述他在学业上所得的帮助，及这位本地传道人的来访。马礼逊博士说："梁发按他自己的方式给你写了几行，裨治文先生会附上。

"这位本地基督徒说：'爱救主的人不分国界。'我行事的原则正是如此；因此从新英格兰（New England）来的宣教士，与从老英格兰（Old England）来的，在我眼中同样受

尊重爱戴。神的护理使我能为你们的宣教士做的，我必去做，既是本分，也是乐事。"

梁发来信（马礼逊博士译）：

"真理的福音是至高神的恩诏，要向天下万国传扬；使万人知道这恩诏为顺服真道之意，救灵魂脱永远的痛苦。

"故不分国界，凡热爱敬畏救主的，都当乐于帮助把福音真理传遍万国。有智慧知识之才的，有天赋大才能的，当以天赋才能助之；有钱的，当以钱助之。

"如今中国人口众多，传福音的人却少。愿闻福音、乐于明白其意的，没有多少人教导引导。

"先生在此处，就不能在彼处。故请贵国凡有热心、乐助救主福音的，多差几位牧者来中国传福音，救中国人脱迷途，拔灵魂出永远的苦难。

"这样，第一，遵行我们主的命令；第二，尽爱邻如己的本分；第三，靠救主的功劳，来世灵魂在天堂有位分，永远享用不尽的福。这岂没有美好卓越吗?

"致可敬的义之师伊瓦茨先生（Mr. Evarts）。

"道光（Taoukwang）十年三月初二日。"



图三　澳门葡人聚居地

第六章

公共敬拜 · 生日感怀 · 澳门之访 · 更多工人（1830）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12（原文作"ix.12"，疑为"xc.12"之误）

4月12日。在基督徒中间维持主日公共敬拜的本分与重要，不能总取决于能来或会来的人数。救主应许，两三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中间。上主日宗教仪式如常举行；我们一共只有四人。

"22日。我的生日。已满二十九岁。谁知道一日会带来什么。愿岁月的飞逝警戒我，趁白日作工，常常等候主。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27:14）

"5月1日。本月19日乘'福布斯号'（Forbes）轮船抵澳门，这是到访这些海岸的第一艘此类船。她令中国人惊奇；他们叫她'火船'（Fo Shune，'The Fire Ship'）。

"今日，应小H.（young H.）之邀，与他同去拜访小茂官（the younger Mowqua）。他很客气地接待我们，力邀我再来、常来。他在学英语，靠英汉双语能颇多交谈；他问起基督徒敬拜的事，据我所理解的，他表示愿参加我们的聚会。我当否再访，心中踌躇。愿主神在这事上指引我，拯救他的灵魂。我想到，向中国人公开发表一篇公正的陈述，说明外国侨民在广州所行的基督徒敬拜的目标与方式，岂不是当尽的本分吗。

"7日。又去拜访小茂官，逗留片刻；他似乎很盼我再去。愿主在这事上指引我。

"11日。昨日主日早晨，兴先生（Hing-seen-sang）想请假，不做平常读经的功课，好为一位先生办些事。我准了。但哦！基督徒竟这样看神的制度，何等可叹。'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参出20:8-10）我们一同敬拜的有十五人。

"21日。上午11时，两名广州青年在城南、城门之外、江边被斩首。

"1827年，二百多人在同一流血之地受死，离外国商馆不到一英里。今年的人数恐怕要大得多。抢劫杀人是较常见的罪，刑罚是斩首或绞死。刽子手行刑前饮掺火药的烈酒，据说以血腥之工为乐，有时甚至吃可怜受刑者的内脏。

"30日。昨日小茂官来访。下午与亨特先生（Mr. Hunter）泛舟江上。活动于我大有益。

"6月4日。昨日公共敬拜出席十三人。一名德国水手在场；他是路德会（Lutheran church）的，因同伴腿瘸滞留在此。今晨今晚用中文读经，颇有理解与兴味，胜于以往，但所存的观念正到何种程度，很难说；得救所需的知识要到何种程度，也很难说。今晚月度祷告会（monthly concert），为万人，也特别为周围可怜的世人（原文作"immortals"，疑为"mortals"之误）献上祷告代求，他们的迷妄、迷信、苦难骇人听闻，几乎无处不见、无时不遇。

"12日。上午公共敬拜，出席六人。下午与雅裨理先生及另一位基督徒朋友一同敬拜一小时。晚上尝试用本地话讲解圣经。今日开始读四书。

"19日。今天下午，我已定，若主愿意，去澳门小住一段。我不知有何拦阻，倒觉得有去的理由。健康与马礼逊博士的帮助是主要理由。虽未抱恙，但谨慎保重健康，无疑是

本分。我不可指望占用博士太多时间，但他因亲知我的进度而给的点拨，或大有用处。

"24日。昨日下午1时，雅裨理先生、金先生（Mr. King）与我抵此（澳门），从广州来用了22小时。

"28日。今日收到纽约商业报纸，截至去年3月初。无宗教消息。国会中迁移印第安人（Indians）的问题悬而未决。公使波因塞特（Poinsett）刚从墨西哥回来，那地方似乎因革命的原则与措施而严重动荡。

"8月1日。昨日是主日，我们得享自离美国以来第一次领圣餐的机会。

"若有陌生人完全不知此地的道德光景，漫游到此，很容易以为到了蒙福之地。他无论从东南西北来，或行数百英里、数千英里，未必见过这样的景象。在这里，就在偶像庙宇、无数偶像的近旁，他听见'上教堂的钟声'，看见二三百间欧式房屋中有十三四间礼拜堂，似乎邀请人敬拜真神。清晨一切安静，陌生人预期安息的一天，但时辰流转，营业的喧嚣几乎迫使他相信自己算错了日子，今天不是安息日。陌生人在此，虽看不出安息日与其他日子的分别，分别仍是有的。

"偶像教徒若知道安息日，自然毫不理会。葡萄牙政府一切公署都关门，全城的市民侨民，据我所知，都可随意度日。各礼拜堂都开门，但据我所知，赴会的人并不比别的日子多；在他们众多博学的神职人员中——共四五十人——没有一人出来向百姓读经讲经。英国商馆也有一间礼拜堂，他们在此居住期间——通常是一年的一半——由他们的牧师按时主持仪式。

"此外，马礼逊博士在此时通常主持圣工仪式，有少数英美侨民同领。昨日我们有幸同领这仪式，领圣餐。

"博士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5:7-8。他清楚讲解经文，又与其他处圣经比较，显明基督之死的目的、真理、必要、充足，及从中可得的益处，和当存怎样的心来领受。

"我们要记念基督，表明他的死。讲员说，正是在圣餐桌前，教会显出其真正的品格，为神的家；在那里众人都承认一位父，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这筵席是神预备的，表明他与我们之间有和平。他可看作筵席的主人，无形地同在，向每位客人说平安。救赎主同在，作我们的救主与长兄，一切幸福荣耀都从他而得；他们彼此看作是他血所买的；被他的爱所约束；世界虽不认识他们，他却认识他们；是地上的客旅寄居者，却是天国的同为后嗣者。

"贫富、智愚、国族阶级、原来品格的分别，在蒙救赎的罪人这共同品格下全被忘记。

"这样的圣餐桌是天堂本身的缩影，由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组成，同颂救主。

"8月14日。今晚散步，访了帕西人（Parsee）库尔塞特吉·弗拉姆吉（Cursetjee-framijee）之墓，他去年冬天死在澳门。墓碑铭文用其本国文字与英文，结尾是这节经文：'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传11:7）

"11日。今晚访了英国墓园（English burying ground），离贾梅士（Camoens）岩洞不远。

"15日。自本月5日以来，澳门因新庙落成、新神登位，出现不寻常的拜偶像热忱景象。

"16日，周六。收到从美国来的第一批信，只有两封；一封是 B. B. 威斯纳（B. B. Wisner）为约瑟夫·S.·艾伦先生（Mr. Jos. S. Allen）写的介绍信，一封是 W. 福莱特（W. Follett）写的。后者说波士顿一带荣耀的复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诗103:1）数日来有传闻，约6月底在北京以南、直隶（Chihli）与河南岸（Honan）交界处发生地震。

"近期的京报（Peking Gazette）证实，数座城镇及许多公私建筑夷为废墟。同报还记北方一省的冰雹水患。此地的看法是，死于这些灾难事件的不下五十万人，被认为是更大灾难的确实先兆。

"9月20日。昨日如常在马礼逊博士处聚会。晚上 L.夫人（Mrs. L.）与 L.小姐（Miss L.）都参加祷告会。她们是本地仅有的美国女士，也是仅有的参加我们团契聚会的女性。参加了中文读经讲经的功课。一般约八人出席。

"25日。乘快船（chop-boat）回广州。

"10月9日。今日距我离家整一年。天父的怜悯何等众多、何等恒常！愿他的圣名受赞美。

"10日。今日收到家里第一包信。"

没有一件事比复兴更牵动裨治文先生的心；没有一种消息比听说亲爱的祖国蒙神的灵浇灌更能鼓励坚固他的信心。他弟兄姊妹后来的信中，一再以这样的好消息使他欢喜；他们实在费心，从各处抄录新英格兰（New-England）及其他地区圣工进展的详细报道。这些复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宗派在圣工中合一。所用的手段是祷告，和传讲神话语简明的真理。圣工的对象很多，家长、各界专业人士、商人等。这次神的灵大浇灌的果效是，慈善的捐献加倍。这样，当宣

教士在可摸的黑暗中、在外邦之地孤单前行时，真理的光正穿透基督教国度，他得了勇气，相信必有工人增添到那广大禾场。

"22日。试用一名十岁男孩，名叫阿春（Achun）。

"25日。今晚在马礼逊博士处与雅裨理先生、金先生会面，以祷告交谈寻求我们当为救赎主做什么，使他的荣耀得彰显、灵魂得救。我们所思所行所言，愿主的灵引导。

"11月1日。梁发偕 J. E. 莫里森（J. E. Morrison，原文如此）来访；只逗留片刻；他问我是否收他的小儿子，一个约十岁的男孩。他愿儿子学英语，熟悉英文圣经，好协助修订中文译本。

"4时，与我同住的学生之一阿亨（Ahing）说，前天夜里他坐到凌晨3时，在房中独自读经祷告。

"14日。为一本单张选了经文，要抵挡贴满广州街墙的告示。这单张要由阿发（Afah）写。"

所选经文的目标是灌输生活的纯洁与行为的端正。

"12月24日。有时人的心思以特别的关切转向基督教国度；今晚就是这样。我们聚集在楼上一间房里，只有寥寥数人——四人——在那里记念基督的死。我们跪下祷告，领受

擘开的身体、倾流的血，加略山的景象显在眼前，我们思想述说我们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温柔的怜悯，又思想我们残酷的罪把他钉在可咒诅的木头上，驱使血淋淋的枪扎他。我们思想述说我们的亲族、教会、神的子民，他们宝贵无数的特权，与围绕我们的景象对照。这触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哭泣。我们的救主想到恶人的灭亡时哭了；但我们更有哭的缘故，为我们自己的罪、基督教国度的罪、罪人垂死的光景。哦！基督徒何时起来尽本分？你的国何时降临，基督啊？哦！快来。

"28日。这里的景象十分多样，属世的人可大饱眼福。圣诞晨，公司礼拜堂（Companies' Chapel）由其牧师举行圣礼仪式；约七十五人出席。晚上同样多的人同坐，赴 M. 先生（Mr. M.）设的晚宴。牧师在饭前饭后都谢恩。

"撤席后，提了几项祝愿，有的配以简短精辟的致辞。主人提的一条是：'祝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兴旺。'他以最高尚慷慨的风格谈到合众国的商业、公民与宗教品格，博得热烈喝彩。但这些就够了。次日雅裨理先生向广州会众讲了临别讲章，预备次日启程。"

第七章

年度回顾 · 劳苦 · 行动原则 · 收养男孩之故 · 官府告示 · 基督教传入中国考 · 印刷术 · 澳门之访 · 宣教士的处境 · 海盗

（1831）

"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他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参出埃及记2:22；申命记10:18

1831年。

1月25日。自到此地已一年。一年带着它的利弊、机会、事务，连同其动机意念，都记在永恒的册上，直到最终报应之日，人人要按在身体中所行的受审。这一年的劳苦是：一、学语言；二、讲道；三、预备分发书籍；四、教导圣经；五、通信。"

裨治文先生还有三个男孩，他没有把这列为单独的一项劳苦。他说：

"我对未来有许多计划愿望；但这些，或许最好不说。我已定意遵行的原则是：

"尽力做手所当做的事；不住地祷告；向众人行善；竭力完全，像我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参传9:10；帖前5:17；加6:10；太5:48）

"我的信靠盼望在耶和华——父、子、圣灵，一切美善全备的恩赐都从他而来，离了他我不能做什么。

"3月28日。过去三四个月，学语言和照管三个中国男孩——两个十一岁，一个十五岁——使我在外观察的机会、读书写字的闲暇极其有限。当想到这些孩子是出于自己或朋友的请求来到这境况，又想到他们与我同住于我学语言是助而非碍，我觉得收留他们是我的本分。他们已能读能写本国文字，不亚于同龄的英国男孩。他们的目标是学英语；我的目标是教他们英语之外，又教他们真神与耶稣基督，及其他能使他们于同胞有益的。

"这是、也仍须看作微妙的试验。他们的名字，从长到幼是：阿昌（Acheong）、阿陈（Achan）、阿德（Ateh）。最后一个是梁发的儿子，已奉献给主受洗。

"4月5日。要对中国形成正确的看法很难；把看法传给住在地球另一边的人，使之留下正确的印象，责任很大。

"缺少更广泛可靠的信息来源，是这些难处的主要原因。

"'番夷'（'barbarians'）在天朝的立足之地十分狭窄逼仄，所接触的除商人外寥寥。他们在中国没有什么配叫报纸的东西。朝廷与各省都有每日的官报（circulars）；只刊登自己的、且只刊登合自己意的官事。例如，广州官报会记本地官拜访与被拜访若干次，游了什么庙，拿了什么盗贼、审了或杀了。即使这些事实也不总合乎真理。

"官报说某日拿获海盗或走私船一只等等，而知内情的人会告诉你全是闹剧。上面下了令，无论如何要拿一只特定的船。这事容易办。弄一只船，装成被缉的那只，开到那地方，官船望见，追拿，一场小战，战利品凯旋而归。

"但中国人是好书的民族。他们有宗教、道德、历史及其他各样书，基督教书籍除外——连这些基督教书籍也开始在帝国稠密黑暗的百姓中找到路。

"基督教何时初传中国，不确定。有人说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景教）七世纪来华，十三世纪有兴旺的礼拜堂，有些存到十五世纪。

"十三世纪罗马教会（Roman church）把努力伸到中国，下世纪初教皇克雷芒五世（Pope Clement V）任命意大利修士孟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原文作Johamus, a Monte Corvius）为北京大主教（Archbishop of Peking）。利玛窦（Matthew Ricci）及数百其他人——耶稣会（Jesuits）、多明我会（Dominicans）、方济各会（Franciscans）、嘉布遣会（Capuchins）——十七世纪在华劳苦。其中有些是大学问家；但我不能确定他们曾给中国人一部圣经译本，或用其语言翻译。

"第一位新教宣教士1807年9月4日抵华，约六年后新约译完，次年（1814年，原文作181-1）初在广州印行两千册。

"随后，1819年11月旧约译完，整部圣经印行数版。多数在马六甲印行。

"我作这些评论，是因刚收到中国印刷的新式样本。

"印刷术中国十世纪初已知，比欧洲早四五百年。他们的印刷法十分简单。字刻在与书页等大的版上。把极轻薄的纸覆在版上，用手压，取印。工作迅速。大部书，版占地方多；小幅短命的印刷品，版不久就无用废弃。故活字被视为向用中文的各民族广传基督教知识的迫切需要。

"约百年前，康熙皇帝发明，或至少推广使用，金属活字。他的继任者乾隆（Keenlung）大喜这些活字，称之为'聚珍'（'the congregated pearls'），奇怪的是，不久就下令熔毁，他的历代继任者听任，或宁可说迫使它们完全废弃。

"近年外国人多次尝试用活字，讲求价廉、美观、便利。没有一次比伦敦传道会槟榔屿（Penang）戴尔牧师（Rev. Mr. Dyer）近来的尝试更令人满意。字模取自木刻版，在模中铸字，印出的字不亚于中国最好的刻工。

"石印样本在澳门印成，在马儒翰先生（Mr. J. R. Morrison）监督下，是试验此法能否在华施行的结果。结果令人满意；麦都思先生（Mr. Medhurst）已用它印单张。在这点上它有明显的优点。

"5月23日。今有一男孩被众人簇拥着从我们门口经过，往河边去受溺死之刑。他的手反绑背后，身上系了大石；正要被投入水墓，他叔叔出面干预，救他脱离父母催他去的死。

"这青年十九岁，因赌博滋事，问母亲要钱，被拒就发怒，动手打她。父亲来救，他又袭击父母，又打又骂。父母告到官；儿子被拿，凭父母的证词判死。父母不总觉得需要

这么长的程序。近有一案，省去一切审判程序，父亲母亲是原告、法官、刽子手。

"澳门，1831年6月10日。与自到中国以来一直与我同住的先生们同行，今晨早早到澳门，从广州来用了两天三夜。这次迁居与其说是遵天朝法律——法律要求'番夷'贸易完毕须随船回国，或下澳门居住——不如说是为健康。

"作居所，尤其夏季，澳门明显胜于广州。另一点看，两地虽一为异教政府、一为基督教政府，不十分相像。

"美国公理会差会或任何其他新教差会的宣教士，在一地或另一地都不被承认为宣教士，也不被容忍；他为当权者所不容，暴露在其法律最严厉的刑罚之下。他的财产人身都被剥夺法律保护，他主救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的命令被撤销。

"到目前我蒙允许未受骚扰，虽然不总没有危险的忧虑。此外，宣教士与在华一切其他侨民一样，要受英美善良百姓闻所未闻的不便。他有遭强盗之险。

"离广州前，我们得知路上近有此类事件。遂作了防御的预备。我们一路未受骚扰，直到周日——第三晚——见两只'海盗船'，每只二三十人，向我们的船驶来。船夫即下锚，一切很快就绪迎战。

"几筐石头、弓箭、长矛大刀，及几锅滚烫的米饭，是他们全部的作战装备。除这些防御投掷物，我们舱中还有一杆猎枪（fowling-piece，船夫称之为'hard　guns'，硬炮），和一对手枪（a single brace of pistols）。"

第八章

时光飞逝／英中政治纠纷／致公理会书记之信，为异教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需要呼吁／一位中国新娘／与学生的谈话／广州气候有益健康／《中国丛报》／与梁发的谈话／阿发的劳作／史蒂文斯牧师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立比书2:15-16）

1832年。

"1月9日。时光飞逝何其迅速，不知不觉间，日复日、周复周、月复月、年复年都已过去。为早日掌握中文，又间或

有些写作，我竟未能在新年伊始把自然涌上心头的感想记入日记。那天，以及昨晚，我有幸听到郭实腊牧师（Rev. Charles Gutzlaff）讲道，只是遗憾的是，听众稀少。

"这一年开始时，局势颇为特殊。公众情绪似乎躁动不安，充满不满。英国政府与当局发生冲突，前者手握两三艘武装舰船，要求对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并求得将来不再受害的保障；后者则拒绝以惯常方式之外的任何方式会谈或交往。这必将导致强硬而果断的措施。这一切当中，拓展体面的商务是有关各方首要的、重大的目标。但至高的主宰另有目标——借着祂国度的扩展，荣耀祂的儿子。

"在黑暗中也有令人欣慰的迹象。一人以漫长、耐心、坚持不懈的努力，掌握并推广了对这民族语言文字的深入认识；另一人则进行了大胆冒险的航行——在我看来，这两件事都过于清晰地显明了神的指头，不容错认。"（*指马礼逊博士；†指郭实腊牧师。）

1832年1月，裨治文先生（Elijah Coleman Bridgman）从广州致信公理会书记，论及增加传教士人数的重要性：

"整个中国差会中传福音的人，总共只有八至十位，其中几位还是新到工场的，一百个工人中连一个都不到。这是很

大的难处。我们知道——感谢神赐下这确据——'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担心，为中国、或为素来被称为'讲汉语的民族'（The Chinese Language Nations）的广大族群，差派八百或一千名传道人，在某些人眼中会显得奢侈。但主耶稣的行为如何？祂的命令又如何？祂设立了十二门徒之后，'又设立七十个人'，急速差他们出去；因为'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祂命令他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如今，工场不再是犹太那一省，而是全世界；命令是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福音给万民听'。诚然，路上确有难处，是未曾亲历便难以想象的。我们早已被预先警告会有难处和试炼；就其存在而言，这些难处是为试验主门徒的信心和忍耐所必需的；然而其中许多是想象出来的，另一些则像黑夜中的幽灵，被距离放大，走近了便会消失。

"只要有愿意的心、顺服的心、随时预备的手，有肯为主花费、为主耗尽的灵魂身体，主必看顾其余的一切。"

"1月20日。有幸探访一位中国妇人，这是她婚后第三天，令人心酸的满足。我们进入外门时，家仆迎候。一队乐师奏起乐来，新郎在仆从簇拥下迎接我们，引我们到宽敞的露天庭院入座。

"新娘刚去探望她的父亲。照他们平常的习俗，先上了茶——然后我们被邀参观这座新建的宅院，花费了三万至四万美元。甜点和茶又端了上来。这时妇人回来了，我们便在宽敞的大厅落座。新娘在侍从陪伴下进来，穿着华贵绚丽的服装，与他们最精美画作中的描绘完全相符。如此光彩夺目，又如此不自然；如此幸运，又如此不幸的女子，我从未见过。

"这是外国人几乎唯一一次得享这般探访之福的例子。

"1832年2月1日。按中国历法，这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是个匆忙忙乱的日子，对不少人来说也是焦虑困苦的日子。

"照'老规矩'——这一条倒不坏——年终必须结清一切账目，偿还债务，否则债务人会招致侮辱和伤害。因此，盗窃、抢劫、欺压，比平时更常发生公然的暴行。纵火烧屋烧店屡见不鲜；今晚早些时候就发生了两起。乞丐也格外难缠；他们其实不是乞讨，而是索要。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恐怖又滑稽，脸上涂血，裹着破衣烂衫，好让索求更有效果。

"昨天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半裸汉子，拿着剃刀，似乎在割自己的舌头，血滴到地上，同时像垂死的野兽一样嚎叫。

"新年之前数日数周，人们就开始准备。神像要查看是否完好，庙宇要修葺，向神明的供奉祭祀比平时更多。

"许多日用必需的衣物、家具，以及'过年'必备的各色果品、甜点等，都被视为不可或缺。为应付这些开支，穷人常备一个箱子，像慈善捐款箱一样，一年中把零余的钱存进去，年终打开使用。

"这时家家大扫除，成千上万的人'守岁'，因为'谁能守岁（他们说），谁就能得长寿'。

"2月2日。昨夜从深夜到天亮，爆竹声连绵不绝；午夜刚过，人群就涌向庙宇。

"今天一整天都在互相道贺。下午早些时候，这附近的节庆被一场大火打断，火在离外国商馆几杆之遥的西边烧起，烧掉了庙宇、祭坛、神像、房屋、船只等等。起火处是个声名不好的街区。

"2月14日。收阿耀（Ayau）试读，十五岁少年，父亲已故，祖父在浩官行里当买办。

"愿我的灵魂，以及我所尝试的一切，都单单为着神的荣耀，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拯救灵魂。阿们。

"2月21日。'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人未曾耳闻，人眼未曾看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以赛亚书64:4）'神就是爱。'

"今晚一个学生做完祷告，停了很久，然后以异乎寻常的严肃语气神情说，他'心里不快乐'。我问他为什么，是做了坏事，说了谎，还是欺负了别的学生？他说'昨天就这样了，昨晚醒来也是'。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待他不好，打他骂他？他说'没有'，又加了一句：'这颗心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他，我怕他的心很坏，没有真正爱神、敬畏神，也不信耶稣。他便问我是几时受洗的。我把自己在他这年纪初次知罪、心灵忧伤的经历讲给他听。他说自己正是这种感受。

"主啊，你能行事，无人能拦阻你；求你怜悯，在他里面动工，使他悔改得生命。阿们。

"3月4日。若免于热病及其他类似疾病、社区普遍健康可算气候健康的证据，那么这里的气候就格外健康，尤其考虑到许多人的居住环境。

"下层民众至少不太讲究个人卫生；许多人住在低洼潮湿的街道、船上，以及沿河用桩子架起的房屋里。他们偶尔遭流行病横扫，本不足为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份健康，无疑得益于气候的宜人。

"1832年3月31日，裨治文先生又收到家乡亲友的来信，备受鼓舞；他的长兄写道：

"'你的使命伟大的事业和目标，就是向可怜的、行将灭亡的拜偶像者传讲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愿你早日预备好、得能力去做这事，愿主赐你丰盛的成功。'

"5月1日。创办《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愿它从始至终全然属主；愿它的每一页都充满能促进神的荣耀和祂所造之物的益处的真理。"

这份月刊是应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尊敬的J. R. 马礼逊先生（the Hon. J. R. Morrison）等人的建议创办的，他们也为刊物撰稿。裨治文先生自1832年至1851年任主编，之后威廉斯博士（Dr. Williams）独自主编至第二十卷。停刊时他写道，办刊宗旨是"传播关于中国的信息，唤起人们对这千百万人生灵与社会福祉的兴趣"。这些目标始终谨记在心。

"刊物的经费责任由发行它的机构承担。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审慎委员会慷慨地将他们的印刷机借给刊物使用，使其得以创办并延续。从未有人因编辑工作领取报酬，也未曾为来稿支付稿酬。"

必须说明，这样一部载有大量关于中国及东方一般情况的宝贵资料的刊物，深受宣教工场内外查考者的珍视。

"今晚祷告后与阿特（Ateh，梁发的儿子）谈话，我问：'你认为第一要紧的本分是什么？'答：'敬拜神、顺服神。"第二呢？"孝敬顺服父母。"接下来该做什么？"学习，好教导众人。'谈话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我提到几天前澳门来的一封信被警察截获、拆开、扣留。这事在与本宅有来往的中国人中引起不小的惊慌，他们担心官府会来查究我在此居住的目的。我又问：'你不怕兵丁来把你抓走吗？"怕；但神必保护我，我必不受害。'他既已受洗，自幼受圣经教导，愿他成为向本国传扬福音有力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9月10日。昨日参加公开礼拜的有十一个灵魂；人数虽少，比起夏天多数侨民去澳门避暑时的情形，已算多了。

"梁发（Leang-afah）今日来访。他目前忙于出版数种小册子，一部分时间在广州，一部分时间在附近乡村。他的安息日用来读经讲道，有时听众只有一两人，有时六人、八人、十人；其中常有陌生人，听他讲解后，感激地从他手中领受部分圣经。

"10月1日。这是本月第一个周一。普天之下基督教国家有多少人将同心合意，为救赎主国度的扩展祷告；哦，若他们能看见这些荒凉，看看派往异教之地的人何等软弱，他们的祷告必更加迫切。基督徒如何祷告，关系何等重大。

"10月13日。阿发今日来访，带来一位年轻朋友，几个月来一直在读福音、听福音。他显得聪颖，对圣书中的道理很是欢喜，并表示相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哦，愿他被算在全心相信的人中间。

"又有两人最近受阿发施洗。他至今共为七人施行此礼，接纳他们进入门徒的团契。其中几位我们有机会见过，几位未见。天国好像面酵。一点面酵放进去，岂不很快使全团都发起来吗？主啊，你知道。

"10月29日。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派往广州港的随船牧师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乘莫里森号（the Morrison）抵达。为这葡萄园添了帮手，赞美主的名。"

第九章

一位中国基督徒的日记／传教士抵达／信件／传教士的资格／榜样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以赛亚书54:13）

1833年。

我们从《中国丛报》第一期中摘录以下文字，系忠实译自一位中国基督徒的日记：

"四月初一日。在某村，督印《圣经课》（Scripture Lessons）。

"初二日。撰写宗教小册。

"初四日，主日。读马太福音时，前日来与我交谈的那人又来了，问：'你今天读的是什么书？'我答：'我在读世界救主在世时的言行记；祂所行的、祂所教训人的，都记在这书

里。'那人又问：'世界的救主是怎样的人？'我答：'祂是至高神的儿子，见世人被魔鬼迷惑，行在通往灭亡的恶道上，却不知那通往永生的善道，便离开祂天上荣耀的境地，降生为人。

"'耶稣基督首先教导圣经的要义——人当行的路，人要脱离败坏罪恶、归向正路所需具备的。之后祂舍了自己宝贵的身体，受苦受死，为要赎人得罪上天的罪。'（作者在此继续写到复活、向万民传福音的命令，以及我们救主的升天。）那人说：'这么好的书，我想请你借我读读。"若有不懂的地方，请来问我，我为你讲解；你也可以奉救主的名祷告至高的神，求圣灵感动你的心，使你明白福音的奥秘。'那人感激地接过书，作揖而去。

"初五日。在某村，撰写宗教小册。

"十一日，主日。读以赛亚先知书时，于先生（Mr. Yü）来，对我说：'你平日总是写书著书，为何今天只读书呢？'我答：'按圣经，今日是当守的安息圣日，当止息一切劳作，使身体得安息，敬拜神，感谢祂恩慈地养育保全我们；也要读圣经，滋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存善念、行善事；省察过去几日的行为，有错速改，有善更加勉励。这就是守安息圣日。'于先生说：'我们这些不明白真圣经、不守安息圣日的

人，算大错吗？'我答：'因无知而不守，过失尚轻；明知命令却不守安息圣日，罪就大了。因为安息圣日显明至高的神对人类的恩意。六日之内，我们为养活这肉身多有劳苦；第七日，当止息身心的劳苦，滋养灵魂。人的灵比人的肉体更长久、更尊贵、更重要——肉体至多不过百年，人的灵却永远活着，是不死的灵。'"

"我越发谦卑，满心赞美感谢至高者，祂保全我的性命健康，使我进入新的一年；我愿在祂的事奉中度过这一年，或行或受，都遵祂圣洁的旨意和喜悦，不为自己活，乃为祂活，为祂的荣耀，为同为罪人的同胞的益处。"

"1833年10月20日。深夜，特雷西牧师（Rev. Ira Tracy）和卫三畏先生（Mr. S. W. Williams）抵达广州，加入我们主的工作。神啊，保守祝福他们。阿们。"

同工的到来常使裨治文先生欢欣鼓舞；当重担与职责压在他身上时，家乡亲友的来信也常给他鼓励。以下是其中一封长兄来信的摘录：

"你我在血缘与出生上是弟兄，你又是我们美利坚共和国众教会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代表，身在数百万拜偶像的中国人中间，我对你的福祉、你的事业、你的劳苦和你的成功，不能不深切关怀。召你作这工的那一位，我信必指引你

的道路，祝福你所作的。从祂——教会伟大的元首，你无疑期望得着主要的扶持、安慰和慰藉。祂是全能无所不在的，愿你从祂所留的福言中常读得满足：'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在一切试炼中，把你的忧虑卸给那顾念祂百姓的主。然而，你知道虽远隔重洋仍有朋友关心你的福祉，爱你，为你和你所作的工祷告，这必令你欣慰。围炉时我们思念谈论你，聚在家庭祭坛边时我们为你祷告。在月祷会上，我们记念谈论那远离祖国亲人的传教士，他经受千般不为人知的试炼，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我们共同的主的事奉。我们在那里把他交托给天父。愿神丰丰富富地以祂圣灵的安慰祝福你，愿在这异教黑暗之地，祂脸上的光常照进你的心，使你成为祂手中尊贵的器皿，带领许多灵魂归向基督——这是你的基督徒朋友们和基督徒同胞的祷告。"

在他安多弗（Andover）求学时用的一本旧摘抄簿里，他抄录了锡兰（Ceylon）斯波尔丁牧师（Rev. Levi Spaulding）的话，显然是为自己立规：

"传教士的资格。

"一、热切的敬虔。

"二、超乎寻常的热心，但受良好常识的节制——顺便说一句，常识胜过渊博的学问。

"三、仁慈、温柔、弟兄之爱。

"四、甘居末位、甘为人后的心志；多做少说的心志。

"五、喜乐。

"六、急躁的脾气不好；乖戾更坏。

"七、人须甘愿被人当面骂最难听的话，仍能控制脾气。

"八、他须预备有时被反驳、有时被责备，而且是被他必须团契相交的人反驳责备。"

他又从亨利·马廷（Henry Martyn）的传记中抄录：

"若说在印度作传教士需要什么资格，那就是智慧——表现在节制脾气和把握机会上。

"传教士出去不可为得利，为世上的利。他当有一种心志和热心，能单靠神所赐的扶持走下去。

"人的榜样，我们记下以下几位：

"沙勿略（Francis Xavier），生于西班牙纳瓦拉省，1508年；卒于1552年广州附近的上川岛（Sancian），享年四十六岁；生为罗马天主教徒，一生是主耶稣最忠心的仆人。"

"塞缪尔·J.·米尔斯（Samuel J. Mills），生于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县托林福德（Torringford, Litchfield

County, Connecticut），是牧师之子。'哦，我从未出生该多好！哦，我从未出生该多好！'母亲说：'我儿，你已经出生了，你永远摆脱不了自己的存在，也摆脱不了对自己一切行为永恒的交账。'哦，荣耀的主权！"

第十章

伟人辞世／马礼逊博士的信／讣告／律劳卑勋爵／葬礼讲道／律劳卑夫人／中国人对待律劳卑勋爵的方式

"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约伯记7:9）

1834年。

1834年，罗伯特·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与英王陛下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the Right Hon. Lord Napier）相继去世；这两位与本书主人公之间都有着深厚的友谊与敬重。7月8日，马礼逊博士致信裨治文先生：

"我的身心衰弱到如此地步，竟不能为《丛报》写一字，令我难过。在炎热之地居住多年，体力衰退，本不足怪。神

怜悯我，使我的性命和劳苦延长，远超过与我同时入工场的许多人。纵观全亚洲，我在职的年长同工已寥寥无几，只知老加里（Carey）与马希曼（Marshman）还在。如今，肌肉虽在，那使人刚强的精气神——无论是什么——却已消逝。我白天躺在卧榻上，夜里辗转反侧，或坐在临海的窗口，盼一丝凉风。"

接下来是裨治文先生日记中的一条：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博士今晚十点去世。主啊，你曾赐下，你又取去，愿你的圣名得称颂。"

马礼逊博士享年五十三岁。摘录史蒂文斯牧师（Rev. E. Stevens）为马礼逊博士写的讣告如下："他的才干与勤奋，无需偏袒的友谊来颂扬，因为他的著作就是对他的称赞。论学识之广，他无疑是当世第一的汉学家。为使这语言为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所知，他所作的超过古今任何人；为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圣教，也无人超过他。他活着看见了他劳苦一生所系的主要目标，或已成就，或正在成就，然后被接去。"（*《中国丛报》第三卷，第178页。）

论他的基督徒品格，裨治文先生写道：

"马礼逊博士真是合神心意的人。

"一、他对神和启示的基要真理有清楚的认识。他常看见神在面前，在圣经中看见的不是人的话，而是神的话。

"二、他对永恒有清楚的认识；天堂与地狱都是真实的。

"三、他对人有清楚的认识，认识人原初的尊贵，也认识人因堕落而早已彻底败坏。

"四、因此，他清楚认识向万人传福音的必要。

"五、他的信心、盼望和爱心都很坚强。

"六、他是卓越的祷告之人。

"七、他传讲并护卫福音，大胆坚决。

"八、他极有大公教会的心怀，宽宏大量，非常人所及。

"九、恒常严肃。

"十、恒常劳苦。

"十一、恒常切愿拯救罪人。

"十二、恒常切愿荣耀神。

"律劳卑勋爵率领的皇家使团于1834年7月抵达，首先被拒绝在广州会见总督；这位慷慨的贵人不愿在任何方面损害外国人应得的荣誉或权利，又备受困扰掣肘，便退往澳门，不久，于10月11日在那里去世。"

摘录10月21日《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的报道如下："医术的精湛、家人的温柔照料、澳门清新的空气，都不足以阻止勋爵病情（热病发作）的致命进展。他在病痛中唯一的安慰是灵修，裨治文牧师（Rev. Mr. Bridgman）在旁协助——勋爵在广州参加公开礼拜时听过他讲道，已学会敬重他这位传道人。裨治文先生以民数记23:10讲了他的葬礼讲道：'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之终而终。'"

摘录这篇讲道论及逝者品格的一小段：

"他对属神之事的看法清楚、单纯、合乎圣经。他深读圣经。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其他一切事上，他都独立思考行事，不受他人意见左右。他的祖先都是敬虔的、忠诚的保王党人，敬拜遵圣公会礼仪，他对此一直深为敬重；但他自己的敬拜采用长老会的仪式。他对自己的评价很谦卑。"

裨治文先生的文稿中有一封律劳卑夫人（Lady Napier）的信；她在丈夫去世后带着家人回国。信多涉丧夫之痛与儿女之事，我们只引结尾一段：

"约三周前，我趁他们旧时的家庭教师之便，把你的信转交给了弗朗西斯（Francis），想必不久会收到他的回信；愿神祝福这信，临到这亲爱的、亲爱的孩子。我还寄了两份你的讲道词；如今在我们安静的家中，在埃尔特里克

（Elterick）这些寂寞的山谷里，我们自家的人人手一份，不知有多少人要为你曾向他们敬爱的主人和朋友所施的恩慈，祝福你的名，我亲爱的先生。"

论1835年初中国的政治形势，裨治文先生写道：

"本月初，中国人中间谣传，一支英国舰队已到他们的海岸，是为去年夏秋所受的伤害来讨公道。

"自律劳卑勋爵七个月前来华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怪百姓预料、地方官惧怕武装舰船的出现。我们以为，中国政府与英国当局及其他'蛮夷国家'当局直接交锋的日子不会太远；只愿后者为这样的结局做好充分准备，有足以保护安全、又足以令人敬畏的武力作后盾，这事越早到来越好。

"迄今外国列强一直小心翼翼，远避中国。然而这一做法，不但没有赢得尊重与好感，反而适得其反。

"中国人对待律劳卑勋爵的手段，若为英王与英国人民尽知，必激起他们一致强烈的愤慨。那手段极其野蛮不公，中国人如今似乎也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冒犯了公理与人道的律法。一个强大国家的代表前来寻求和睦、体面、有利的交往，却横遭冤屈侮辱。载有关于英王与英国人民虚假恶毒言论的告示已传遍帝国，'用大字张贴，人人可见'。若这些严重的伤害被轻轻放过，只会鼓励煽动肇事者变本加厉。我们怀

着不小的焦虑，等待看英国政府在此紧急关头采取何种方针。"

外国政府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站在完全平等的崇高立场上，并坚持到底；要么彻底放弃一切这类主张。在无人承认权威的地方升起权威的旗号，是可笑的。（*《中国丛报》第三卷，第472页。）

第十一章

通函／梁发致牧师们的信／逼迫／中国谕旨／东方外国传教士／一位中国商人的去世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

1835年。

在此处刊载一封由裨治文先生与其友尊敬的J．R．马礼逊先生（the Hon. J. R. Morrison）共同起草的通函，记述截至1835年初传教工作的进展，似乎很恰当。

"致众牧师、教师，以及一切热爱主耶稣、世界救主的人：

"基督徒中间要了解未得福音的拜偶像之国的状况的愿望日益增长，这是时代最可喜的征兆之一。享受福音多般恩福

的人，对普天下归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切，是使徒时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教会中响起焦急探询的声音，千千万万的人开始'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大大鼓舞了已到外邦人中间去的人的心，也加重了他们的责任：既要忠心向异教徒传福音，也要把他们所劳苦之人的需要与苦难告诉家乡的基督徒同胞。

"1832年9月4日，马礼逊博士初到中国二十五周年之日，他写了一封通函给众教会，简述差会至那时的进展与当时的状况。自那日起至他1834年8月1日去世，差会蒙受了空前的顺利。人员略有变动：特雷西先生、威廉斯先生、约翰逊先生（Mr. Johnson）和芒森先生（Mr. Munson）来加入差会；雅裨理先生（Mr. Abeel）因健康不佳被迫离开；芒森先生在预备工场时去世。但差会之父、创办人的离世，在我们队伍中留下难以速补的缺口。我们越发盼他长留，因为我们有理由预料，外国人与中国人商务政治关系上酝酿的变革（如已证明的）会使差会面临新的难处。但在我们的试炼困惑中，所遭遇的并无出乎我们所当预料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周围的小群本国基督徒。他们中有人被召受逼迫，被迫逃离本国。我们的基督徒弟兄的以下来信，基督徒朋友们必怀着深切的关怀阅读。这信是他在船上、动身前往新加坡之前写的。

"梁发的信。

"'梁发谨致书众牧师、教师，以及一切热爱并虔信世界救主耶稣的人，愿你们平安喜乐。

"'蒙我们的主救主赐圣灵帮助，数年来我得以坚持传扬福音；传讲幸福之道，劝同胞丢弃偶像，单单事奉创造万物的伟大主宰。因救主丰盛的恩典，圣灵降下，更新了十多人的心。他们都受了洗礼，相信耶稣赦免他们的罪，一心事奉主神，遵福音的诫命而行。他们的名字是：李舍（Le-she）、梁阿特（Leang-atih）、梁阿钦（Leang-achin）、梁阿涛（Leang-ataou）、李阿辛（Le-asin）、周阿寿（Chow-asau）、胡阿昌（Woo-achang）、阿顺（Ashun）、阿富（Afuh）、刘志昌（Lew-Chechang）、屈阿刚（Keuh-agang）。

"'三四年以来，我一直在广州城及附近乡村散发《圣经课》，所到之处，多人欢喜领受，不肯领受的很少。今年，全省文人三年一次的考试在省城（广州）举行；我切愿把书迅速分发给所有考生。于是8月20日，我与胡阿昌、周阿寿、梁阿顺（Leang-asun）开始分发，分发了一千多套（五千卷）《圣经课》，众考生欢喜领受，毫无骚乱。这使我们心里欢喜，第二天又照样分发了一千套，毫无麻烦。第三天，

分发了几百套时，一个差役抓住拿着一套书的胡阿昌，带到南海县（district of Nanhae）县令面前；县令验过书，叫差役不要干涉这等小事。差役便罢手，胡阿昌回来了。第四天，见县令不干涉《圣经课》和传单的分发，我们继续工作。但分发了几百套后，差役带着随从来了，扣下十套《圣经课》和分发人之一阿富，正要带走，阿富挣脱差役跑了回来。

"'次日，8月25日，我听说差役拿着书去广州府（Kwangchowfoo）知府（Chefoo）衙门告发；料想他会派人来抓我们，我们把剩下的书都装箱，移到别处。第二天我回乡下家中。31日，知府派差役到我城里的住处，抓了周阿寿和他的同伴阿凯（Akae），带去审问。阿凯受审时，声称对我们印书的事一无所知。知府便命随从把他拖下去，打脸四十下。打得太重，阿凯说不出话来。但周阿寿受审时，把《圣经课》和我们传单的事全盘托出。次日，知府派出大批人马来抓我；没抓到，9月2日，他们在周阿寿带领下，抓了印刷工人之一胡应泰（Woo-yingtae）。9月4日，周阿寿带人到附近一村，抓了另一个印刷工人阿锡（Atseih），连同四百本《圣经课》和书版，一并带到知府衙门。9月6日，他们抓了刻书版的工人之一阿昌（Achang）。

"'9月8日我听到这一切，立刻带着妻子女儿逃往江门（Keangmun）。次日，知府派两只官船、约一百人到我本村，要抓我全家老小。没找到我们，便抓了我三个亲戚，抄了我家，封了门。他们还牵走了我亲戚家所有的牲畜。又到处寻找我家的人，徒劳无获。16日，他们回广州，抓了我一个亲戚王阿（Wangae）。另一个亲戚悄悄来，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我立刻带妻子孩子逃往赤坎鎮（Chihkau），在那里住了几天。

"'最后盘缠用尽；无路可逃，又不敢回广州，怕落在差役手里。我便叫妻子进城，差人请裨治文先生资助些钱买食物，必要时助我逃往别处。（江门和赤坎鎮是澳门以西的城镇。）不料他去了澳门，妻子只得空手而归。我便带全家回江门，见身无分文，又无处可借，便恳切祷告神，求祂施恩帮助，保佑我去澳门见裨治文先生。感谢神保佑的怜悯，我平安到了澳门。见到裨治文先生时，我心里悲痛至极，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见我悲伤，叫我不要难过，因为阿刚（Agang）和马礼逊先生已派人到知府衙门打听，得知花八百元就可释放所有被抓的人，也不再追捕我和家人。这减轻了我的悲伤——只是裨治文先生又说，事情还没谈妥，还要等广州的下一封信。他给我二十四元带给家人，叫我立刻再来澳门。我谢了他直接回家；但我告诉妻子事情已了结时，

她几乎不敢相信，半信半疑。我把钱交给她，当天就回了澳门。在裨治文先生家等了两天，他收到马礼逊先生的信，说终于谈定：所有囚犯花八百元释放，但抚院（Fooguen，即一省巡抚）坚持要抓我。裨治文先生一知道这些详情，就带我和儿子阿特（Atih）乘快船到伶仃（Lintin）帕里船长（Captain Parry）的船上；船长听了我们的遭难，十分乐意亲切地接待我们住在船上。

"'身处此境，我想起凡传我们主救主福音的人都必受逼迫。于是默想罗马书8:31-39、雅各书5:11和彼得前书5:10。我虽不能及我们救主、保罗、约伯忍耐受苦，但愿效法古圣徒，使心安宁。虽受重逼迫，我心稍得安息喜乐；如今只怕中国官差伤害我的妻女。因此，我早晚恳求神怜悯保护拯救她们；也请众牧师教师、一切热爱主和救主的人，可怜她们，为她们祷告。谨向一切热爱我们主救主的人问安。

"'梁发鞠躬致敬。'

"10月18日。裨治文先生说：'前面的信是应我们的请求写的，我们想他的叙述必比我们自己的陈述更有趣味。我们知道所记事实都属实。翻译时我们删去了一些地名，尽量使译文简明，忠于原文。'"

信中接着附了一道中国谕旨，禁止印售阿发所散发的这类邪书（他是经朋友裨治文先生和马礼逊先生同意并指示才散发的）；"若有人胆敢妄为，印行流传此等书籍，必立刻拿获，从重惩办。"官府斥阿发为叛逆，斥圣经为"外洋夷人粗鄙不堪的刊物"。

"被囚者所受的苦难与损失都很重。

"差会的特殊处境和中国政府的性质，迄今使我们无法在此地组织教会。已受洗者十四人。其中几位我们很熟，有可喜的证据表明他们的心已蒙圣灵更新；几位我们无缘相识；就我们所知，也不敢说他们都已重生。但除阿发的儿女幼年受洗外，其余都是自愿前来，借洗礼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

"现今在工场的外国工人有：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 Medhurst）……巴达维亚（Batavia）；汤姆林先生（Jacob Tomlin）……马六甲（Malacca）；（注：此处原书第97页扫描缺损，传教士名单不全）……（我们一度以为他已罹难），就我们所见，他的性命本难保全。但我们的天父保守了他，也保守了我们；眼前的景况虽黑暗，极其黑暗，我们却不见有灰心的理由；相反，我们看到许多足以激发新的信心、新的热心、新的努力、新的工人，尤其需要更

频繁、更热切的祷告。工场似乎无边无际，多处已庄稼发白，可以收割。但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奉在华基督徒团契之命并受其指示写。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约翰·罗伯特·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

"中国广州，1835年1月20日。"

"1835年5月8日。浩官去世。事在昨日，即本月7日，约晚十点，卒于河南岸（Honan）寓所，年四十九岁。这噩耗传出，是对死者本人的谴责更重，还是对认识他的广州本地人的谴责更重，殊难断定。除亲戚和私人朋友外，似乎人人都异口同声，为他的离世欢喜。为死者'披上慈善的外衣'，遮盖其过错，原是应当的，只要与活人无关。在这件事上，也许没有充分体谅死者的处境。他是公行（Co-hong）资深行商之一，常被迫充当官府的喉舌，因此有时招致不应得的责难。但他显然不赞成外国人在华权利特权的扩展。他有虚衔，据说去过京城，在那里结识了现任本省总督卢总督（Loo）。人们正大举延请僧尼，为他谋求进入天坛（Temple of Heaven）。装殓他遗体的棺木花了三百七十元。

"5月25日。近两三个月广州及附近病死者甚多，据我们所能查知的，有些显然是流行性或恶性霍乱病例。已故浩官之死似乎就是此病所致。"

这位富有的拜偶像者，与前文记述临终情景的两个人相比，何等凄凉的对照！一个是基督派往异教之民的大使，一个是受托为基督教政府谈判交涉、谋求和睦的官员。后两人在临终时得福音的盼望振奋鼓舞，前者的丧礼却按异教的仪式举行！

第十二章

伯驾医生抵达／困境／黑暗中的光明／信件／中国政府

"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箴言25:25）

1836年。

1836年开年，本书主人公备受鼓舞。他不再孤单。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过去三年在海员之友会赞助指导下任广州随船牧师，按该会与委员会在他离国时的约定，如今归公理会差派，成为驻华传教士。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于10月26日抵达广州。他与裨治文先生结下终生的珍贵友谊。论到工作，裨治文先生从广州致信公理会说："中文圣经的修订已有相当进展，麦都思先生（Medhurst）和J. R. 马礼逊先生（J. R. Morrison）正与我

一同从事此工。"旧约已修订至民数记，新约至哥林多书信，印刷却突然中断，裨治文先生后来的通信摘录说明了原委：

"乌云黑暗仍密布这残酷拜偶像之地。偶有微光透出，大多时候一片浓黑。我心几乎死去，不知该盼望什么，该做什么。

"修订或重译圣经是近六个月主要的工作，我一直迟迟未给圣经公会写信，盼能早日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修订进展顺利。几个月前，一卷福音书已交广州一家印刷商，但麦都思先生和史蒂文斯先生沿闽江（river Min）而上的航行惊动了官府，我们的工作立刻停顿。（这是麦都思先生和史蒂文斯先生沿东海岸的一次航行。）从那以后，我们一直设法派人去新加坡印刷。上月26日去了五人（其中四人是刻字工人）；又有七人要搭今日开往新加坡的船去。他们五天前离开广州，很快在伶仃追上大船。不料他们胆怯了，如今都已回广州。能否再把他们聚拢来，很成问题；能否找到别人去，同样成问题。

"我们必须尽快拥有自己的铅字，不再依赖中国人。我们身体都好，为神向我们所施的大怜悯满有感恩的理由；但我必须对你们说，我们软弱，极其软弱。我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无助。若不把更多的力量投入这工场，我看不出大事如何

成就。工作是神的，祂必成全。这是我的盼望和喜乐。"（*《传教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第三十三卷，第383页。）

与裨治文先生效法神圣之主、定居其间的异教黑暗逼迫相比，转回家乡亲友的怀抱，看长久离家的人如何被深情记念，是赏心乐事。收到可爱亲人的来信，是人生幸福杯中最甜的一味，也是漫长离别的安慰。

"贝尔彻敦（Belchertown），1836年9月2日。

"……我的弟兄，你以为时间和距离减少了我心里的爱吗？恰恰相反。我常凭亲切的回忆，重温久已过去的情景：每逢周六夜晚，你坐在家人中间；或隔得久些，放假时有机会在父家住几天。你最后一次回家，以及你按立礼拜上动人的仪式，给我留下的印象永不、永不磨灭。我喜欢默想，想象中跟随你到遥远的异教海岸。我的思绪不止于此。我仿佛看见你从清晨到午夜静寂时分，以献身传教士的热心殷勤，为召你作这工的那一位劳苦；工成之日，你必能与那伟大的使徒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有时，我的弟兄（若有错请原谅），我会预想你归国回家。这盼望

因不久前收到金先生（Mr. King）一信而加强，他说回中国后会劝你走这条路。亲爱的弟兄，别以为我自私；我不许自己这样。若非想到你的健康需要，我一刻也不愿盼你回来。还有，每当想到美国众教会对传教事工的冷漠，我不禁喊道：'哦，愿有传教士回来，在我们耳边长久大声疾呼异教世界的需要！'但我忍住了。……"

在遥远的秦国（Sinim）收到邮件，本是人人期盼的乐事；但信件到齐时，常有黑封的信，和顺着儿女、弟兄姊妹苍白脸颊滚滚而下的大滴眼泪，诉说又一颗相爱的心已离开家园。以下是表亲来信的摘录：

"我上一封信记得提到你亲爱的父亲新近去世，也提到我父亲；如今我必须告诉你，你亲爱的继母也已安息于寂静的坟墓。她是基督徒，是贤德的妇人，去世得极其安详。这样一个接一个落入坟墓；但若我们为那庄严的时刻预备好了，年岁大小又何妨。

"几周前，我格外想念你。这城里有一批珍奇收藏，是邓恩先生（Mr. Dunn）从中国带来的，精美、昂贵、规模宏大，附一本小册子说明，邓恩先生在其中常引你为权威。我在长长的'中国厅'（Chinese Hall）里走来走去，几乎觉得会

望见你。它被认为是本国最了不起的珍奇之一，让人看见中国各阶层的生活。"

我们从这位传教士成长的基督徒家庭的圣洁影响，转而略看他所居住的人民——他在那里为人预备道路，好让别人"进入他的劳苦"。

以下摘自裨治文先生亲笔：

"自古以来，中国人独来独往。他们过去是、现在仍是孤立的民族。这无疑一部分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一部分出于或多或少非他们所能控制的环境。他们的语言、法律、政府、家庭习惯、宗教仪式等都与世界其余部分不同，他们认为与世界其余部分建立那种友好关系既不明智也不可行，而那种关系本是博爱者把各国各族人民带入古先知所预言的千禧年平安昌盛之境的最便捷途径。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虽只略知一二，已足以明白他们何以如此显著地坚持排外政策和孤立姿态，直接违背社会的基本原则。没有一个民族、甚至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特性的。但这些特性，并不能使他们或个人免于人类共有的那些更恒久的品格特征、智力品质和情感。对一个满心忧伤的人，丧服是黑是白或其他颜色，关系不大；父母被夺去，无朋友、无安慰、无依靠，孩子必感到孤儿之痛；饿得要死的人，不在乎饭是用本国的筷子还是别的

方式端上来，只要能充饥。中国人的特性也许比任何民族都多，但这并不使他们感受悲伤、痛苦、责备、尊荣、盼望、恐惧等，不如其他世人那样深切。他们的特性，我们只需去了解，目的很单纯：把中国人当人来对待、来倾听，不把他们当魔鬼，也不把他们当天使，只当人。

"常有人问：欧洲人该做什么？对待中国人该采取什么方针？要公允地回答这个问题，须先看一眼这个国家今日的状况和人民的品格。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有三亿六千万*人口，唯有一人居其首，自称是世上一切美善的源头与中心，而世界其余部分都被视为蛮夷仇敌。皇帝宝座周围聚集着全国最能干的人，按他们所能获得和施展的影响力分别授予品级和荣誉。帝国大事多托付这些重臣，但他们所作所议，都要听命于他们的主人——皇帝。

"这政府的根基不是民意，而是它自己的威权；威权一失——而它正日渐衰弱——必有改朝换代，这是我们不愿见的，因为按古今一切事例推断，必伴随巨大的浩劫与流血。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为自己、更不用说为别人，作到它应当作、或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学会按基督徒的法则——新约——行事时必将作到的，哪怕一半。

"我们现在列举几项我们认为应当坚持不懈追求、直到得着的目标:

"一、应有全权公使驻跸北京，享有平等独立国家间通常给予这类官员的一切保障、豁免与尊荣。……

"二、帝国各地应如康熙朝时一样，向各国船只开放，在能保证政府正当关税、保证中外商人安全体面经商的章程之下。……

"三、应在几个主要口岸派驻领事，授以足够保护外国人、并向政府保证本国人人都在领事到场同意的公开法庭上听候审理的权力。

"四、应给予一切便利，使人能透彻学习中国人的语言、法律、习俗，保全健康财产，自由使用交通旅行等一切寻常便利，与本国人完全平等，收费同一。"（*《中国丛报》第六卷，第1-7页。）

前文的观点，裨治文先生有生之年亲眼看见部分实现；没有什么比看见隔绝这民族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藩篱倒塌更令他欢喜。他视之为真理与公义大敌的"坚固营垒"，用他的声音和笔呼吁基督教世界注意这些"庄稼发白"的广阔禾场。

接上文，略谈中国人的智力品格，或非不合时宜。

裨治文先生说："中国人是快进入现代改进之列，还是要等世代之后才进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人所走的路线。这国的人相信，人类心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已由他们自己的古代圣王达到。因此，他们向过去看，寻求一切训诲与实行上的美善。无疑，纯正之光的零星余晖曾传给东方的族长们，是从人类始祖经其直系后裔传下来的。但传统之光很快熄灭；对神、对人的起源与归宿的一切正确观念很快丧失，人心在黑暗中摸索。这样与造物主——万善之源——隔绝，中国人在凭自身之光、靠自身之力所能达到的改进上，也许已走到了尽头。若把这题目彻底查究，也许会发现外国人把这帝国的人民估计得太低了。这里和别处一样，体质心智都大有差异。身材比例、眼睛形状、手臂长短可以大不相同，筋骨之力与行动之能却相等。总而言之，我们料想中国人在天赋上，与地球上任何同等大片土地的居民相比，都不逊色。造物主的手印，在东方如在西方一样清晰，在心的结构上如在身的结构上一样。

"在得到进一步的资料之前，我们愿意承认并坚持：中国人天生心智并不低劣，在实用学问上，他们已走到或能走到不靠神圣启示的人所能达到的最远处。"

"外国人至今未能接近中国人、与之交往、对之施好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无知于他们的品格。他们并非全由特性构成。看见一件事对自己有益有用，他们懂得欣赏，也急于得到。'近代，'他们说，'从外国传来三件好东西：种痘、救火车和源源不断的米粮。'……

"真理是一，人性是一。人有共同的 origin（起源）；但人类家庭的境况几乎无限差异，人的心思如人的身体，分化无穷。对心灵的权柄如对物质的权柄，都是借知识得来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没什么大影响，因为他们对中国人品格的了解太少。即使直接交谈或通信，因无知而生的尴尬也时时遇到。尊荣、德行、仁爱、公义、良心、是非，以及千百别的词，不同的人用起来意思大不相同。这里，想象的产物、虚幻的空想被称为真道，而神永恒的真理反被斥为虚假谎言！……

"外国对华关系的改进与中国人的改进不可分；两者都可因外国人所走路线的塑造而加速、延缓，或完全停止。从这点看，我们广泛地认识中国人，至为重要——不只认识他们的语言国土，更认识这人民；不只认识他们的筋骨，更认识他们的心。"

第十三章

战 争 传 闻

"营里有争战的声音。"（出埃及记32:17）

1837—1842年。

大事记。

"危机正在逼近——这危机不容人不深怀忧虑。中国人已用严刑，民间生出许多不祥的预感和一些不轨的举动。许多无稽的谣言在流传，人人似乎都猜不透今日的处置会有何结局。不久前谣传，要遍搜广州所有房屋店铺。百姓开了会，地方官只得出告示，宣布并无此意。但为防万一，街栅的门都已修好，必要时百姓可以关门，把警察兵丁关在外面，直到查明搜查确是按正当方式进行。"

百姓这种心态，是鸦片贸易的结果；中国人为恫吓本国人，竟要在外国商馆前、美国旗杆附近，公开处决一个本国鸦片贩子。外国侨民对此提出抗议——即抗议处决的地点。

要处决那人，请到别处去。旗按领事的命令降下，一切预备都被推倒践踏。一群中国人聚集成暴徒，一时大乱；石块如雨，砸向商馆的门窗，直到日落暴徒才散去。

1839年3月，贸易全面停顿；外国人被中国政府扣留在广州；所有中国仆人离他们而去；食物供应断绝；一时不知事态将如何收场。但在林钦差大臣（Lin,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船长（Capt. Elliot）多次公文往来之后，中国人达到了目的——收缴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经多日烦扰，奉中国钦差之命，对外国侨民的限制解除，恢复了新鲜食物和水的供应。同年8月，同样的事在澳门上演：食物被禁，外国人逃到船上，或前往香港。"小船队由小船、帆船和舢板组成，挤满男女老幼的乘客，缓缓驶离港口，景象令人心酸。"

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裨治文先生身在其中，并非袖手旁观；这些事后来多年常是谈话的题目；他看这一切在他眼前经过的景象，都与福音在这异教大国的成功有关，都在为福音的传入和最终胜利开路。

"对在华外国侨民而言，1839年的事，"裨治文先生说，"意味非同寻常，经历了非常的变迁反复，年终是公开敌

对的前景。愿这样的结局得以避免，和平昌盛恢复——这是我们向万国之神、万王之王的热切祷告。"

但何等真实，"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祂看"中央华国"必须感受外国武力的厉害；1840年8月，裨治文先生写道：

"手套已经掷下；休战旗被漠视；炮台堡垒被摧毁；领土被占领；中立被侵犯；俘虏被掳去，战场上留下死伤的人。英国的好百姓纵然愿和平无事，与中国友好交往二百多年之后，如今发现自己与中国交战了。长期深埋、秘不示人的敌对因素着了火，爆发出来。战争开始了。

"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前夜，一场大变革已经开始。我们长久为周围的荒凉哀恸。福音是唯一的良药。如今，我们信万国之神正要为传道的人开一条大道。"

"我最近收到我的学生阿提利（Atili）的信。他没有忘记所受的教训，也不失对真理的爱。他的父亲阿发又与家人团聚，因流亡而在信心上更加坚固。"

"6月25日。英国舰队已到，宣布自本月20日起封锁广州口岸和珠江。我们认为这场斗争不会旷日持久。"（*《传教先驱报》1841年，第43页。）

1840年7月5日，即道光（Taoukwang）二十年六月初七，"大清"版图的一部分落入外国之手。"中国必须屈服或崩溃。"英国国旗在舟山（Chusan）岛上升起，鸣皇家礼炮。

约翰·文森特·斯坦顿牧师（Rev. John Vincent Stanton，后任香港殖民地牧师）在澳门洗澡时被中国人掳去。他是英国臣民，英美朋友都为他深切焦虑挂念，长期不知他的下落。后查明，他被囚期间，准给食物、衣服、一本圣经和一本公祷书，还有几本中文书；但他带着手铐，初被掳时受虐待，甚至挨打。被囚四个月零六天后获释，回到澳门的朋友中间。一位英国女士遭遇海难后被中国人掳去，装进囚笼，从一处抬到一处，直到宁波（Ningpo），在那里被囚约四个月。

海难发生在舟山海岸，诺布尔夫人（Mrs. Noble）的丈夫和孩子都丧生了。她与另外四人乘小船得救，上岸后落入中国人手中，被套上颈枷，被迫步行约二十英里。之后她和别人被装进囚笼，"高不满一码，长三刻码多一点，宽半码多一点。门开在顶上。'我们，'诺布尔夫人说，'被抬进去，颈上的锁链锁在盖上。他们拿一根长竹竿从中间穿过，两头各一人抬着，就这样把我们从一座城颠到另一座城，受暴徒的侮辱。'"这些囚犯终于获释，诺布尔夫人成了寡妇回到英国，但

蒙在华外国侨民妥善供养——他们向以乐善好施著称，至今仍是。

就在这一年3月，纽约大学（University of New York）校长授予裨治文先生神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学位。

英中战争结束时，香港割让给英国政府。"这是个多山多石的岛，一座高崖俯瞰市镇。约在东经一百十五度、北纬二十二度：直径约七英里，周长约三倍。"1842年7月1日，裨治文博士迁往香港，以便更好地推进传教工作。在华传播有用知识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赞助编纂的《华英通语》（Chinese Chrestomathy）于1841年出版，大八开（super royal octavo）七百三十页，包罗万象，"如书名所示，旨在提供一系列浅易的课文，包括简明的教导，即明白有用的道理"。这部书，加上《丛报》的编辑、福音的传讲，以及他对在华各地方慈善事业的关心，必使这位为后人进入这大宣教工场预备道路的人劳苦繁多。

裨治文博士1842年9月22日从香港致委员会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健康，说：

"今年我的行程使我屡患疾病，不止一次病倒。实在有两三次，我完全垮下来，几乎不能工作。但我受的苦不多，盼这点苦使我更有智慧。……

"在香港，我们想应当为整个传教事业打下又宽又深的根基。天主教传教士就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在全帝国都有传教机构。在这里，他们看得见安全保护，这里的主要差会将设总部。离我现在写信处一箭之遥，他们盖了一座三层大楼，旁边一座大教堂也快完工了。这两处就要花两万美元左右。他们使我们惭愧。但靠神的祝福，我们也要在这里努力作工——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传基督，教导青年，编书印书，广为散发给缺书的人。哦，若有千千万万双手，千百万的钱，来推广这工作！

"我们人少力弱，几乎全无资财。想到这些，我忧愁不安。这帝国有三亿六千万灵魂；但至今为他们作的，何其少！"

"每日祷告，慷慨奉献财物，以推进传教工作，是不够的。差派传道人和教师，带着圣经传单出去，是不够的。把福音传给万人听，也不够。一切蒙恩之道都是神所设立的，用得合宜，必最确实地成就它们被设立的一切目的。基督徒论到别人的归主常说：'好吧，我尽了本分；这些灵魂若灭

亡，我的衣襟上没有他们的血。'能正当说这话的，实在寥寥。活着的基督徒中，谁敢说自己对中国人尽了本分？"（*《传教先驱报》第三十九卷，第55、119、120页。）



图四　香港维多利亚港

第十四章

香港割让给英国／差会迁址／中国的状况／迪恩夫人之死／J．R．马礼逊先生的信／他的去世／葬礼讲道／裨治文博士与伯驾医生任使团秘书／鲍尔夫人与舒克夫人之死／和平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利未记26:6）

1843—1844年。

战争结束了。香港割让给英国政府，差会迁往维多利亚（Victoria）——已是日渐兴旺的市镇——以便更好地推进传教工作。裨治文先生在他的月刊中纵览当时国家的状况与前景，写道：

"从今以后，'中央之国'、'天朝'——古老而长期闭塞的中国——跻身世界列国，与他们成为一家。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Nanking）城下签订的条约，打破了给这政府虚幻高位的魔咒，打开了它的闭塞之墙，开辟一条大道，华夏子孙（sons of Han）可与各族各方之人自由往来。中国的状况——无论政府还是人民——因此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外国人深感兴趣的题目。我们当思想过去，看今日如何从过去生长出来；也要瞻望未来，好更预见未来各时期将兴起的需要与出产。近来的战争，把国内国外关系都放在严峻的考验之下，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果子。这冲突虽不很长，也不很激烈，却给了整个帝国前所未有的震动。它惊醒了掌舵的人，使他们深感危险迫近，遂不迟延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方针，保住了他们庞大而脆弱的大船，至少暂时免于倾覆。冲突经缓和而转为和平，仍在继续，并必继续结出更大更大的果子——比已结的更有益的果子，其中几项我们略述如下。

"中国人在书中早已提出、一直敢于声称、随其胆量权势所及的普世至上的荒谬主张，已被揭穿粉碎。那条得意的教条是这样说的：'天无二日，地上也不能有两位皇帝——至高者的摄政，受命统治万国。'可怜的林则徐初到广州任钦差大臣时，昏聩到立刻给特许行商的兄弟们下特别指令，要他们

作所有住在省城的外国人的师傅主人。蛮夷顽梗不化，便威胁灭绝；不肯按规定形式跪拜，便斥为叛逆，重赏取其首级。他们的罪名——唯一的罪名——就是不服天子。中国人就这样自欺，也要别人相信，他们的君主当受普世朝拜。

"帝国的军事资源被动员起来，是另一结果。兵部被要求尽其所能。威风凛凛的将军们——平定叛夷的征服者——被任命；战船建造；炮台修筑；一切军火大量预备，立即可用。声势如此浩大，资源如此雄厚，'如棋盘上布子'从海岸一端排到另一端，中国人自信必胜，不少外国人也这样想。……他们败在无系统、无纪律。"

近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脱离了旧的孤立状态，进入新的领域，其国内国外一切关系都受新的强大影响支配。"百姓中很少有人明白对外商务、对外交往的好处。看见这些好处的人——有些人看见了——都切愿近来条约的规定速速施行。要懂得如何与中国人正确打交道，我们需要对他们及其国家一切相关之事，有更准确更广博的认识。时兆所给的强烈鼓舞，在我们研读至高者默示给人的启示时，就成了确定的把握。圣经充分保证，必有一个时期，纯正的宗教普世流行，那些合乎神律法的原则被普遍采纳，那样的行为被普遍表现。"

就在这一年（1843）4月，传教圈失去了一位年轻有为的迪恩夫人（Mrs. Dean）；她1837年来华，由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差派，1838年嫁给迪恩牧师（Rev. Wm. Dean），《丛报》上有她丈夫为她写的感人讣告。伟大的使徒说，没有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在当时在华那样小的外国侨民圈子里，传教圈每因死亡失去一人，或失去圈外有过良好影响的人，都深深触动人心。

年初J. R. 马礼逊先生（the Hon. J. R. Morrison）致裨治文博士的一封信，摘录几段正合时宜，可见同信之人在信仰中的联合——一个作英国政府的秘书荣耀神，一个向异教徒传扬福音的喜讯。那种极端的民族情感——在基督教国家中如此常见的那种——在异教海岸上同心合意、休戚与共的人们心中，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忘了。

（注：第十四章后半部分——马礼逊先生之死、葬礼讲道、裨治文与伯驾任使团秘书、鲍尔夫人与舒克夫人之死、和平——在原书扫描源文件分页处有缺损，译文据现有文本译出。）

第十五章

"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叶子仍必青翠。"（耶利米书十七章7、8节）

真正的宣教士　更多工人的到来　在盼望中劳苦　为差传事业作见证　中国之前景　访问广州　返回香港　结婚　迁往广州定居

1845年

与裨治文博士（Elijah Coleman Bridgman）相处稍久、谈论差传之事的人，无不感受到：对于使中国人归主这一伟大事业的成就，他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那"永恒的膀臂"。尽管十五年劳苦、与诸多困难搏斗，所得的不过是预备性的果效，他的见解仍是那般生动、新鲜，足以激励

初来者奋勇向前。为料理家事，挚友们屡次劝他回祖国一趟，他却无论如何不肯。

他深信自己所信靠的主必供应他一切所需的福分；一旦认定前面的道路是清楚的，他的座右铭似乎就是："尽本分是我的事，结果属于上帝。"

1845年开年的一件大事，是皇帝颁布谕旨，在全国容忍基督教。这给在华的全体宣教士带来了希望与鼓舞的特殊新纪元，裨治文博士更因堂弟詹姆斯·G.·裨治文（James G. Bridgman）先生的到来、塞缪尔·W.·邦尼（Samuel W. Bonney）先生出任马礼逊学堂教员，以及各工场增添了不少新宣教士而格外振奋。

怀着贯穿他一生的盼望精神，并带着信心的言语，裨治文博士这样写道：

"基督徒的宣教事业，结局绝非可疑。地极都已赐给上帝的爱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他，他必使万国万民都认识真理，得以得救。

"敬虔是最活跃的原则。为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作的每一次方向正确的努力，都永不落空。命令是普世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成功的应许是何等丰满、何等确实。

"教会一向这片土地转眼，福音的道路就开了。人们曾以为新教宣教士在这里站不住脚；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的。马礼逊（Morrison）心里想来，他就来了；长期劳苦，大有果效，虽有反对，仍死在工场上。后继者加入，接续他的劳苦；宣教士人数越增加，工场越敞开。将来也必如此，我们相信。

"不出几年，外国人将像行走欧洲大陆一样，自由、安全地走遍这国家的长阔高深。我们这样期望。"

四月，皇帝谕旨容忍基督教的消息传出，谣言得到证实。据说此事主要得力于耆英（Kiying）的影响。裨治文博士说：

"去年夏天，我们有幸向耆英呈送了一部满文新约圣经、一部中文新约圣经，以及许多论述基督教的书籍。他此前已收到并读过，显然对这'新教'的真理与优越已下了定论。他既知道为扩展基督教所做的努力，据说一年多以前就曾提出容忍基督教的建议。但直接请求而获准的殊荣，留给了法国公使。"

顾盛先生（Hon. Caleb Cushing）致裨治文博士的一封信，可见西方世界对此事的看法。信的日期是"1845年2月10日，华盛顿"：

"亲爱的先生：我很高兴通知您，我于去年12月31日平安抵达美国，此前在墨西哥作了五周有趣的停留；我们共同的劳苦大受欢迎，条约经参议院点名表决一致通过批准。我本人的任命去年六月已获确认；但我不打算返回中国。哥伦布号（Columbus）战列舰正在准备，把批准的条约送去中国。兹随信附上参议院公布的部分公文。另有文件中，对您本人和伯驾博士（Dr.　Parker）的宝贵服务给予了应有的表彰，届时自会通知您。谨致最诚挚的祝愿，愿您的宣教劳苦成功、您个人幸福。我是您恭敬忠实的仆人　顾盛。"

1845年3月8日的《长老会报》（The Presbyterian）经顾盛阁下转交裨治文博士，其中载有他与美国参议院牧师塔斯廷牧师（Rev. Septimus Tustin）之间的通信，标题为"为差传事业作见证"：

"1845年2月15日，华盛顿特区。

"致顾盛阁下：

"亲爱的先生：蒙您一向的礼遇，我冒昧占用您片刻的宝贵时间，请您帮一个小忙，我相信您一定乐意效劳。

"数日前在总统府的一次闲谈中，我听您说，令我十分欣慰——您最近与中国皇帝的谈判，谈得体面、对国家有益，而驻'天朝'的美国宣教士给了您重要的便利。"

我相信这一偶然透露的消息，会使基督教会大得安慰，也大有助于纠正人们对宣教事业之效用的误解。恳请您将您愿意公之于众、并经您权威认可的有关事实见告于我，以推进那终必得胜的蒙福事业。亲爱的先生，我是您恭敬的朋友和顺服的仆人　塞普蒂默斯·塔斯廷。"

"1845年2月17日，华盛顿。

"塔斯廷牧师台鉴：

"亲爱的先生：承您本月15日来函垂询，我很乐意奉告。

"在最近对华谈判中，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帮助，确是得自美国宣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博士。他们具有通晓中文这一难得的资格，得以充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熟知，使他们成为无价的顾问；他们高尚的品格，更为使团增添了分量和道德力量。他们的合作对我既有显著的效用，我相信对东方的人道与宗教大业也必同样有益。

"但美国宣教士在这次所提供的特别服务，不过是属于全体在华基督教宣教士的一大类事实中的一例。

"第一，其他来华的使团同样依赖基督教宣教士作为与中国政府交涉的媒介，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和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相继率领的英国使团史中，都有众所周知的例证。

"第二，我们关于中国的一般知识的大部分，以及关于中华帝国两种大语言——中文和满文——的语言学基本知识，几乎全部得自宣教士，天主教与新教皆有。"

以下是一长串由不同宣教士编纂的语言学著作名录，从略；我们直接看结论段，已足说明问题：

"在简略回答您关于基督教差传史中一个问题的询问——即差传事业的附带效用——之余，请容我补充：尽管差传事业这附带的效用已是显著之至，但与东方宗教宣教士的伟大善行相比，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人类勇气、智慧、自我牺牲、伟大与美德的历史上，没有比这一章更崇高、更动人的了；它还有待以配得上主题尊严、配得上它与文明、政体及基督教会之关系的笔法来书写。

"我是您恭敬的仆人　顾盛。"

这些信件是从顾盛阁下转交裨治文博士的一份报纸上抄录的，引在这里，是为了回答人们对海外差传的种种非难。反对意见多半出自那些从不打听、也不费心到宣教士的日常工作中看一看的人，他们从不亲自察看他和他的同工是否照着他们向各自差会和公会所写的报告那样忠心劳苦。

1845年《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五月号末尾，裨治文博士这样表达他的看法：

"'在华新教差传'目前人数虽少，今已处在能成就许多善工的位置上。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诸口岸既已向百姓开放，他们可向千百万人传扬福音。按我们对基督教原则的理解，每一个基督徒——凡自称基督徒的人——都因这自称而有义务作我们圣教真理的忠实见证人。他必须严格遵行福音的一切规条，无论心灵还是行为，都作圣经教训的榜样。按立的传道人固然要在教导和生活上都合乎福音，每一位平信徒也同样要在生活上照样行事，'谨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样，福音就有了无数的见证人；宣教士虽少，耶稣之道的见证人既多，就补足了人数之不足，真理的力量就大了。"

战争既已结束，和平恢复，容忍既得，口岸既开，占据大城市传讲福音就成了当前要达到的目标；从各地来的宣教士开始分工：有的去上海，有的去宁波，有的去广州。

五月初，裨治文博士访问了广州，为的是觅得居所，以便永久迁往那里推进宣教工作。沙克牧师（Rev. Shuck）与德文牧师（Rev. Devan）夫妇已在那里安顿，哈巴安德牧师

（Rev. A. P. Happer）也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差会学校，有学生三十名。

在广州住了几日，裨治文博士办完事情，返回香港作进一步安排。其中一件大事是他的婚事。1845年七月号的《中国丛报》——他正是这份月刊的编辑——这样记载："1845年6月28日，裨治文博士（Rev.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D.D.）与伊莱扎·简·吉莱特小姐（Miss Eliza Jane Gillett），在香港牧师、殖民地礼拜堂（Colonial Chapel）牧师文森特·约翰·斯坦顿牧师（Rev. Vincent John Stanton）的主持下，于殖民地礼拜堂成婚。"

婚礼在众多中外宾客的观礼下举行。

"本月2日，"裨治文博士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离开香港，次日抵达这里，身心俱佳，蒙上帝美好的护理，至今依然。"

裨治文夫妇受到伯驾博士夫妇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热情好客的屋檐下住了六个星期，之后搬进了自己租的房子。

如今道路既已敞开，宣教士觉得自己当效法基督和使徒保罗，蒙召在大城市里传福音。他来住在中国人中间，只有一个目的：为广州这大省城及郊野千千万万拜偶像的外邦人的得救，照着圣经"无论得时不得时"祷告、讲道、劳苦。如今天父不再叫他独自走这条路，他就"感谢上帝，壮起胆来"。

第十六章

"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民数记九章17节）

人生如客旅　新家　拜偶像者与外籍教师无同情　广东人所称的"Yah-soo"　华人住宅　暑热　宣教士的日常工作　安息日的劳苦　书信　詹姆斯·G.·裨治文　漫步广州　巡回布道

1845年

人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无论结成何种关系，他仍是客旅。宣教士尤其如此——他不仅是客旅，更是语言不同、格格不入之民中的异乡人。拜偶像者对福音的传讲毫无同情。佛教徒认为自己的宗教和洋人的不相上下，何必改变？中国人一如古时的人，心想："这些人把一些奇异的道理传到我们

耳中。"我们有孔子，何须受"蛮夷"教导？他们的耶稣，还不如我们的圣人。

广东人把耶稣这蒙福之名读作"Yah-soo"（"耶稣"）；每逢安息日见美国或英国宣教士上教堂，人们常说："那些Yah-soo去le-pai-dong（礼拜堂）了。"

"云彩停住之处"，在德兴街（Te-hing street）后街的一家洋行里，一栋三层楼房中，这位客旅带着他所拣选的伴侣"支搭了帐棚"。这房子是新的，是一位盐商为出租而建，半是西式。底层住着仆人、苦力等，各司炊事杂役；二楼是印刷所——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先生回美国期间，交由裨治文博士代管；三楼是家人的住处。这栋楼四周都是低矮的华人房屋；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本地人做一天中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餐，烟雾弥漫，暑热难当，楼上房间的温度计常在华氏九十至九十八甚至一百度之间。

有一间小书房，宣教士坐在那里，随时接待每天前来谈论福音道理的中国人，从佛教僧人到中国兵丁都有。其中一名兵丁名叫罗寿（Lo-shau），受了足够的教导后，被派去散发基督教书籍，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同胞，并须每天交一份书面工作报告。还有一个每周一次的查经班，都是些较有学问的人，聚在一起受教、祷告。这个夏天，有一人受了洗。

凉爽的时辰则用来街头布道或船上布道。全部时间不是笔耕就是口传。下面这封信的摘录，可见裨治文博士安息日劳苦之一斑：

"本月7日，吉莱斯皮先生（Mr. Gillespie）和阿发都不在广州，应他们之请，我主持了礼拜堂的聚会。到了那里，发现看管会所的人很是激动，因为邻居贴出布告，声称那里必须停止讲道。

"到了平常的钟点，礼拜堂的门开了，约有五十人进来，都是体面人家。因没有讲道的人，到十一点已有许多人离去，我便把门闩上，登上讲台。闩门这一预防之举更有必要，因为邻居已放话：若开始讲道，他们就要闯进礼拜堂搅扰聚会。

"听众不多，但非常留心，常点头赞同所讲的道理。聚会结束，散了这小群会众，我又站在门口，向聚集在外面的人散发书籍、讲道。刚一开口，一大张烧了一半、还带着火的传单直掷到我脸上，打在我胸口，落在我脚边。我把火扑灭，小心地把传单收好，继续工作。这显然是众人一齐往里冲的信号，他们以为洋人会被吓得离开门口。

"不一会儿，他们把手边的一批基督教书籍点着了火，又几乎同时开始散发本地的佛教传单。此刻场面热闹到了极

点。街上挤得水泄不通；烧书的烟火从人群头顶一处升起；另一处几个老年中国人散发着他们自己的异教传单；而我站在礼拜堂门口，继续讲道、发传单，无人敢碰我。见几个少年把我们的传单扔进火里，我让他们每人应承不再重犯、不再撕毁，才再给他们传单。这招很见效，他们爽快答应要读、要留，索取的人反而更多了。中午过后不久我离开那里，回去协助医院的聚会，一如上个安息日。"

接下来一周，他记下自己的日程如下：

"9月14日。上午在美国二号洋行（No. 2 American Hong）用英语讲道，下午一点与伯驾博士、鲍尔博士（Dr. Ball）一同主持医院的聚会。听众是我用中文讲道以来见过的最好的。"

他给当时在美国的朋友卫三畏写信道：

"亲爱的卫三畏：你会谅解我这般潦草的写法，因为我不断被人打断。动笔以来，已有个青年拿着一份关于损失的长篇呈文进来，要我替他翻译政府公文。这个人来说这事，那个人来说那事；你知道就是这样；人必须在这一切难处中一边写一边干。裨治文夫人替我分担了一切家务，多方协助；她在屋里走动时学中文，跟先生读书，不时来坐在我身边。然后我们去医院，她领着用中文唱诗。这正是我需要的帮

助、正是我需要的妻子。堂弟詹姆斯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语言上，他很爱学。明年，我相信他能尽全职宣教的本分；他如今已适应水土，预备好做 hard work（刻苦的工作）了。"

九月间，裨治文博士应邀前往香港，出席他担任会长的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七周年纪念会。夫人同行。布朗牧师（Rev. Mr. Brown）夫妇在教导华人学生上的娴熟，使这次参观饶有趣味，两人都得了坚固和 refreshment（心灵的更新）。逗留期间，布朗夫妇的幼子由裨治文博士施洗——这项圣礼总让他大得喜乐。一位朋友为此写了几行诗赠布朗夫人：

约翰·莫里逊·布朗（John Morrison Brown），于香港维多利亚联合礼拜堂（Union Chapel, Victoria, Hong-kong）受裨治文牧师施洗

明亮的小宝石，美好的模子里铸成，

刚从造物主手中出来；

看哪，救主展开双臂，

把你接到他的羊群；

以他最精选的爱祝福你，

把你抱在他怀中；

在那里安卧，你不必漂泊，

去寻找你的家、你的安息。

这小小不朽的嫩芽，

我们奉献给上帝；

愿他转离罪路！

永不需要杖责。

生命可爱的花苞啊，开得美丽！

"去装饰婚筵的华屋"，

愿你终生短暂的岁月，

都分享救主的祝福。

在世上，愿许多快乐的日子

都属你，亲爱的小婴孩；

死时，愿你移植到

上帝永恒之子的光下，

愿你在天上的伊甸居住，

与上头的上帝同在；

在那里传扬那位救主的赞美，

他的品格就是爱。

数日愉快的社交往来之后，裨治文博士夫妇回到广州的工场。堂弟詹姆斯·G.·裨治文牧师先前在澳门养病数时，如今搬来住在裨治文博士家中。秋天，费了些周折，领到一个七岁的中国小女孩；1845年年底之前，又添了第二个。这两个孩子成了后来裨治文夫人照管的女校的核心。

宣教士的家很少没有客人。他既已安顿下来，生性又极好客，凭着介绍信和往来中国、以广州为一季停留之所的人，款待的机会从不缺少。他的书房用途之一就像邮局，替各口岸的宣教士收信、转交包裹。这些服务他都乐意去做，但更高的本分也未曾放下。印刷工人常得他的劝勉和代祷，这是他室内工作之一；《中国丛报》要编辑；通信占去应有的心思和时间；而向可怜的拜偶像者传道——在上帝的圣殿、苍穹之下——是他特别的喜乐。

裨治文博士在一封给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的信中——他把一切行踪都向安德森博士汇报——提到自1830年以来的许多变迁、战争的影响、容忍谕旨等等。他写道：

"在这一切境况中，我始终存知足的心。初到广州时，我们一切宗教聚会都在关门、且常常是锁门的情况下举行。直到1839年都是如此，那年林则徐先是软禁、继而驱散了外

侨。战争初期，澳门的情况也一样糟。但不久，好转开始了。不过那时已有几位宣教士迁往香港，我也在其中。在那里享有充分的容忍。我们的仆人和工匠平常都参加早晚的祷告。

"我们初到这里那天晚上，灵修的钟点到了，把印刷工人等叫来敬拜，十个华人佣工中只来了一个，还是来告诉我们别人都不来。

"因行李未曾收拾，匠人还在屋里做工、住在里面，他们不肯在外人——怕被人讥笑——面前聚会敬拜，倒也有几分可原。等这些外面的工人都做完了，万事就绪，再次发出召集；仍无人应。如此三番，只得表明立场。于是写了几条简单的规矩，告诉我们的人：给他们合理的时间自己决定，要么遵守，要么离开。起初很是闹了一阵不服：有的打包，有的搬走，人人都嚷着要走。我们不遗余力地向他们说明、使他们信服，我们的一切要求都是正当的，是为他们的最大益处。

"自上月中旬以来，除病了或实在脱不开身的，都来了。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读或听人读上帝的话，在家庭祭坛前与我们一同跪下祷告。今后，这事想必再无难处；但谁能、什么

能触动他们的心呢？'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惟有上帝叫他生长。'他必祝福自己的话，'决不徒然返回。'"（10月21日）

"除了安息日讲道，我们如今在伯驾博士的眼科医院每天有一次宗教聚会。散发书籍和街头布道也照常进行。所到之处都不乏听众。昨天（安息日），上午十一点向外国人讲道之后，又照常在医院的聚会中分担了一部分，然后手里拿着一百多张单张传单，去作街头布道。从人群中挑选传单的受赠者；一个半小时里，不下二十群听众，每群十人至五十人不等，听福音的话一至五、八分钟不等。"

此时，裨治文博士和鲍尔博士都想在卫生之地为家人购置建房地基，但遭到强烈反对，至今未成。官府一查出有持有产业的中国人愿意把地租给外国人，就足以把那中国人下狱。

1845年11月25日，裨治文博士写信给朋友卫三畏。卫三畏离去已一年，他简要回顾自己的劳苦，接着说：

"我给安德森博士的信会告诉你我迁往广州的事；给纽约A．G.夫人（Mrs．A．G.，N．Y.，原文缩写）的信会告诉你——或从她交游的朋友圈中可以得知——其他于我个人大有兴味、于差传大体也重要的事。亲爱的卫三畏，我真正的同工，请允许我说：我在这新的家庭关系中非常幸福，等你回

来就明白了。上帝赐给我一位正是我需要的帮助者；说话（中文）上我们正在成为一体。裨治文夫人学说进步很快，已开始读一点、写一点。"

前文提到的房子，他作了描述，又补充道：

"堂弟詹姆斯和我们同住，斯坦顿牧师（Rev. Mr. Stanton）住在'先知的小楼'里。从香港搬来时，为着内部规矩，我们差点闹起公开的叛乱：不许喝酒，不许喝啤酒，不许抽烟，不许吸鸦片，晚上九点以后不许外出，早晚祷告。印刷工人阿寿（Asau）有时似乎认真起来。我相信会看到他们都归主。如今我们的家庭敬拜全用中文；在户外，我大致照着心愿行，每天花两三小时巡回布道。我巴不得你早日回来，接下印刷所、《中国丛报》和司库的事务。《汉语课本》（Chrestomathy）、《简易课本》（Easy Lessons）、《词汇》（Vocabulary）等书，连同整套的《中国丛报》，都稳定地销行；但这些事太耗我的精力，所以我切望你早日回来（若你愿意，成了亲回来更好，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在这大城——迄今向外国人开放的最大之城——住下。

"我立定心志，每天用几小时讲道、宣扬上帝的话；次要的事必须放下，其中包括我的许多 dear friends（亲爱的朋

友）。我不像盼望人归主那样切望施洗和建堂。很久以前我就可以有一间教会、按'两个月察看期'给许多申请人施洗；但除了一两个例外，从我们弟兄们手里受洗的人，实在可疑。时间会显明，永恒会显明。请为圣灵祷告。再会。裨治文（E. C. B.）"

约在同时，他写信给总干事，延续同样的思路：

"贵差会在中国至今没有组织起一间本地教会，在国外有些人看来或许惊讶，在另一些人则成了灰心的缘故。有人不时议论：按所费的劳力，宣教工作的果效似乎很小。看似如此，但那是片面的看法，不该让上述事实和表面上的无果效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传福音'，使启示的真理为人所知。这事已大 extent（大范围）地做成了。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借着贵差会，已经知道了上帝的一些真理。所用的方法是基督教书籍和口头教导；我们不应以为这知识会没有好结果。每周这些努力都在把真理传得更广、使真理被人更明白。

"医院安息日的听众多而留心；每周每天，都有几百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领受上帝的话。这一切岂会没有果效?

"昨天，斯坦顿牧师和我穿过广州城北、西郊人口最稠密的地带，先带足传单等。我们从城墙往北走了进一英里，进

入乡间，据说那里有一处敬拜之所——一间'le-pai-tang'（礼拜堂）。进得楼来，哪里是什么基督教敬拜之所，却是供奉穆罕默德信徒之用的。时候已晚，我们没多停留。你还记得，英军在郭富勋爵（Sir Hugh Gough）统领下驻扎在广州北边，激起了附近百姓很大的恶感。外国人向来不到那一带去。我们和颜悦色、举止温和，赢得了居民的善待，他们踊跃索取我们的书。日落后不久我们就回来了。

"中国人的感情虽远不如我们所愿，却在迅速改善。三个月前我独自去不得、去了必起哄骚动的地方，如今我和裨治文夫人可以自由行走、散发书籍，无人阻拦。妇女儿童听说有外国人经过，常跑到家门口；夫人若和她们说话，夸奖她们的孩子，或递给她们一本书，她们都很欢喜。他们有句老话：'见面生情。'真是如此；即便不是乐事，我也觉得每天上街、混在人群中、和他们谈论上帝之国的事，是我分内的本分。"

"16日。今天我在外四五个小时，是平常的两倍，走到城南郊外的村庄。看见人山人海，新村庄紧挨着城厢拔地而起，令人惊叹。多么广大的园地，可传善，也可传恶！"

在所有这些信里，描述了工场和工作之后，宣教士总为更多的工人呼吁：

"来帮助我们，向中国这大民族传福音吧！"——这是他至死不变的呼声。

第十七章

"你不要因他们惊惶，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一章8节）

差会书信　译经　按立　暴乱　1846年7月27日之游散发书籍　讲道　华人的好奇心　恶意　石块如雨　脱险　蒙保守　查经班　疾病

1846年

1846年的差会书信中，广州的弟兄们敦促差会增派宣教士。谈到广州，他们说：

"人口众多，常住的就有一百万，每年往来的还有数万。一百个宣教士可以在这里劳苦一生，大有果效；劳苦许久，死在这里，一生都不必与同工的路线相交。在纽约那样的城

市，一百个牧师算什么？那么在这大都会里，工人的数目该当多少？"

在今年《中国丛报》第二期中，裨治文博士这样表达自己：

"论中国人的品格　　generally（大体上），论广州居民specifically（特别），我们愿谨慎发言，并随时接受指正。我们在他们中间住了十六年，但新的现象、品格上新的色调和质地，每天都呈现出来。我们看见许多足以使任何民族、任何宗族增光的事。另一方面，中国人中也没有什么卑劣邪恶，是我们没准备好要见到的。"

修订圣经的工作如今占据了各口岸宣教士的心思，每站分得一部分；然后指定代表开会，审查全部修订稿，解决可能出现的难题。

今年5月31日，在裨治文博士家中举行了一次按立礼。受按立的是他的堂弟、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宣教士詹姆斯·G.·裨治文牧师。按立仪式由一个教牧议会主持，成员有上海的麦都思博士（Rev.　Walter　H.　Medhurst, D.D.）、裨治文博士（Rev. E. C. Bridgman, D.D.）和布道员梁发（Leang-Afah）。据说这是基督教新教牧师在中国的

第一次按立。广州的宣教士多半到场，仪式格外庄严感人；只是裨治文博士预备的讲章，因他病势沉重，未能亲讲。

七月，广州发生严重的暴乱，愤怒的暴徒口中喊的无非是："杀番鬼！打番鬼！"（"Shat fan Kwei; ta fan Kwei"——"杀死洋鬼子；打洋鬼子"。）暴徒用尽一切办法要烧外国商馆，但中国官府终于前来驱散了暴徒。"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以下是《中国丛报》的记述：

"8日下午，在一处中国官府曾保证保持肃清的地方聚集了一群人，一位英国绅士有事经过，见街上挤满闲人，就把其中一人推开。那人转身用拳头打他的背。绅士用手杖还击。接着石块如雨而下；先动手的那人捡起一块大石头上前，掷向英国人的头，英国人躲过，上前抓住他，在两三个外国人的帮助下，把他押进明瓜洋行（Mingkwa's hong），一路上石块砖头齐飞。骚动就这样开始了。

"暴乱后不久，一个周六下午，一队宣教士到乡间作短途游览，回来时被一群乡人用石块袭击了半小时，那群人显然余怒未消——人们以为，是因广州发生的事激起了他们。"

关于这次游览，宜先引《宣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的几句编者按，再讲裨治文博士自己生动的描述。

《先驱报》说："我们宣教士朋友此行的动机，是想稍得休息，同时散发书籍、与百姓交谈。他们雇了一只洋行船（hong　boat），六人摇橹，一人掌舵。这类船是外国人常用的，造得很结实，船舱有顶，两侧装百叶窗。

"我们的朋友沿江向东行了一程，登上一只大帆船。这船前些时候遭过雷击，船主正在为船得保全而献祭。向主要人物说了几句话，给他们和他们的朋友都送了书。这类拜访多半很受中国人欢迎；裨治文先生又补充说：'我极少遇到一个人，是不能以礼貌和　kindness（恩慈）使之转为友善有礼的。'"

离开帆船后，一行人又沿江而下三四英里，来到一个盐场。在那里转向南，进入一条小溪，打算沿溪经河南岸（Honan）返回——这条溪与大江几乎平行，在商馆区上游汇入大江的东南支流。这条溪大概不到三英里长，宽深足以行寻常船只，是条大 thoroughfare（交通要道）。这条归程路线之所以描述得稍为详细，原因下文自明。

裨治文先生说：

"从盐场往前，我们穿过一片稻田，经过一座小庙，来到一座石桥。桥南溪边的地势渐高，向黄埔（Whampoa）方

向伸展，现出一大片赏心悦目的丘陵岗峦，点缀着树丛、茶树 patch（小块地）、旱稻，以及数不清的坟墓。

我们为求 recreation（消遣）、看看百姓和乡野，把船夫留在桥边，自己上了岸。天很热，我们只上到山上能望见河南岸全幅的地方——河南岸其实是个岛，四面环水——然后看了一座古墓，一座很大很华丽的马蹄形墓，就在路边竹荫下的一个小棚里坐下；看棚的是个体面的白发老者，请我们吃他的'粗茶淡饭'，在他的'寒舍'歇一歇。原来他是附近村子的，家住岛上偏远处。他搭了这小棚，每天带几个家人来此，卖些茶点给过路人，谋个生计。他吩咐孙子和儿媳把最好的拿来招待我们。

一群人——有的是过路的，有的是附近田里的——热切地围拢来，尤其被一位外国女士的到来所吸引。有的惊奇地张望；有的打量我们的衣着，仔细记下女士脚的尺寸；都问我们的姓名、国籍、饮食等等。我们把分卷的福音书送给他们，告诉他们世界的救主，告诉他们那个国度，在那里人人说一种语言，日头的炎热、劳苦忧愁永不到那里。当时围着我们的人，没有比他们更和气的了。我们的主人格外殷勤。那妇人的举止，任谁也难胜过：乡气，皮肤微黑，却落落大

方，处处得体，似乎只缺那一样 needful（要紧的）。她和别的人听我们讲罪人的救主，也都不漫不经心。

上文提到的孙子陪我们回到船上，在那里他和别人都领了许多书。

"船夫重新摇起橹；行了半英里多，无人疑有恶意，也无人料有危险，忽然，毫无来由地，场面变了。听见威胁的话，看见 sour（阴沉）的脸色和愤怒的手势。闲汉和逃学的孩子立刻闻风而动。'杀番鬼'的喊声此起彼伏。先是小棍小石子，接着是石头瓦片。任凭我们的船夫说什么，暴徒的 rage（狂怒）一刻比一刻涨，能找到的投掷物都带着野蛮的嚎叫向我们猛掷。一时我们的人都守在位子上；但风暴终于太猛，有人离开了橹。一人额头被打出深口，呻吟着、血流满面地冲进船舱。另一人随后跟进。裨治文夫人尽力安抚他们的恐惧、为他们止血；先生们则用厚木板代替被大石块打碎的百叶窗。

"见这些恶徒人数众多、一心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只有两条路：平息他们的怒气，或逃出他们的 rage（狂怒）。后者似乎不可能。

"我走到船外去劝说，用尽一切能打动人的理由。有几人被说动住手，转身回去；但他们的位子立刻被别人补上，暴徒比先前更狂了。

"'洋鬼子杀了我们的人，我们要杀你们，报我们的仇。不管你们是谁，中国人的血必要报。'这些和许多类似的话，用高亢威胁的声调喊出；他们一边喊，一边　bare（光）着膀子，捶胸，把手高举过头顶摇晃，向我们猛掷石头、瓦片、干硬的土块和烂泥，恨不得置我们于死地。

"在村外那一段，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从溪两岸夹击；胆大的跳下水，游到船边，要拆我们的小船；若不是掷向我们的石头逼他们住手，他们就得手了。但他们还是抢走了一部分橹。我们自己的一名船夫跳下水逃走了。"

前面还有一座石桥要过；显然袭击者从那里投掷，占尽地利。似乎不付出生命的代价几乎过不去。裨治文先生想说服船夫在一处狭窄、几间民房前靠岸，指望与众人近距离接触，或能消其怒气。这计策没成。裨治文先生接着说：

"袭击者向前跑，在桥上聚成一大群，带着并搜集了大量石头。我们靠近、从桥下经过时，他们把石头如雨般倒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船几乎成了　wreck（残骸），只剩两个人还

守在位子上。我们怎么逃出来的，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上帝慈怜的介入。

"过了桥，溪在一边展宽成一片 broad sheet（宽阔的水面），另一边的岸被高墙封住。追我们的人只得罢手，但罢手前还派了一只船来追，没追上。

"船夫觉得安全了，开始尽量收拾。我们发现自己狼狈不堪。裨治文夫人白色的裙子沾满了受伤船夫的血；我的衣服沾满烂泥；船里装满了石头和垃圾。除了最大的一块花岗岩留作我们所经历之事的见证，都扔进了江里。这块石头重八十五又三分之一磅。我们六点半到了商馆区。"

从上文的叙述，人们可能得出比事实更不利的推论。为防止这点，裨治文先生附上以下的话：

"那些人，按他们自己所说，是在寻仇；除了我们是外国人这一事实，对我们的为人一无所知。我当时这样想，现在仍这样想：若我们在岸上，与他们近距离接触，能让他们认识我们，我们必能得胜，把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我们性命得保、毫发无伤，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先见或努力，也不是因为袭击者缺少恶意或能力，全是那位慈怜护理的上帝，他能对愤怒的众人，如同对海中翻腾的波浪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8月24日的附言中，裨治文先生写道：

"我查经班的教导，是我目前所作最有趣、最有盼望的工作。班上有五位愿意信奉基督教。"

裨治文博士每年去香港参加马礼逊学校考试回来之后，患了支气管炎，剧烈的痉挛性咳嗽，须到澳门住些时日，吸海风调养。他不在时，堂弟詹姆斯·裨治文先生代他供职。过了数月，病才见轻。他在1846年6月13日澳门致友人卫三畏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病，又谈到堂弟和其他事：

"詹姆斯已于上月31日按立。你可想而知，这于我是何等关切的一天。他似乎爱宣教的工作，上主日用中文讲了第一篇道。

"我结婚快一年了，天天越发有理由为上帝这美好的护理感谢他。妻子身体精神都好，正跟先生学中文，坐在我身边，指望不久能读、能和中国的妇女谈话。

"唉，你要到明秋才动身，若果真那么早！别耽延。六个星期以来，我只能做平常三分之一的工作，而许多工作非我莫属。你若在这里，能做、肯做其中劳苦的一部分。我手头的事太多，实在太多。病倒真难，有这么多 necessary employment（必要的工作）；但以我目前的健康，朋友们

都嘱我小心、爱惜身体。我会照办；这封信的潦草，和以前一切的疏慢，请你原谅。"



图五　上海外国人聚居地（外滩）

第十八章

"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希伯来书十三章14节）

中国的新年贺年　宴席　拜偶像的仪式　中国新年受压迫的个案　迁往上海　修订圣经　上海的住宅　劳里牧师去世

1847年

1847年降临广州，清朗宜人。美国大城市中常听到的新年问候，也在宣教士的家里回响。有人杀了肥羊，整只送给这一家；下午四点，差会的同人到裨治文博士家赴宴，各家带着孩子，晚上在愉快的 recreation（娱乐）中度过。

接下来一周，去暹罗（Siam）的新宣教士到了；月底之前，又有几位到；房子只得向能容人的尺寸扩展。不久，一

位英国绅士——某位宣教士的兄弟——被接来成为家庭的一员。

此时有一系列（每月）致总干事安德森博士的信。我们据此继续叙述。

"1月4日。昨天是本月第一个安息日，我们守为圣餐之日；约十五人领受圣餐。

"今天是今年第一个周一，在此的宣教士守为特别祷告之日，为各名号基督徒中敬虔的复兴、为福音的普世得胜祷告。

"上午十点在我家举行了总聚会，晚上七点半又一次。同时在另一宣教士家中也举行聚会，后者用中文。在异教之地，尤其要抓住这一切机会，维持属灵的生命、在恩典中长进。"

"6日。今天我们迎接了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board）来的增援。他们约一周前到澳门，今天下午到广州：斯皮尔、马顿、弗伦奇、夸特曼诸牧师（Rev. Messrs. Speer, Mattoon, French, Quarterman）和豪斯医生（Dr. House）。今晚都请来和我们一起喝茶。"

"9日（周六晚）。劳苦的一周。医院的聚会特别有兴味；传扬真理的机会，我相信已为灵魂的益处善加利用。"

"9日。亲爱的弟兄：我们的人知道吗？众教会想过吗？在中国三亿六千万人都听见这喜乐的声音之前，还有何等大的工要做成？在这国住得越久，我越看见基督教世界须大发热心、使这民认识并承认真理的必要；我愿耗尽自己、被人耗尽，用口传和 printed page（印刷页）播撒道的种子。

"保罗论外邦人对罗马人所说的一切，论中国人也都真——真到可怕的地步。他们对来生全然麻木漠然。没有图画、没有想象能向基督教世界描绘充满这地的可憎之恶。'诚实在街上仆倒，公义也不得进入。'真是'活死人的大幽谷'。据说此刻广州西半城的衙门里，有两千多件未决的案子，当事人被拘押在极可怜的境况中。冬天寒冷时，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压迫他们的人却靠他们偶然留下的 worldly effects（世间财物）发胖。

"我查经班的一位成员，若不是美国官府及时干预，险些死在这种拘押中。要细说这可怜人的案情，须长篇记述。他唯一的罪，是愿意把一块地租给外国人。被关了近三个月，受永逐的威胁，被迫写下甘结，放弃租约、声明租约是假的——尽管他有相反的书面证词——今晚才获准回家与家人团聚。这大概是这衙门下现有的两千多件案子中最轻的一件。

"牢狱人满为患；大伙的强盗、海盗、杀人犯几乎每天被扔进去，公开处决非常频繁。上周五（5日）经过刑场，我看见 fresh blood（新鲜的血）和无头的尸体，不断标记着那地方。刚斩了三个人：两具尸体已被搬走，第三具还躺在自己的血泊里！今天，又有四十一人在同一地点倒下，很快还会有更多！你想撒但在这等的禾场上岂不大开庆典?

"只有一剂 remedy（良药）：上帝的话，他爱子的福音。"

"周一，2月15日。中国新年，大日子，祝贺、欢庆的时节。从上段的描述转到四面 smiling countenances（笑脸）相迎，真是愉快；人人脸上都见喜乐，似乎人人都幸福。但愿真是如此、诚然如此！

"那位'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主，在刚过去的一年把丰富的 bounty（恩赐）给了这民，但他们不认这位大施主。除了少数信了基督教的，男女老幼都去向那不是神的 pay divine honors（献神圣的敬意），向自己手所造的下拜。孔子的信徒、佛教徒、道教徒，一概转离众光之父，疯狂地追随他们的偶像。"

中国新年有许多外面的洁净，大办衣着、筵席的预备；正如裨治文博士所说："午夜一到，全城百姓都到他们的祭坛

前，在锣鼓喧天、爆竹连响中献祭、还愿。天亮了，万籁俱寂。日出时，那景象比我在这异教之地见过的任何景象都更像基督教国家的安息日早晨。"

"18日。外国侨民对新年节日期间人身财产的安全颇为solicitude（挂虑）。这挂虑不无道理；为防 trouble（事端），香港的英国政府增派了附近的海军，在江上有三艘兵舰，两艘锚在黄埔，一艘在商馆区外，都全副武装。这些预防措施至今已见效；若继续这般警醒谨慎，就不必多虑。"

"4月3日，英军开到，把江上炮台的炮都钉死了。"

英军此时这一举，"是要中国人遵守条约的 stipulations（条款）。"广州受英军威胁时，裨治文先生和鲍尔先生带着家人到黄埔避了两夜。"城里的百姓对外侨极其 hostile（敌视），但大不列颠的 design（意图）显然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开广州的城门。"

裨治文博士被宣教士弟兄们选为圣经修订的代表，开会地点定在上海；6月1日，他带着家人乘科凯特号（Coquette）启程。任务是比对、校正分派给各宣教士的工作，预计约六个月完成。23日，他和夫人及两个中国小女孩抵达。

修订委员会7月1日开工。开到第二或第三次会时，为着"神"这个 generic term（通用称谓）起了争论，委员会的看法大相径庭，于是大家各自去研究，用出版物表达看法；同时修订照常进行，把有争议的词先空着，待进一步考察。经过许多笔墨，结果是英国代表退出，最后成了两个译本。

裨治文博士观察入微，散步时常用笔记录所见所思。《中国丛报》上常见他记述海上陆地、乡野城市的所见所感：

"在中国，事事与欧洲成鲜明对比，莫过于中国城市的街道和建筑，实在 conspicuous（触目）。在纽约、伦敦、巴黎所见宽敞、清洁、通风的街道，在这里只有最可怜的替代品：狭窄、肮脏、 crowded（拥挤）到非亲见不能想象的地步。非得亲见，不能全知。房屋的对比也不遑多让。少数宽敞、整洁、舒适，任何民族都会这样评价。但绝大多数——十之九——是欧洲人不大愿意住的。低矮、潮湿、黑暗，造得又闷又不卫生。夏天通风极差，冬天同样不能使住的人舒适。许多安排仿佛是故意 defy（对抗）一切求健康、求舒适的努力。建造的 order（次序）与欧洲正相反。欧洲的住宅两三层高，夏天明亮、干燥、通风，冬天温暖；这里的房子

走相反的路子：闷，不通风；所以外国人在这城里住上几年，都尽快自己盖房。

"这些住宅的外观——黑墙、无玻璃的窗、沉重的屋顶、四周一长溜瓦片、瓦口朝上——就令人生畏；里面楼下是砖地或泥地，楼上几乎没有天花板，同样 cheerless（凄凉）；无论自愿或不得已试住一下，都会发现它们在健康舒适上是何等不合适，正如第一眼所料。"（*《中国丛报》第十六卷542、543页。）

今年九月，劳里牧师（Rev. Mr. Lowrie）在从上海去宁波的路上死于海盗之手，令人爱惜。劳里牧师正与别人在上海修订中文新约译本；本差会的一点事务临时叫他去宁波。从乍浦（Chapu）乘中国客船去镇海（Chinhai）时，船被海盗袭击；他把所有东西——箱笼的钥匙——都给了强盗，抢完了，他们仿佛忽然想到他会向中国官府告发，商量之下，决定立刻灭口。两人下手未成，第三人加入制服了他，把他扔进了海。

后来从一个船夫口中得知一件动人的事：他手里拿着圣经，见死不可免，就把圣经扔回船上。这件凄惨事件的有趣遗物，到了他悲痛的父母手中。

劳里牧师常到裨治文博士家，从那里上船去宁波，临行与家人道别数日。裨治文家一个小中国女孩常受他留意，细细观察了这位优秀宣教士始终如一的基督徒品格；他的死使梁阿德（Liang-ateh）深深知罪，众同工也都真诚哀悼他。

第十九章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以赛亚书二章8节）

差会委员会的讨论　中国偶像崇拜者及其语言　特别的俄国人与天主教徒　乡间之旅　讲道　袭击宣教士　坟地门框上的文字　书信　疾病

1848年

这一整年，裨治文博士都在上海修订中文新约圣经。委员会为着中文该用哪个词来表达希伯来文的Elohim和希腊文的Theos，进行了博学而旷日持久的讨论，又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争议仍未解决。

裨治文博士论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及其语言的看法，见于《先驱报》的下文：

"这民自有史记载的最早时期起，就是'拜许多神明'的，今日亦然。不记住这点，我们就容易高估他们实际所有的知识。

"一个从小浸在基督教知识中的人，要理解全中国人心灵的真实光景，我看是难，简直不可能。

"据我所知，中国人对上帝、对灵魂不灭一无所知；直到近代，才稍受启示宗教的影响。

"对无形世界的众生、对灵魂不灭，他们深深无知。他们对来世只有混乱的观念，模糊荒谬到无法形容。他们几乎没有良心；这灵魂官能的 exercise（活动）极其微弱，本土作者又极少注意，以致圣经译者对我们译本中'良心'一词该如何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大伤脑筋。至今'良心'用的词，字面意思是'好心'。

"中国人既向来如此，启示宗教所特有的一切事实和道理，对他们当然全然是新的。圣经这基督教知识的大宝库，包含许多论信仰与 practice（实行）的原则，是他们全无概念的。宣教士必须用他们的语言——就照我们所见的——把这一切传给他们。于是我们不得不取他们的词，带着几千年来的通行含义，用在 essentially new（本质上新）的意义上。例如，我们必须取'shin'（神）这个词——他们平常用以

指所敬拜的 imaginary beings（虚构之灵），妄称为神——用来指圣经所启示的真神。灵魂如此，天堂如此，地狱如此。"

下一点是："中文特有的性质与结构。变乱口音是沉重的咒诅。没有一种文字像中文这样与众不同，也没有一种文字是外国人学起来这样难；从这点看，中文无疑比'万里长城'更有效地保守了中国人的排外，敌视国际交往，几百年来几乎 hermetically sealed（严密封闭），不受基督教的影响。

"撒但在中文的形成中有 special agency（特别作为），这虽不能证明，也不该贸然断为事实；但我们很难想象有哪种语言更适合推进他的 evil designs（邪恶计谋）；而确定无疑的是，从没有一个民族这样长久地被隔在上帝之道的 counteracting power（反制之能）之外。

"外国人现今对这语言文字所知甚 limited（有限），值得一提。这直接源于中国的排外政策和中文特有的性质。俄国人在北京有一个半官半教的机构，已一百多年，由十名学生组成，十年一换；罗马教会几百年来在中国各地都有代理人。他们在语言上的所得，或被垄断，或受限制，别的外国人从中得益甚少。他们无疑有 able scholars（有能力的学者）；但无论他们的基督徒热心和爱心如何，他们似乎既没

有给中国人、也没有用中文预备过一本完整的圣经译本。这 reserved（保留）给了新教徒。马礼逊、米怜、马希曼博士等人当得大赞；他们做得好。

"他们的后继者，绝大多数还只是初学者。许多人官话说得流利；但能用明白晓畅的文体写中文的很少；没有一个敢把自己的文章交给一位 well-read（饱读）的本土秀才看，而不承认有许多可改之处。

"有些人造诣精深，许多人造诣 respectable（可敬），但现今没有一个人敢自称为'汉学大师'。"

1848年2月29日（周六）。这天，裨治文博士记下24小时的行程（外国人 allowed 的时限），与麦都思博士、慕维廉牧师（Rev. Mr. Muirhead）同往距上海约十五英里的南翔（Nantsiang）、嘉定（Kiating）二城。他所乘的运河、沿途的田野、宝塔，都是观察的对象。

"我们绕南翔城察看时，成群的百姓仰头看我们这些外国人。"

"麦都思博士在宝塔脚下的院子里向会众讲道，之后又在城隍庙（Chinghwang Mian）——城里的大庙——讲道。"

"殿前有一高大的 center（中心建筑），筑在离地四尺多的台上，有台阶可上，好让善男信女把烧纸等供物投进香

炉。麦都思博士站在台阶上，几分钟就被 dense throng（密密的人群）围住。示意安静后，他把在宝塔下对百姓讲的道又讲了一遍；这次听众多得多。"

"麦都思博士下午四点又在南翔城里讲道（早晨经过时已贴出布告）。听众约八百，讲道时秩序井然、鸦雀无声。"

一、二月间，裨治文博士的日记多记本地事，如新年，以及往返修订会路上所见的街道。

3月10日。他写道：

"8日早晨，麦都思博士带两位同伴又出发巡回。中午左右到上海以西三十英里的青浦（Tsing-pu），一路无事。见百姓有些骚动，就不讲道，只散发传单，决定速返。一伙无赖旋即围上来，抢了他们的表、帽子、衣服等，把他们痛打一顿，正要当俘虏押走，城里的 police（差役）来救，带他们去见知县，知县 kindly（和气）接待，派人护送他们回来。"

今年夏秋，上海又冷又湿。外侨、本地人都病了不少；天花流行，成千上万的人抬着神像举行拜偶像的游行，百姓 unusually devout（格外虔诚）。走过一支这样的游行队伍要花很长时间：看马上的人，你以为是大官出巡摆阔；走近一看 center of attraction（众人注目的中心），原来是一尊

偶像，穿戴一新，坐着又大又华丽的轿子，或有八个轿夫。不禁叹道：何等愚蠢！而百姓却一脸庄重严肃，仿佛那像真是能 help（帮助）他们、能治病的真人。

裨治文博士在《漫步上海》中论中国人的衣着：

"冬夏服装大不相同。夏天能多轻便就多轻便，贫民和中等人多半习惯半裸。冬天，有衣服的就一件一件往上加：棉、绸、呢、毛，直到几乎认不出是谁。今天（4月15日），太阳出来了，何等有力！脱衣服的何等多！许多都送进了当铺。上海的冬天和上半个春天，是个 dreary season（凄凉的季节）。

"上海内外最 gloomy sights（阴森的景象）——为数不少——是坟地；不，那算不得坟地、算不得 burying-places（葬地），若是，倒还 tolerable（能忍）。死者自有 sacred and solemn（神圣庄严）之处，并不总令人不快。教会墓地，先贤遗骸体面安葬，常可怀着兴味去凭吊，使活人得益。在异教的中国不是这样。无数的死者不得安葬。你看不见'整齐的墓园，四周围着篱笆，柏树柳树摇曳'，只见菜园田野里摆满露天的棺材，新的、半朽的都有；大疫之年，你到乡间散步——也许为 recreation（消遣）——路边都是；殷实人家把棺材停在家里，与家人同住，一同吃饭、一

同做工，直到寻得'lucky spot'（风水宝地），或等家里再死人，好建 family cemetery（家族茔地）。

"这民为家族坟墓 secure（寻得）a fortunate spot（吉地）的 careful anxiety（精心挂虑）是众所周知的，不惜重金雇 necromancers（堪舆家）选最 propitious（吉利）之地，用砖石雕刻、花卉装饰。福钧先生（Mr. Fortune）说，山坡地最受看重，尤其能望见美丽的海湾或湖泊。最 coveted（令人垂涎）的是：一条蜿蜒的溪流，流到山脚又折回来，墓就做在那山脚。堪舆家定下尸首朝向这个 important point（要紧的点），有时讲起遵他指点之人的未来幸福，口若悬河；他告诉他们：他们或他们的子孙，将因孝敬先人之遗骸而在后世享富贵荣华；正如他们站在父亲坟前所见的那条溪，流去又折回它的蜿蜒，他们一生的路也必平坦愉快，直到白发苍苍、受人尊敬、'为儿女所爱、所悼'而入土。"

"4月29日。春天除了带来繁花，还带来美丽的鸟。布谷和别的 sweet warblers（美妙的鸣禽）都可听见。叽喳的燕子虽多，屋宇庙宇的 broad eaves（宽檐）下尽有筑巢之地，筑巢的泥也不必远求。上海城里还有一种不罕见的鸟，吃 poor outcasts（可怜的弃尸）的残骸！城内两东门之间、

紧靠城墙的一棵树上，我今天数到这东西——黑乌鸦——的巢不下一打。万事都因对比而可　enjoy（欣赏）；接下来我看见什么？半打雪白的小兔，关在 neat cage（整洁的笼子）里，吃绿苜蓿。'多可爱的生灵，'我的朋友说，果然可爱。"

下一段引出一个新题目：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命记六章9节，十一章20节。）

"用圣书中的　quotes（引文）装饰房屋、庙宇的门墙，这习俗在犹太人、回教徒和中国人中由来已久；甚至英国教会的早期改教家也曾虔诚地规定，把精选的经文写在教堂的墙和柱上，因为那时圣经稀少。回教徒很喜欢用《可兰经》的摘句装饰清真寺、城门、门框、墙壁和店铺，有时美到极致；但他们和犹太人，在这方面对语言和经书的　　use（运用），都不及中国人走得远。

"这国的客厅、卧房、门口，有时几乎被挂在墙上或贴在墙上的绸布、纸幅的 frames（镜框）遮满，上面是诗人和哲学家的摘句。许多是祈祷和　charms（符咒），求四周之灵的保护、避其恶意；也有的是告诫，防备 amulet（护身符）的迷信用法——这在各国都很 common（常见）。"

与上文中国人的迷信对照，裨治文博士说：

"在这城及近郊建立的基督教差传，不久注定要引进又大又有益的改变，也理所当然地越来越成为注意的对象，在中国如此，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几乎也如此。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像梦魇，久已耗尽、摧残这民最好的精力，以致他们一方面对自己低贱堕落的光景大半麻木，另一方面对四周正在运行的新的、赐生命的影响也麻木。许多人听了'新道理'却不明白；没有一个中国人 fully aware（充分意识）到宣教士所有的 power（能力）：与众基督徒一样，他们有这民所没有的——一部 written Revelation（成文的启示）。"

作为这启示的译者，裨治文博士是 laborious research（勤奋考据）的人。他深感自己的责任，对把圣经译成这民难学的语言这工作，怀着当有的敬畏。据信，从没有人比他更 impressively（深刻）地感受到圣灵在启示录二十二章19节的警告：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1848年圣教书会（Tract Society）的威廉·A.·哈洛克牧师（Rev. William A. Hallock）的一封信，可见本土的弟兄们如何评价裨治文博士的劳苦：

"感谢您不时惠赐虽短却亲切的信，让我们得沾您的灵，与您的劳苦、试炼、盼望同情，也提醒我们不可忘记以些微 pecuniary means（金钱）帮助您。

"我如今总把您看作站在马礼逊的位置上；愿上帝长久保守您，赐您智慧尽一切本分，赐您力量与日子相称。我一点不觉得您的工作容易；也不因口岸开了，就以为中国归主了；但另一方面，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大国不可丢下，中国终必归给基督无疑。这里有人为差传祷告，但愿更多、更恳切、更恒久、更有信心，为中国、为世界祷告。"

今年四月，裨治文博士病了一场，两周多不能参加委员会；论这病，他写道：

"我病中困在家里，远离书本，思想转向 inward（内心）。心境喜乐，但不无遗憾：没有更恳切地为工人来这工场呼吁。

"这些东方国家是地的 dark places（黑暗之处）；恶者在这里立了最古的国，根基又广又深。时候将到，这些异教之地要从大仇敌手中夺回，但必经过最 desperate（拼死）的争战。"

第二十章

"叫你们一个人也不因这些患难动摇，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3节）

旅行规定　"群山"之游　饥荒与疾病　事故致一美国商人之死　致总干事的信　译经　翻译的方式　疾病　J. G. 裨治文之死　其品格

1849—1850年

裨治文博士住上海的这段时期，本地官府对游览有定规：欧洲人可去的地方，不得超过一日往返的路程，即二十四小时内。上海一带地势极平，多沼泽。二十英里内有些山；它们 so significant（如此显眼），以致被称为"群山"。我们录下裨治文博士记述的一次出游，同行的是他的夫人、

两个中国小女孩和美国圣公会差会的斯波尔丁牧师（Rev. Mr. Spalding）：

"我们带着铺盖行李离家时，是晚上×点钟。月亮刚过满，高悬地平线。只见我们漫步穿过田野，小中国女孩一路叽叽喳喳，为'乡间之旅'欢喜不已。那是个晴朗、清冽、寒冷的夜晚，寒暑表降到冰点。万里无云，除了江上偶尔的锣声和爆竹声，什么也听不见。

"出了城西门，过了凯瑟琳桥（Catharine Bridge），走了一个小时到了我们的船——船已先从运河开去，好赶最早的晨潮。

"这小船像贡多拉（gondola），为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游览布置得极好：船舱封闭严密，装着贝壳窗，还有个小炉子。看定了我们的'hands'（人手）——五个壮实的船夫、两个仆人——各就各位，我们五个'乘客'就寝了。我不惯这样的lodgings（住处），睡不着，躺着听潮声潺潺，听橹手大声欢快地谈笑，一只只船从乡间进来，从我们身边滑向城里。潮到半夜渐缓，我们的人把船开动。

"天亮时，我们已在离上海二十多英里处，行得飞快，靠近一个叫泗泾（Sz-king）的村子。太阳刚升，我们穿村而过，村子建在河道两边，有几百户人家店铺。河上有三四座

石桥，一座有三个桥洞。夜里露水很重，气温很低，thick hoar-frost（厚厚的白霜）在阳光下亮晶晶地铺在屋顶和船顶上，景致 charming（迷人）。正是早晨——不是'铺满群山'，而是铺满平原。村人只见几个，都裹得严严实实，在寒冷中发抖。

"离了这村子不久，最低的山峦进入眼帘。除了坟堆，我们好久没见过地面的隆起；如今一座山闯入眼帘，又一座，再一座，越来越高。吩咐船夫把船头对准最后那座；朝这方向又经过几座小山；十点钟，我们已靠近美丽的佘山（Siliu Hills）。半小时走了英里，到了天马山（Teen-ma），即'天马'，我们立刻向顶峰出发。

"从船到山，直线距离要走两倍的路，路径极其 zig-zag（曲折）。看我们到来引起的 excitement（轰动），你会以为这些人从没见过我们这样的 beings（活物）。他们猜到我们的目的，知道我们上山必经之路，男女老幼大批跑出来，站在路两边，好近看洋人。他们盯着裨治文夫人看，看了又看，一会儿看她的脚，一会儿看她的脸，把她衣着的每一样都仔细打量。我们不时停下，请他们上前；有时很难给他们足够的 courage（勇气）走近。渐渐地，他们越来越 familiar（熟稔）；我们还没上山，随从已成了一大群。

"离顶峰三分之二处，有一座 leaning pagoda（斜塔），据说很古老；附近有些亭子和供僧人、神明的院落。天很热，我们在这些建筑周围流连了一会儿，又上到山顶别的建筑。一个老和尚，佛教徒，很有礼貌地接待我们，送上最 welcome（受欢迎）的——一杯好茶。

"这花岗岩的山是圆锥形，是个 grand observatory（绝佳的观景台），峰顶大概高出平原四百英尺。那天万里无云，却不是远眺的好天：thick haze（浓雾）笼罩平原，松江（Sung-kiang）、青浦（Tsing-pu）等名城几乎全被遮住——我们本指望用小望远镜看的。但对我们这些在华人房屋的墙内关了十八个月的人，这景色真是 charming（迷人）。

"站在峰顶 survey（眺望）这景色，不禁想起故乡相似的景色；一个新英格兰人站在这里，很容易以为自己在霍利奥克山（Mount Holyoke）顶，俯瞰康涅狄格（Connecticut）富庶的河谷——只是基督教的 church-spire（教堂尖塔）在这河谷景色中 here and there（处处）点缀，在这里换成了拜偶像的宝塔，提醒人：这是异教之地，不是基督教国家。

"斯波尔丁先生刚学会上海话，上山路上，众人围拢时，他讲了几次道。

"下山时，一个 poor country dame（乡下老妇）急急赶来，要看我们满足好奇心；她走近时，我请同伴注意她的 eagerness（急切），同时指着她。她疑有 mischief（恶意），恐惧胜过了好奇，转身全速下山，岩石坟墓都挡不住；一直跑到远处的平原才停。

"我们在'天马'顶上流连了一小时，然后从上山对面的另一边下山。

"下午三点，我们又上了船，'homeward bound'（向家去）。群山消失了，随着落日沉入远方；黄昏时我们又穿过泗泾村。半夜前，船又在龙华塔（Lung-wha pagoda）附近下锚，停到天亮；然后驶入黄浦江（Hwangpu），借着 strong tide（大潮），很快到了我们在王家码头（Wang-ka-moda）的 landing-place（靠岸处）。

"回来路上，我们的注意力被鸬鹚渔船吸引。两只船，每只约一打鸬鹚。船又低又窄，鸟栖在两边，我误以为是水手，差点喊出：'看那些欧洲船！'天很黑，一时 delusion（错觉）十足。我们没超过二十四小时，宣教士和孩子们都

refreshed and invigorated（精神焕发），回来做家里的工。"

1850年是饥荒、疾病、affliction（苦难）之年，外侨和中国人都遭殃。裨治文博士致总干事的信说：

"此刻这地颇多 distress（困苦）；去年江南平原的谷物被水淹坏了；北方数省 bread stuff（粮食）也歉收，冬天又长又严。帝国若有足够的 grain（粮食）、能平均分配，大概够供所有人，但运输手段不足。据说上海一带受苦的穷人有二十万；公仓已开，大量捐粮赈济。离我们家门口几竿之地，聚着两千孩童，都不到十岁，官府供给饮食乳母。外国人也慷慨捐助这些慈善。"

一切宣教士 incidental labors（附带的工作）中，有一项是服侍外侨中的病患和临终者。1850年一月，就有这样一桩：一 位美国商人，睡梦中起身，从二楼窗户走出去，跌到地上，摔断了脊背。他需要安慰，立刻请裨治文博士去；博士在他有生之日天天探望，深深进入他的 case（境况）。医术救不了他，但宣教士得安慰：他觉得他是"in hope"（在盼望中）去世的，并把这消息告诉他在故乡的亲人，收到他们感激的心的 testimony（见证）：亲爱的弟兄虽远离他们，在他的 case（遭遇）中并不缺少 sympathizers（同情

者），得了一位 skillful physician（高明的医生）和一位 spiritual adviser（属灵的顾问）的服侍。

当时上海病的人很多，是长久的 wet seasons（雨季）所致，多半是住 poor habitations（陋屋）、患 various diseases（各种疾病）的本地人。中国人很不讲究干燥通风的住宅；病临到百姓，他们就求神，增加 sacrifices（祭物）的数目，在烟囱顶上挂旧扫帚，吓走他们所 dread（惧怕）的 evil spirits（恶鬼），以为那是 calamity（灾祸）的原因。

裨治文博士又致总干事：

"美国众教会的第一批使者到达'希尼之地'（the land of Sinim），至今已二十多年。当'亲爱的雅裨理（Abeel）'和我到这里时，这广大的工场上只有一个新教差传，只有一个口岸能 limited access（有限地）接触百姓。外国人传基督教，本地人信而行之，两边都一样是 capital crime（死罪）。这二十年我们看见了何等大的变化！马礼逊、雅裨理和后来到中国的许多人，都已安息；然而近百名工人，男女都有，可自由接触千百万百姓。great and glorious harvest（又大又荣耀的收成）的 first fruits（初熟的果子）开始出现。这一切都是好的 token（记号）。那行了大事的，还要

行更大的。希尼之地所有的居民都要认识真理，就是在耶稣里的真理。

"译经方面，我们已做到约翰的启示录第三章，每天约二十节；大概到四月中旬可到卷末。然后须回头看保罗的罗马书，仔细重审新约这后半部，大概要占我们全部时间到仲夏——比如说7月15日。这一切之后，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全部还要 final reading（最后通读）一遍，我们把各自的抄本彼此比对，再与希腊文比对，一一仔细校正。这最后的工作是我们全部劳苦中最 critical（关键）、最重要的，我怀着 intense interest（极大的兴味）。"

论同工，他说："在'给出经文的 entire sense（全部意思），不多不少'这 cardinal rule（首要规则）上，我们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我们不同。我的意见是：译文的 style（风格）应当 exactly（恰恰）是圣经的风格，一样 plain and simple（平实简明），尽 practicable（可行）地保留、显出原文的一切 peculiarities（特性）……使这民知道福音，得以在上帝自己荣耀的道中 sanctified（成圣）、得救，是我、也将是我心 earnest prayer（恳切的祷告）。"

八月，天热得厉害，裨治文博士患了上海热（Shanghai fever）：医生在病没拖几天就压住了它的 force（势头），

但病势厉害，须日夜看守；幸而冰 at hand（在手边），许他 freely（随意）使用；在华人住宅里，睡房靠近屋顶 heated tiles（晒热的瓦），冰不仅是 luxury（奢侈），更是 great relief（大解脱）。热未退，他已 doubt（怀疑）自己能否康复，但和妻子坦然谈论这事，表明对天父一切的 appointments（安排）完全的 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信靠与满足）。

他似乎觉得，长寿与否，不及顺服神旨要紧；在那些漫长的发烧夏日，加上季节的暑热，他的心回顾一生的事，只见一路全是 mercy and goodness（怜悯与良善）。

他的日子还没数尽。耶稣就在那病房里，"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到吴淞（Wusung）小住换换空气，健康回来，他又回到 life-work（毕生的工作）。

患难 clustering（成群）临到个人或家庭，何其常见；很少 single-handed（单枪匹马）地来。宣教士的信心要在一个极意外、极想不到的事上受试验。

他深爱堂弟詹姆斯·G.·裨治文牧师；是他使堂弟离开家乡亲人，来加入这些爱的劳苦；他 expect（期望）——不无 good reason（充分的理由）——这堂弟因通语言、能向拜偶像的中国人讲道，必大有用处；但广州来了一封信，带来

heavy tidings（沉重的消息）：堂弟詹姆斯在一次精神错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位深知这亲爱的堂弟的人，在此略述数语，并非不相干。据信詹姆斯·格兰杰·裨治文（James Granger Bridgman）是个 deep sterling piety（深厚纯正敬虔）的人。他的灵修习惯 marked（显著）、steady（稳定）、fervent（热切）；身体 robust（健壮）；智力 vigorous（旺盛），中文学得好，是 persevering labor and study（恒久劳苦用功）的结果。他极 dependent（依赖）social surroundings（社交环境），以致1847年春天裨治文博士夫妇离开他、让他独自操练宣教 vocation（职分）时，很是不舍。但两人常通信，直到 fatal event（惨事）前几个月，信才显出 erratic, wandering（错乱、游移）的心态，人们以为是默想、seclusion（独处）、用功太过所致。另一件显出 brain affection（脑疾）的事是：他在广州城里散步时，被人用石头掷中头部，无疑受了重伤，也许是 contusion（挫伤）。

他在壮年 untimely departure（过早离世），又是这样的方式，尤其使宣教士圈子 sorrow（悲伤），重重压在上海年长的堂兄的心上；但裨治文博士重新"girded on his

armor"（束上盔甲），又走向 life's battle（人生的战场）。

第二十一章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一〇三篇14节）

D. W. C. 奥立芬特（Olyphant）之死　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牧师之死　裨治文博士健康衰退　回访祖国　在美四个月　重新启程赴华　访旧金山、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抵广州、上海　重操旧业

1851—1853年

1851年以D. W. C. 奥立芬特（D. W. C. Olyphant）——差传事业宝贵的朋友，也是本书主人公的朋友——的去世为mark（记号）。后者在七月号的《中国丛报》中写道：

"奥立芬特先生的去世，使差传事业失去了一位最热心的支持者和最审慎的顾问。得知不能康复后不久，他说：'我不

想为世上的财富安逸而活；但为差传的缘故，我倒愿意再多留一阵。'这是他三十年的原则，加上始终如一的 practice（实行）。

"他是在第四次访华回国途中去世的，葬在开罗（Cairo）的英国公墓。"

八月，郭实猎牧师（Rev. Charles Gutzlaff）去世。他是个 great industry（极勤奋）的人，著述众多，宣教劳苦丰盛。

这一年将尽时，裨治文博士觉得体力迅速衰退，处处显出 decline（衰败）的症状。他向来不很 robust（健壮），但身心都 great elasticity（极有韧性）；如今在华二十二年的劳苦都显在他身上了。朋友们都看出，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他起初不肯接受长途航行的提议，直到弟兄们的 counsel（劝告）和祷告使他看出，回访祖国是他的本分。二月初，他带着妻子和一名中国学生，及几位同船的乘客，乘阿德莱德号（Adelaide）往纽约去；在江口上大船时，坐小船还险些 wreck（失事）。

航行中他的恢复很 gradual（缓慢）。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小住，得以因与被流放的法国皇帝有关的

historical associations（历史联想）而 interest（振奋）心神，阿德莱德号的几位乘客游遍了各名胜。

离开圣赫勒拿岛后，妻子的病把他的心思从自己身上 diverted（转移）开；1852年6月16日，全船平安登陆那 enterprise and progress（进取与进步）之地。

铁路、电报，以及二十二年带来的种种 developments（发展），带着极大的 interest（兴味）闯入他的眼帘，使他的身体得了 vigor（活力），整个人 rejuvenated（返老还童）。

在纽约住了几天，他们去马萨诸塞州，看"家里的老房子"和剩下 的happy inmates（幸福的家人）。久别的兄弟回来，面容身形又在家庭圈中 erect（挺立），激起的 emotions（情感）大得无法言说；有几位家人，我们见他们静静地、定定地注视了好几分钟，心中充满的喜乐说不出来。

在祖国有限的四个月里，他辗转各地，参加宗教聚会，享受 dear and beloved friends（亲爱可敬的朋友们）的款待；宣教士 enervated（衰弱）的身体恢复了 vitality（活力），血在血管里 quickened tide（加速）地流；全然换了 scene（环境），因 novelty（新鲜）而 invigorating（振奋

精神）；短短的 journeyings（旅程）结束时，他在某个亲爱的基督徒家庭的怀抱中找到 repose（安息），他们 cheerful smiles（愉快的笑容）和 hearty welcome（热诚的欢迎）把他 hopeful，happy（盼望、喜乐）的性情调到 human enjoyment（人间享受）的最高点。

他的日记通篇是 repeated acknowledgments（再三的承认）：慈爱的天父的看顾和怜悯，以及 renewed dedications（重新奉献）自己服侍耶和华他的上帝。

6月16日到纽约；同年1852年10月12日，他已 ready to embark（准备启程），乘"野鸽号"（Wild Pigeon），经合恩角（Cape Horn）、旧金山回中国；一位纽约商人 gratuitously tendered（免费提供）他和家人的 passage（船位）。

绕合恩角的长途航行中，裨治文博士并不 idle（闲着）。他对研究航海和风暴定律特别 interested（有兴味），笔不离手。天好时，经船长同意，他在安息日 maintain（维持）船上的 public worship（公共敬拜）；在水手中间若有 special efforts（特别的努力），也总是先和船长商量、得他许可。他觉得：同胞灵魂的 interests（益处）固然该时时 claim（占据）他的 interest and attention

（心思和注意），但他没忘记，在船上他只是乘客，无权 interfere with（干涉）船规，也不可违背船长 decided wishes（明确的意愿）。在那位置上，"subject to the powers that be"（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是他的本分，正如 honor（尊敬）civil government（民政）的 authority（权柄）一样；但他总找得到 exercise（操练）福音执事 vocation（职分）的 sphere（范围）。

这次航行中他写的 papers（文稿）里，有下面这封信：

"野鸽号，南纬53度8分，西经65度8分。火地岛（Terra del Fuego）外。

"致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希区柯克博士（Rev. Dr. Hitchcock）：

"随信寄上海藻的一些标本；水手叫它Kelp（巨藻）。自过拉普拉塔河（La Plata）以来，一路都见成丛的。

"今天十一点，无风时，我们钩起、收好一株漂在水面的美丽标本；大概已漂了两三天，所以不很绿了。当时海水45度，空气40度。根是一丛，tendrils（卷须）的巢，tangled and bound together（缠结绑在一起），仿佛嵌在泥里，后被大风连泥拔起。上面附着许多 barnacles（藤壶）。

"有半打茎，大小颜色像西瓜藤，只是不那么绿。节距两三四尺，每节有小葫芦形的 bottles or buoys（瓶或浮囊），近处有叶。浮囊几乎有小鸡的蛋大，带把。茎长五十尺，叶长两三四尺。

"一位英国博物学家W. H. 韦伯斯特（W. H. Webster）先生，曾随测量队到过这些海域，他说岛和海角一带海里满是成团的海藻，尤其在 rough and open bays（多浪的开阔海湾）。它们 form（体形）巨大，有的长三百尺，有的 singular strength（异常结实）、sturdy stems（茎干粗壮），简直成了海中的 oaks（橡树）；有的把 tough and leatherly substance（坚韧如革的质地）stretch（伸展）得像 hides（皮子），可随手做桶、碗、杯；有的做绳缆系船；有的出胶，纯而无味，如 isinglass（鱼胶），远胜我们海岸的角叉菜（fucus crespus）或carrageen moss（爱尔兰苔）；有一种漂亮的淡绿fucus很酸。

"这些海岸的海藻森林中，可得无数 curious specimens（奇妙的标本）。有的出最 delicate tints and colors（精美的色泽），显然可用。许多富含碘，strong alkaline infusions（浓碱液）可提出。这些植物的 botanical study（植物学研究）、其性质的 chemical investigation（化学

考察），开辟了广阔有趣的 research field（研究园地），必有 rich harvest（丰盛的收成）。

"1853年1月1日。下午四点过线（赤道），重返北太平洋——1852年二月我们离开的北太平洋！上帝的怜悯何等 great and manifold（又大又多）。让我们永远赞美他。耶和华啊，加增我们里面对你的爱。父的爱、子的爱、圣灵的爱，直到永远。阿们。

"上帝啊，若你喜悦，带我们再回到中国蒙福的工作，给我们恩典，长久在那里服侍你！"

裨治文博士带着妻子和中国学生金美（King-meh）——她以温柔可爱的举止赢得了美国差传朋友们的心——于1853年2月12日抵达旧金山。

这次访问这新兴成长之城最 interesting features（动人之处）之一是：这片土地在他1829年离美时还人烟稀少、毫无 commercial power（商业势力），如今他竟蒙在华宣教士斯皮尔牧师（Rev. Mr. Speer）邀请，参与为他远赴极东传和平福音的同胞——在旧金山的中国人——的一间基督教堂的 dedication（奉献礼）。

他的侄子后来写信给他，论到这次访问和这些本分，说：

"在华宣教工作的朋友们必深深 interested（关切）旧金山华人这项 undertaking（事业）。时候也许不远了：从这地、从这工作的 fruits（果子）中，基督教宣教士要回到他们的 fatherland（祖国），向坐在黑暗中、死荫幽谷里的同胞宣扬'基督测不透的丰富'。"

裨治文博士去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作了一日游，回来后带着家人继续赴华的航程。三十八天的航程把他们平安带到香港。

到广州，日记中有以下条目：

"4月1日。到黄埔。

"2日。周六到广州，蒙伯驾夫人在自己家中 cordial reception（热诚接待）。

"11日。去法兰西岛（French Island）看堂弟詹姆斯的墓；墓况良好，如《中国之女》（Daughters of China）所记。裨治文夫人和我乘邦尼先生（Mr. Bonney）的船去回。他带我们到他在黄埔的家，讲了许多他在六十二个村子里的劳苦。"

1853年5月3日到上海。

"5月19日。重操翻译工作。上帝啊，施怜悯，赐力量和恩典 carry on（推进）这工作，直到整本圣经都在中国人手中。"

当时宣教士弟兄们对他和同工的声音是："proceed with the work, and we bid you God speed（推进这工作，愿上帝助你速成）：中国人需要整本圣经。"

第二十二章

"查考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以斯拉记四章十九节

论叛乱的一位朋友来信　叛军的性情　安德森博士来信　上海的叛乱　宣教士的抵达　新居　致马礼逊夫人的信

一八五三——一八五四年

论叛乱的一位朋友来信

"纽约，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十日。

"亲爱的先生：

"家父称我为'哲学家和政治家'，想必是指我的自负，而非我的造诣。若干年前，在我还未活到足以知晓自己无知之深时，我曾对这些头衔略有野心；但近来我已学会在自陈时谦

逊一些，并不惭于承认，这些头衔全然经不起您对我的考验。关于中国的未来，您所提的问题我无法回答。您所讲述的奇事令我瞠目结舌。在我看来，我们正身处一系列大事之中，这些大事正是要打破人心止步于次因的惰性，使我们知道并感受到，历史中有一位上帝。惟有认明这一大真理，对中国的指望才能升为确信。就人类过往的历史而言，我心中找不到任何线索，可以解开这个奇特民族今日光景所呈现的谜；然而我以为，要驳斥那些人的挑剔并不太难——他们自己在更美好的日子初现时毫无喜乐可言，便一心想说服自己：万事仍将如起初一样延续下去。例如，一提到基督教思想在这场中国叛乱中的存在及其明显的影响，整件事就被讥为骗局，理由无非是善中掺杂了恶。他们不肯相信基督教的酵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只因它尚未成就完全之工。这种论调实在奇怪，与历史的一切事实、乃至日常经验最浅显的事实都明显相悖，除了那些'愿望是思想之父'的人，无人会采用这种论调。任何研读历史或人性的人都不会否认：在人类任何伟大的运动中，即便在那些最受我们敬仰的运动里，也掺杂了大量卑劣自利的动机，若非占主导，也是为数甚多。英国宗教改革和美国独立革命就是例证；再看基督教本身的历史，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一千八百多年过去，其真正的子民依然寥寥无几，即便这寥寥几位，也不过半被征服。若要发

现基督教的裨益，我们断不能只在它对个人心灵的直接能力中寻找。既如此，何其怪哉——要证明基督教的萌芽存在，人们竟要求它做出比一千八百年所成就的更多的事！若说我有能力论述这样一个题目，它也实在太大了……"

"……这样大的题目，非一封信所能论述。我为中国今日的局势欢喜，对最终的结果满怀希望。在中国人中间，福音最大的拦阻与其说是误信，不如说是不信。一个人若有恳切的信仰，即便那信仰是错的，仍有指望；但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景况实在可悲。若这场中国的叛乱所成就的，不过是打破长期笼罩的道德死寂，那就已经赢得了重大的一步，为生命和亮光的进入开了一条路。现在请容我问：在上帝之下，这荣耀前景的曙光，我们要归功于什么、归功于谁呢？岂不是归功于宣教的努力，以及那些不顾讥笑、不计表面上微小的果效、忠心恒忍支持这事工的人吗？一想到家父在这崇高事工中有份，我的孺慕之情或许可说是过甚；若真如此，相信您的友情定能体谅。……

"盼您得闲时常来信，我必乐于回信。代向裨治文夫人（Mrs. B.）问好，并再次向您表达友情，及对您事工成功的深切关怀。亲爱的先生，至诚属您的。"

我们从《宣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转载以下文字，出自裨治文博士（Dr. Bridgman）之笔，是他在"为更透彻地了解中华帝国境内这场浩大运动，亲访镇江府（Ching-kiang-foo）、南京（Nanking）与芜湖（Wuhu）之后"，对叛军的记述。读者自会看出，此题与前一封信相关：

中国叛军的性情

"叛军的政体是神权政体，是他们所信的一套'新启示'的发展，如同摩西时代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套。他们最明确地宣称：天父与天兄是一方，他们的两位主要领袖是另一方，双方有直接的交通。

"他们的政体是混合形态，半政治、半宗教。既有属地的官制，也有属天的——至少是神圣的——官制。而且他们的政体是君主专制。旧的帝王体制已被废弃。他们没有皇帝，只有一个'王的弟兄团契'，由天王、东王、北王和翼王组成。据他们的'弟兄'向我们作证，这六位王室人物现都驻于他们的新都，"（原文明列四王而称六位，疑有脱漏）

"……他们称之为天京（Tien-king），即'天都'，又称圣城（Shing-ching）。第一王名叫洪秀全（Hung-sin-

tsinen），又称太平王（Tai-ping-wang），意为'大平安之王'；第二王名叫杨秀清（Yang-sin-tsing）。他们说，耶稣既是天父的长子，洪秀全便是天父的次子；更令人震骇的是，杨秀清在原有头衔之外，竟僭用了新约中指可称颂之三一神第三位格的两个称谓，即郭士立（Gutzlaff）译'保惠师'所用的'劝慰师'（Kiuen-weisz），以及马礼逊（Morrison）译'圣灵'所用的'圣神风'（Shing-shin-fung）。

"这王室弟兄团契自称拥有普天之下的主权，所用言辞毫不含糊。正如天父——至高的主、崇高的上宰——是独一真神，是天下万国之灵魂的父；照样，天王是天下万国的真君王；万国既当恭敬敬拜前者，也当顺服俯伏，向后者进贡，献上珍奇之礼。

"就我们所见，这个新政权以非凡的干劲、秩序和热忱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利益与共。财物粮储丰足，似乎都分别为圣，专为成就他们的大革命这一伟大目标。他们的人数之众、已得之地之广，都很大，远超一般外国人所信。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处在拆毁、摧毁旧秩序的过程中。真是'开路的已经上来'（弥迦书二章十三节）。

"至于他们的宗教信条，我现在只能略说几句。他们固然得了不少亮光和知识，但如诸位所见，其中掺杂着深重的黑暗与无知。去年五月写信给您时，我曾毫不迟疑地说，他们承认神格中有三个位格的教义。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他们手中有圣经译本和他们视为真实的信条，据信其中教导了这一教义。但就现在所知，我不得不怀疑，他们对圣灵是否有任何明确的认识。"

安德森博士来信

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差会干事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致信裨治文博士（Dr. B.）说：……

"欣闻您与裨治文夫人及金梅（King-meh）平安抵达上海，我甚感欣慰，"

"……另有一事相告：艾奇逊先生（Mr. Aitchison）与布拉吉特先生（Mr. Blodget）偕布拉吉特夫人已受派前往上海，拟于下月中旬后乘第一艘便船启程。这两位弟兄都曾任耶鲁学院（Yale College）导师，似甚适合所拟的差传事工。他们抵达后，我们在中国将有第四个布道区，届时您与裨治文夫人也将编入其中。我对这两位弟兄所去的工场深感兴趣——听了您本人、裨治文夫人和金梅所讲的，兴趣更

浓！不过我想，中国妇女大概不如中国女孩子那样聪慧可爱。

"依我看，革命的时局显明：当务之急是先完成新约全书的翻译。据我所知，中国人的新宗教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旧约前几卷书之上。新约显然应当先译、先校。到了时候，我们需要上帝整本的话语。"（见第一卷330页）

以下摘自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一位朋友的信，他论及这场革命说：……

"中华民族的前景变化何其巨大、何其突然！上帝使用您为器皿，恰在此时促成中文圣经译本的成熟——正在同一位掌管万有之手的安排下，其他因由已使这个民族预备好自由流通圣经——这事令您得着何等大的欣慰！一生有此，已足为荣耀。关于叛军的兴起与进展，及其宗教教义，无论正确与否，只要不妨碍更高的职责，您能提供的任何消息，我们都将感激领受。"

上海的叛乱

一八五三年，裨治文博士携家眷返回上海后，寄宿学校在王家码头（Wong-ka-moda）的旧中式房舍中复课；但该处过于潮湿，不利健康，不宜全家再住，裨治文博士便在黄

浦江（Whampu）西北岸一处更健康的地段，暂时租下一栋新建的西式房屋。

一八五四年（原文如此）九月的一天早晨，租界（foreign settlement）的人们惊见所有进城做工的乡下劳力纷纷返回，说城门紧闭，进不去了。原来一股本地叛军已占据了县城，此后十八个月大难临头（按：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史实在1853年9月，此处年份疑原文或OCR有误）。其间，住在城墙附近的宣教士——交战双方炮弹每日在头顶往来——不得不搬离；裨治文博士一家和学校所住的房屋，一度还收容了另外三户宣教士家庭。

宣教士的抵达

艾奇逊和布拉吉特二位先生抵达了，他们的兄长（指裨治文）欢欢喜喜地接待了他们；他欣然用屏风和衣柜把分给自己一家的三间楼上房间隔开，又在楼下一间兼作客厅、餐厅和会客室的房间里给他们在餐桌旁留了座位。裨治文博士夙愿的美国公理会（A. B. C. F. M.）上海布道区就此开创，并成立了一间教会，后来有本地信徒加入；裨治文博士去世时，正是这间教会的牧师。这几位亲爱弟兄的到来正是时候，鼓舞了裨治文博士的心，他重振余力，在征战中得了新的动力。这是他祷告的应允；他们是（我们相信）上帝为这

工拣选的人，与他心意相通，他又能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帮助他们。抵达的第二天，他们就投入了语言学习；很快各人就在自己的岗位和范围里，与百姓往来，尝试与他们交谈福音的信息。但宣教士们不能久占当时所住的房屋——那属于另一个差会，别人也需要用——怎么办呢？裨治文博士说："我来盖。"他手头有一点私款，可在附近买一块地；他决定动用这笔钱，把地皮拿下。他在几位商界朋友面前提及此愿，他们赞成这个计划，说："盖吧，我们帮你。"于是地皮拿下了，主也从那些以襄助此工为乐的人那里送来了所需的款项。伯驾医生（Dr. Parker）——他个人的老朋友——很赞成这个提议，亲身相助，并热心在广州的老朋友中代为筹募，众人一致赞成，踊跃捐输。伯驾医生把他奔走的结果告知后，写道："眼下，我想您可以放心立即动工，要盖就盖好。某先生表示，能有机会襄助您，他和您的其他朋友一样高兴。"（原文人名阙如）

房子盖起来了；西侧安排家眷居住，另一侧（原文至此残缺）为中国女孩子的寄宿学校预备了舒适的校舍——

……东侧，与从前所住低矮潮湿的中式房舍形成欣然的对比。东翼盖了两层：楼下有两间教室和一间工场，楼上是宿舍。主楼同一排另有两间相通的房间，用作礼拜堂，举行

安息日崇拜，学生们的早晚祷告也在这里举行。堂内配有长凳和一台簧风琴（melodeon），风琴是波士顿（Boston）一位好心朋友赠送的。处处讲究便利与通风，为的是保住健康、发挥功用。

新居

他那几位年轻的宣教士弟兄要与他同住一段时日，他们的舒适起居也都妥为考虑；新居的建造与落成，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一八五五年二月，房屋可供入住，他邀了几位朋友一同祷告、举行其他愉悦的仪式，将这住所从上帝手中领受，分别为圣归主使用。其中特备的"先知楼上小房"，第一位入住的是卡明斯牧师夫妇（Rev. Mr. and Mrs. Cummings）一家——他们是从福州（Fuhchau）来、取道回美国调养身体的宣教士；此后，裨治文博士往来各口岸的朋友，乃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分享了这"从主而来"的居所的舒适。

他的书房按自己的心意和设计布置；在此，他埋首于毕生的翻译大业，唯安息日除外——那天他在学校礼拜堂向聚集的师生和会众讲道，并时常与学生及其他慕道者个别交谈。他们若在他看来有真归正的证据，他便为他们施洗，接纳他们进入基督徒的团契。他去世时，本地教会约有二十至

三十名会友。其中，金梅（King-meh）——前文提及的那位——第一个站出来，在父母和全校面前弃绝偶像，承认耶稣是她灵魂的救主；她后来成了得力的助手，带领别人归向同一位救主；到了适婚年龄，她嫁给了一位属美国圣公会差会的本地基督徒。

致马礼逊夫人的信

我们以裨治文博士致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马礼逊博士的遗孀）的一封信作结本章：

"上海，一八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马礼逊夫人：

"除了我的家人和血亲，在我心中，没有人比我的宣教士朋友更亲；"

"而在我的宣教士朋友中，没有比马礼逊一家更蒙我深爱的了。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之于我，亲如我的灵魂。他在世时，我们分隔两地，书信往还频繁。他收到的那些信如今何在，我不得而知；我收到的为数甚多，已交托给令郎在此保管，望他妥为保存，或按您和您子女的心意，转交您或他的某位兄弟。

"马礼逊博士去世后，约翰·罗伯特一度深受不信的'朋友'影响，处境甚险；但蒙良心与上帝的灵扶助，他全心寻求主，就是耶稣，远离世俗之乐，就我们所能判断的，他成了新人。他的一些信可为此作证，但他重生、'从上头生'的更大证据，见于他的生活、日常行止和言谈。他真是为新生命而活。他本人和他父亲离世——其实他们仍活着——离开这劳苦之地，对我，对您，亲爱的夫人，都是沉重的试炼，沉重的试炼。至今我仍深感他们的缺失。想来您读宣教刊物；借着刊物和您的儿子们，常与中国事务保持联系。四十八年，这古老的帝国已大变。新教宣教士的人数，自一八〇七年令夫君开创以来，现已达一百八十八人。"

第二十三章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

丧母的婴孩　离别　又一个婴孩　牧师　他的职责　喜乐　洗礼　著述修养　对圣经的爱　散发圣经重要且是本分例证

一八五五——一八五六年

丧母的婴孩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裨治文博士的宅中——这宅子经他条理分明的心思精心营造布置，处处通光透气——那天早晨，一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亮的阳光，照进了这个家庭的圈子。附近一位年轻的宣教士母亲（克勒克斯夫人，Mrs.　Kloekers，荷兰一差会派出的Z.克勒克斯牧师之妻）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在不衰残的荣耀世界中睁开了眼睛；她留下初生的婴儿——上帝只许她在母怀中爱抚了五个

月——万宝之主曾说："把你的至爱留下，到我为你预备的宅邸来吧，我必看顾她。"随后，一位亲爱的宣教士姐妹（麦都思夫人，Mrs. Walter H. Medhurst，宣教士之妻）来到这对上帝未赐亲生儿女的夫妇家中，问道："你们愿意收养这个丧母的婴孩吗？"回答有些迟疑。问题又问了一遍，这时仿佛有了命令的分量。纵使搬出异教徒的需要——宣教士们已把同情和劳苦许给了他们——也属徒然。"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养育她！"这样的声音，谁能抗拒？一家之主裨治文博士被征询这样做是否妥当，他答道："你们现在有二十五个中国学生要照管，已经够忙了，不过可以试试！"这就够了；为在这新责任上再试探同情心，又把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我们已许身于那么多孩子，这个无助的小生命该如何妥为照料？"金梅道出了众人的心声，答道："收下她吧，我来帮中国乳母。"年轻母亲的遗体尚未入土，婴孩已由乳母抱来；至少有两颗心同声跳动，欢迎这只从主而来的小雏鸟。

或有人问：这事与裨治文博士的生平品格有何相干？须知，这是天意链条中金色的一环，在他心灵深处开发出一眼"长流不息的泉"，又开了一道新的祝福之源。"孩子渐渐长大"，既是从主领受、暂为看管，就献给主、为他养育，在那宅中果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喜乐之泉"。亨德里娜·玛戈·克勒克斯（Hendrina Margo Kloekers）到了时候受了洗；生她的

母亲不在了，另有一位代尽母职。她的婴儿期很快过去，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她……

……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她在这全家履行着爱的使命。裨治文博士相信儿童早早归主；本着这信念，他费尽心思，要把对上帝和他作为的爱，铭刻在这初绽的不朽蓓蕾上。他译经之工繁重；每逢在别的职责中稍得歇息，他便抽空照看这小生命，那是他的消遣。他喜欢引导她看花、看鸟、看家畜、看落日的辉煌；当她的心智开始发育、牙牙学语时，全家人都体会到：有这样一个丧母的小生命可以照料、可以疼爱，是何等的宝贝；她初绽的恩慈使一切都得到了报偿。清晨，常听见小脚丫哒哒穿过厅堂，甜美的声音喊道："爸爸，开开门嘛。"她深知哪里有张开迎接她的怀抱。就这样，这株嫩藤缠绕上那颗慈爱的心——那心与耶稣的心一样，为全人类跳动着同情。玛戈（Margo）刚会含糊念"我们在天上的父"，裨治文博士每天中午就把她带进书房，与她一同祷告、为她祷告，教她祷告。她说她喜欢"短祷告"，他从不让她厌烦。两岁起她开始上教堂，坐累了就站在座位上，白嫩的小胳膊搂着他的脖子，或用小手指绕着他的头发玩，却从不吵闹。他叫她"小星星"，取自她每晚就寝前常念的儿歌：

"晚安，小星星，

我要上床去，

头枕下之时，

求得甜美安息，

枕上睡去，

直到晨光，

那时你将隐去，

我将发光。"

离别

但离别的时刻来得太早了；玛戈四岁那年，不得不去更适宜的气候之地。她被告之要乘"大轮船"，和她亲爱的爸爸同去；此前数日，人们从阳台上指给她看那船，她心中充满了航程的美好想象。时刻到了，这个养女一臂挎篮、一臂抱娃娃，由两位——她的爱她年纪尚小还不能领会——怀着挣扎的心情牵着她登船。小舢板离开"大轮船"时，亲爱的玛戈最后一次说出甜美的"爸爸晚安"，仿佛只是回育婴室睡觉；但嫩藤被扯断，两颗心一阵剧痛。你们这些蒙福有儿女、又屡屡被召忍受这试炼的宣教士啊，……

……我们理当学习与你们同感。当康斯托克夫人（Mrs. Comstock）为儿女得享故土之利而与他们分离时，她那声"耶稣，我们为你做这事！"说得多好！那个宣教士之家失去了一道明亮的阳光。

次日早晨，一位佩服他自制力的人对裨治文博士说："真不知你怎能忍住不哭。"他答道："你看不见我的眼泪。"

光阴流转，又有一位妻子、一位母亲，又一次生产，又一次死亡；那位年轻的宣教士朋友（指克勒克斯牧师）再次痛失心中的第二位伴侣，又留下第二个丧母的孩子——玛戈的小妹妹艾米莉（Emily）。她也在曾庇护过姐姐的同一屋檐下，得了保护、照料和暂时的家；她听着同一慈爱的声音，用他自编的儿歌哄她入睡；数月之后，那声音在死亡的寂静中沉寂了，那双臂再也不能环抱她小小的身躯，她望着他惯常抱她穿过的厅堂，如今空空荡荡——映入眼帘的面孔都带着悲戚，颤抖的嘴唇和迸发的哭声，诉说着这颗小心灵的哀伤：再也见不到那身影，再也感受不到那怀抱，再也听不到那紧闭的双唇哼出的摇篮曲安慰婴孩的耳朵。但她停留短暂；不到二十个月，她便如那位爱她、先她入坟墓的人一样，应召"上到这里来"，与天使同住。

"人生阅历，看似纷繁万千，摊在过去的广阔图卷上，可归结为一个生命。信心在心中写下那生命的道德诗篇，借着灵魂吹出完全道德和谐的乐章。"

牧师——他的职责

现在该谈谈作为牧师的裨治文博士了。前文已提及艾奇逊和布拉吉特二位先生的到来，以及布道区组成教会。就在这一年，第一位本地会友加入了这间教会。裨治文博士的备忘录中有这样一条："主日，一八五五年五月六日，华历三月二十一日，金梅受洗，被接纳进入教会团契。"这位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如何被吸引到十字架前、接受其教义，将在适当的地方由她自己讲述。上海这初熟的果子令人鼓舞，这位年轻的门徒也成了带领别人认识真理的帮手。裨治文博士虽视译经为他所蒙召的……

……他蒙召专做此工，宣教士同工也承认他深堪此任；然而牧师的职责——他总能挤出时间，尤其在主日——令他甘之如饴。这第一位本地会友时常探知别人的心境，向她的导师裨治文夫妇汇报；他便个别约谈，与他们谈话、祷告，温柔而忠心地引导他们走上所寻求的新路。

"一八五五年九月二日，华历七月二十一日，王家妈妈（Wong-ka-mama），即王太太（Mrs. Wong），受洗加入教会团契，年五十一岁。"（她是金梅的亲戚。）"同日，另一名十五岁的学生也被接纳，名叫桂芝（Quazee）。"

王太太听福音已有约两年。一日路过一位宣教士家门口，听见他讲耶稣，讲他舍命救人脱离罪与苦。叛乱期间，她年迈的父亲和儿子被困城中。一位宣教士朋友从中出力，帮她把儿子接出了被围之城；但她父亲年事已高，房屋起火，葬身火海。她常来宅中，对福音显出兴趣；在年轻亲戚金梅带领下来到裨治文博士的书房，领受了似乎蒙福使她得救的教导。

喜乐

他虽不敢说有宗教复兴，但此时道似乎有了果效。他以牧人般的看顾牧养这小群羊，毫不妨碍他毕生的译经大业，反为他的宣教职责增添了趣味与变化，使之扎根本地；他的同工布拉吉特和艾奇逊二位先生则专心巡回布道。一八五六年六月一日，又一名学生加入门徒行列；随后是学校的舍监，接着是她的两个女儿，再是一位母亲。有一次，在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一名男子偕妻子、弟媳（他兄弟的遗孀）、自己收养的小儿子和弟媳收养的孩子，一同凭信认被

接纳。这些人受教许久，经过考验；他们被接纳进入教会团契时，场面庄严肃穆。（*那男子有两个妻子；他承诺与第二个分开，不再称她为妻。她也接受了基督教义，同时受洗被接纳。）

洗礼

家庭祷告与每日读经研经在这个中国家庭中已成定制。裨治文博士常去看望他们，见他们正这样行；这男子和几位与他同样受过教育的人——他能读能写英文——在裨治文博士的牧养教导下，成立了安息日查经班。这位中国弟兄的恳求之声，常从那书房传出，使牧者得造就。这样聚集了二十多人，此外还有一名十三岁的英国孤儿——天意把她安置在这家中受教；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日本孩子，需要父亲般的照料。同日被接纳到主的桌前（他幼年已受洗）的，还有梁发的儿子梁德（Leang-ateh）——这孩子承载了许多祷告，受了许多栽培。在裨治文博士眼中，他如同养子，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欣慰的了。谁能忍耐到底，我们不知道；但这些是宣教士灵魂所乐的甜美劳苦中的一部分，因为世界之救主爱他们。

著述修养

在这诸般事务中，或有人问：还有心智修养的机会吗？有；即便是宣教士，也有时间增进才智，只是这样的机会惟靠勤勉节俭才得。他早已辞去《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主编之职，这份刊物由他能干的朋友卫三畏博士（Dr. S. W. Williams）续办至第二十卷而终刊；但这才干不可全然埋没，又开了操练长进之门：宣教士们每两月一次，就与其工作相关的各题目展开讨论；还有上海文学科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裨治文博士任会长，偶尔为其会刊撰稿。这个学会不限于宣教士，欧美来华的科学考察者也常是撰稿人。以下摘录裨治文博士就职演说的开头和结尾，可见该会的宗旨：

"文学与科学，仅次于真宗教，是人类最丰盛、最高贵、最灿烂的装饰。在这两方面，即使没有启示真理的帮助，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最大的进步，惟在文学科学于其神圣影响之下被培植之处。'在这古老的帝国，据我看，中国人之所以从未能登上更高的台阶，主要或完全是因为缺少这种影响——造物主显明是要借它赋予人心一切官能以活力，……"

……只能屈居万国之林的次等；在文学科学的造诣上，他们虽远胜多数近邻，但总的来说，远逊于基督教列国。'本

会诸君以文学科学团体自居，所处境况足以激发极大的热忱。许多人相信——也尽可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上海将成为东半球最受瞩目、影响力最大的中心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大的。基督教世界受过教育的人士汇聚于此，在各行各业中活跃效力，上海何日成为这样的中心，文学与科学在启示真理的神圣影响下，何日就必在此找到苗圃和家园，向四方——直到这泱泱大帝国的极边——散发有益的影响。'我们行动的动力又大又多，与古今中外其他类似团体所处的境况相比，尤其显得如此。我们兼得古今之美；这里有一个比地上任何帝国都更古老的帝国，其文学科学似乎与国祚同始；我们周围的人口，恐怕不下四万万，占全人类整整三分之一。'诸君，本会既占此高地，就不要胆怯，不要手软；一面恳切地把我们的工作交托给上帝慈爱的看顾和同胞的善意，一面尽力使这一切劳苦于己有荣，于当代有益，并多方促进上帝的荣耀。'"

对圣经的爱

裨治文博士虽留意当时的一般文学和时事，观察一切过往之事与基督国度进展的关系，但他对圣经的爱炽热，随年岁与译经之劳而增长。他研读旧约圣徒的品格，以此为家庭谈话的主题，并欢喜盼望在上帝宝座前与他们相见。约伯记

的崇高深深吸引他；约伯在苦难中、在朋友讥诮下的忍耐，令他钦佩。

散发圣经重要且是本分

中国人中间凡显出对圣经有兴趣的事，他都一一记下；以下致美国圣经公会布里格姆博士（Dr. Brigham）的信可见一斑：

"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觉：新旧约的部分经文应当立刻散发，越广越好；上帝整本默示的话语应当预备好，印成精美的版本，凡有机会就分送。"

例证

"现在容我向您讲一个刚得知的例子；类似的必还有不少。

"去年，一位邻省安徽（Ngan-hwui，产茶山区，茶叶由此运至上海）的中国人来到……"

"去年，一位邻省安徽的中国人来到本市；回家时，他带走了一本新约圣经。"据这位现今又来到本市的人向我们一位宣教士朋友陈述，那本圣经在山里的许多邻舍中，已被当作圣书接受和诵读；已从它抄出七部完整的手抄本，另有许多

部分经文的抄本，正在背诵。"此人所居之地，四围高岭环抱，形如剧场，仅一条狭径可通，易守；那里聚居着许多家庭，多以种茶为业，闲暇甚多，好读书，于是争相求读这本新书，越读越有人求。最后议定，每人留书不得超过两日；终至决心照前述抄写并背诵。"报信的人说，他们想要另一部分，就是新约所续的那部分——他们尚未见过的旧约。"这些人与叛军近在咫尺，距南京仅六七十里，距我们约一百五十里。"弟兄啊，您看上帝如何使他自己最荣耀的话语得尊荣。哦，我心切愿把这本蒙福之书全然预备好，送给这千百万人。"

第二十四章

"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彼得前书三章八节

社交品格　禧年　官话口语　勉励的信　归主者　宁波之行　雪谷之游　一场宣教士婚礼　返回上海　致神学生的信

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

社交品格

这部传记的主人公感情极其善于交际；他对朋友的感情温厚热烈，对他所服侍的圣工亦然。在他眼中，宣教士群体是一个大家庭；弟兄之爱链条中最坚固的一环——对基督的归属和对他圣工的归属——使众人在目标、对象和努力上合而为一，任何可能存在的宗派差异，都不许损害这环。

禧年

一八五七年是在华宣教事业回顾的立足之年。这是禧年：九月五日，是第一位新教宣教士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抵华五十周年。上海众宣教士中，惟裨治文博士有幸与他相识。这是个追忆的季节；为愉快地纪念此时，他把他们全都请到家中，共七十一位。出席的除了……

……七十一位中实到了六十三位，即：男士二十五位、女士十九位、孩童十九位。这是个节日般的聚会，宗教仪式与社交往来兼有。下午众人聚集，裨治文博士主持。他先请一位弟兄祷告，然后简述七世纪景教（Nestorians）在华之工——"成就有限，为时短暂"；接着是天主教传教士，"约在十三世纪末进入中国"。他们译过部分圣经，写过许多佳美的小册子；但据他说，整本圣经，乃至完整的新约，"据我所知，他们尚未赐给这个民族"。他将过去与现在对比，列出福音在这大民族中进展的拦阻：极端的排外、对外国人的偏见、偶像体系对他们的牢笼；得出结论：综合来看，已取得的进展足以激励他的宣教士弟兄和本国的教会，继续恒忍努力，把福音传遍中华帝国。"翻译、讲道、教导上帝的话语，用活泼的声音和印刷的书页，把它完完全全、纯纯正正、大有能力地传扬开去——这就是上帝按他美好的护理，乐意差

遣他一长串仆人去做的工，亲爱的弟兄们，你我也在其列。"我们的呼召既高，将天国向这帝国千万人敞开的托付，责任实在惊人；我们当儆醒、禁食、多多祷告，又大勤劳苦，好好料理，免得我们衣襟上有灵魂的血；好好料理，免得我们失败——恐怕在我们之前的景教徒和天主教徒中，不少人正是这样偏离失败了。"论到我们在这工中各自的本分，无论集体或个人，我们都深知不该胆怯，不该失信。尽我们所能，都当竭力使我们周围的中国人作门徒。若我没有大错看时代的征兆，和已经发生的许多大事，……"

……自新教宣教士在此开工以来，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中，我们在这些护理的作为里得了坚强的鼓励，都是要催逼我们恒心、勇敢、热忱地前行，深信到了时候，若不灰心，就必收成。'各差会年长的同工述说了他们的劳苦与果效，穿插着一位弟兄的祷告；接着有圣乐声乐与器乐，最后上了茶。这是个愉快的夜晚，孩子们为'宣教禧年'的欢乐增色不少。"

官话口语

今年的译经之工由裨治文博士独自推进，卡尔伯特森先生（Mr. Culbertson）回美国省亲不在；他在致干事的信中

说："新约一半，以及创世记、出埃及记，已译成官话口语；诗篇译完，现正译传道书。"

勉励的信

"'您问，官话口语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说话方式，也是一种书写方式，朝廷上下、全国各地的官员和文人都用它。行路人若说得好，走遍全国都通行；开口说话，官员、读书人都能懂，许多不识字的也能懂。'我们（本国语言）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别，远小于中文。他们的圣书（经书）文体简奥，读给听众听，几乎没有一个平民、也很少有读书人能懂，简直如听希腊语、希伯来语；但官话口语简明，可说、可读，读书人能懂，不少不识字的也能懂。"（《宣教士先驱报》258、259页）

归主者

厦门（Amoy）福音的果效令裨治文博士大得鼓舞；一位宣教士写给他的信中几段摘录，或可引起读者兴趣。论到工场，写信人说：

"在这里，我们有百般的激励，不只有投身这荣耀之工的平常动机，更有成功的激励。您提到厦门归主者的品格：他们是温柔谦卑跟从耶稣的人；论知识，他们诚然是婴孩，但

论爱耶稣，其中有人是壮汉——最热切地爱上帝的话语，最虔诚地研读，专于祷告和话语的服侍。那里……"

"我们教会没有一位会友是不能被点名带领祷告的；他们每日研读话语，每晚为此自行聚集。考查做得极为仔细，远比本国多数情形严格；即便考查已极审慎，接纳进教会还常常延迟，为要显出更多改变的凭据；并且非经教会长老一致同意，无人被接纳；放弃祖宗牌位、顶住亲友的反对，本身就是这工真实无伪的不小凭据。我的结论是：上帝的工显明在他们身上，比显明在本国大多数教会会友身上，更少可疑之处。'感谢上帝，您正从您可爱的小群体中收果子：我永不能忘记他们；他们中有人站到主的一边，我毫不失望；您的信心、劳苦和祷告，断不能不得庄稼之主的祝福；这是我在享受您盛情款待时的心意，也是我离开您之后思想您和您的工作时的心意。'"

一八五六年间，裨治文博士访问了福州（Fuhchau）。离家两周后返回，带着一位亲爱的宣教士姐妹杜利特夫人（Mrs. Doolittle）去世的哀伤；皮特夫人（Mrs. Peet）不久也相继离世。但论到那城，他写道："福州各方面看，都是中国最好的工场之一。气候健康，四围风景极美，城中'有许多的百姓'（使徒行传十八章十节）。它能否逃过内战的动乱

灾祸，无法预见。上帝必引导，使万事为信靠他的人效力。"
"那布道区果子不多，不该使任何人灰心；只愿那里的宣教士以增长的信心和热忱继续劳苦，本国教会中那布道区的朋友们也信心热忱增长，归主者必增多。我深信，有一日它必成为不亚于厦门的禾场。"

宁波之行

这一年十一月，裨治文博士夫妇作了一次宁波（Ningpo）之行——筹划已久；自从美国回来七年，他们几乎一直埋首工作，极需换换环境。同行的是艾奇逊先生和康诺弗小姐（Miss Conover），后者属圣公会差会。夜间航行数小时，便到了韦氏夫妇（Mr. and Mrs. Way）家中蒙款待。这些朋友所属布道区的劳苦，大蒙上帝的灵赐福；他们的……

……他们的学校，歌声训练得何等优美；许多归主者温柔谦卑的行事；异教徒听福音时专注的会众——都深深吸引了这些旅行者；加以夸特曼先生（Mr. Quarterman）新近因恶疾凯旋归主，来自各差会的宣教士促膝交谈、分享悲欢时，心绪更添柔和与降服。此行之乐，又添了雪谷两日两夜之游：行程方式多变，先乘人力摇船，再坐山轿，换班的轿夫步履稳健、抬得平稳，把我们抬上陡峭山径，脚下是深

壑、青谷和清澈的飞瀑。昔有人问："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如今人也常问：中国有好看的风景吗？通往山顶——山顶有一座佛寺——的山口，没有比这更幽奇壮美的了。从这称为雪谷（Snowy Valley）的高处，有一挂瀑布，不亚于卡茨基尔山（Catskill）上的那挂。我们在寺中投宿，安顿好过夜的事，便散步到瀑布倾泻之处；那是一道深谷，深得溪流望去如一线光明。一名中国人走近悬崖，超出本意，吓得战栗后退，谢他的神明没有让他跌下去。我们回来用晚餐，吃的是自带的野餐干粮；饭后欢然交谈，直到安歇时候。我们在这山顶上与万物隔绝，处境新奇；寄身偶像庙宇，楼下装神弄鬼正酣；我们在楼上，借着一盏幽暗的灯，自得其乐——同行中几位如今已在天使行列的，从机智幽默的丰盛积蓄中供应欢笑。

雪谷之游

清晨天亮，东方秋色明丽，凉风习习，我们准备回程；我们虽宿于拜偶像的庙宇，却没有忘记所侍奉的上帝；锡安儿女的祷告诗歌已从这山顶上升，我们精神焕发、筋骨舒畅，不可久留于此。一种新奇独特的行路方式等着我们——是乘筏，都为此游增添了变化。下山时……

下山时我们都步行；穿过村庄，成了众人好奇围观的对象，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到前头，好把我们的脸看个清楚。他们的议论十分逗趣；同行若有年轻人，或许会听见"出赖西"（chu-lae-se，意为"很俊"）的赞叹；说到另一位："他们老了"、"好大的狮子脚"、"好白啊"；又招呼邻舍来看洋人，直到聚起一大群。他们一直送我们，直到我们安稳舒适地坐上竹筏；一名中国人用长篙撑着，筏子在浅水面上滑行，水底铺满清澈的卵石。筏行一日，其间我们用了午餐，谈天、唱歌，饱览所见，然后回到我们的船上；数小时后，一行人便回到了宁波。

一场宣教士婚礼

又过了两三天，婚礼到了：一位鳏居的宣教士——亲爱的艾奇逊的挚友——与一位在印度做工的宣教士的孤女结为连理。这是喜乐的时刻，理当如此，只是大雨倾盆，仿佛天开了窗，整片水倒下来。过河要坐浅而粗陋的小船（远不比本国漂亮的渡轮）；从教堂到新娘家还有长长一段轿程，轿夫不懂上海话，又把轿子抬回了河边，几乎回到我们上岸的地方；但"变化是生活的调味品"，对中国人、轿夫多一点忍耐，加上言语不通时通用的手势语言，再加恒忍，能胜过许多为难。在这婚礼上，裨治文博士遇见几位早年在华结识的

老朋友；他被请致辞，便欣然致辞，为大家的欢乐添彩；到了时候，新郎新娘告辞，去乡间度蜜月。

返回上海

在宁波一带逗留三周，足以使宣教士们恢复元气，他们欢欢喜喜回去做工。

致神学生的信

我们以裨治文博士的一封信作结本章；此信发表于《波士顿记录报》（Boston Recorder），致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Amherst）与安多弗（Andover）的基督徒学生——大学生和神学生：

"亲爱的弟兄们："

"上帝以他无限的怜悯，感动了美国众教会千千万万的心；同时，他以他莫测的护理，为我们开了通往中国四万万人的门路。此信到你们手中之前，四约缔结的消息——不在北京，而在天津，距这帝国首都仅七八十里——必已传遍欧洲和美国。俄约签于六月十三日，美约签于十八日，英约签于二十六日，法约签于二十七日：中方由皇帝的两位大员桂良（Kweiliang）与花沙纳（Hwashana）代表；四国方面

分别由普提雅廷伯爵（Count Poutiatine）、里德先生（Hon. Mr. Reed）、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与葛罗男爵（Baron Gros）代表。按这些条约的规定，一经批准在中国公布，基督教宣教士不分宗派，在中华帝国全境旅行居住、随处讲道、不受搅扰，即为合法合宜；中国人也同样得允许信奉和遵行耶稣基督的宗教。这些，连同四约的其他条款，总的来说，为基督教提供了最充分完全的宽容，同时保障了许多传扬的大便利。过去罗马天主教徒曾受逼迫、被明令取缔、财产被没收；法国条约中有一款规定：'凡从前在中国由政府命令所书写、颁布或刊行、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一切文字，借该条约在各省全然废除、归于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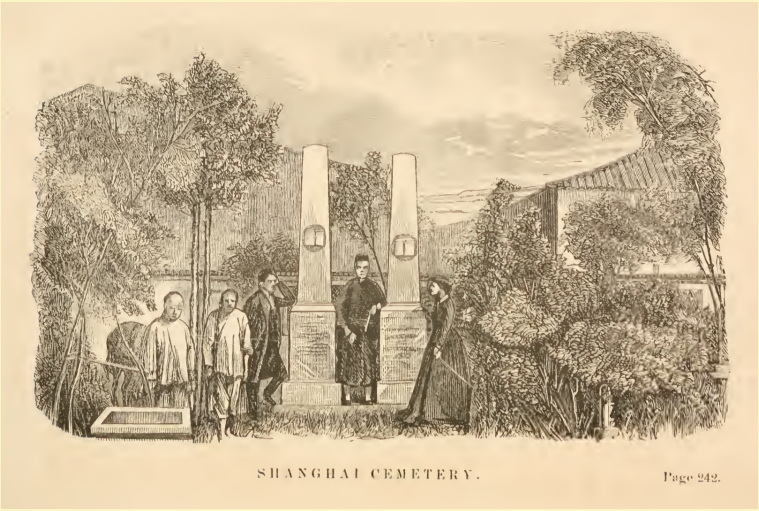
"地上四个最大的基督教强权的全权代表，竟这样立约、为上帝福音的推进作出预备，实在希奇。真是耶和华的手。他定意并促成如此；这工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为这奇妙的开门，我们要称颂他的圣名，壮起胆来。那么，借这护理，上帝现在对他的百姓——集体说，就是众教会；个别说，就是基督的众门徒——说什么呢？他屡次，不只借他的话，也借他的护理说话；当他用这样清楚、这样奇妙的声音说话，我们更当小心，不可误解他的信息。万物都是他的：土地、房屋、船只、货物、金银，出自地、海或人手的一切出产，以及万人。不，我们的……"

"不，我们的身体也是他的；我们当把一切，连身体也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在中国，长久为这大民族敞开的门路祷告儆醒，若不尽力把马其顿的呼声（使徒行传十六章九节）传得越远越好，就觉得亏欠了本分。对你们——在我们的母校和先知学校里的人——我理当呼喊：来吧，尽快来，越快越好。到教会去，到本国的牧师那里去，到宣教公会和差会去，说：'差我们，"差我们去中国。'弟兄们，立定心志；教会若不差你们，就另想法子来，定意把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哥林多后书十章十六节）。

"有过这样的例子：处境与你们今日相似的年轻人，以为自己还未到外国工场，工就做完了；有的觉得自己没有做外国宣教士的资格和恩赐；有的以为留在本国能做得更多。但我问你们，大使命是怎么写的？'你们往普天下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这话，是对你们说的，还是不是？这里我只好留给你们判断。现今的光景是：我们在中国，约八九十位新教宣教士，对着——如我已说过的——四万万人口。若平均分配，每人分得多少？这样分成的'教区'，与美国的教区相比又如何？在我看，不只我们一切堪任圣职的年轻人，除极少数例外，都该去异教徒中；本国的羊群还该差出相当数量的牧师来帮我们。这些劳苦并不均等。使异教徒归正的责任

刻不容缓，人人有份。新的美国条约正在送往华盛顿途中，其中一款有这样的话：'基督教（该款所指）教导信奉者，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且慢！我翻到……"

"……译文作：'基督教的原则，照新教和罗马天主教所信的，被承认为教人行善，教人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新约的'约文'中就是这样写的。你们知道，每一位真基督徒都知道，这宣言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若不这样行，就亏缺了当归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认信和我们得荣耀之救主的尊荣。亲爱的朋友们，蒙主耶稣救赎、为他所爱的人哪，我心里切愿就这本分与你们辩论。但我手疲乏了，对这百姓的其他职责，要耗尽我全部的力量。因此，我只好向你们告别。愿好牧人引领你们走正路。忠心爱你们的，以利亚·科尔曼·裨治文（E. C. Bridgman）。"



图六　上海墓园

第二十五章

"过些年后，他们必彼此联合……来立约"——但以理书十一章六节

新条约　谈判期间的裨治文博士　梅西先生　他的病与去世　艾奇逊先生的病、去世与安葬　上海墓园　英军之败　忧伤　梁发一家及其子　叛军逼近　年度报告　小教会令人鼓舞的增长

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

新条约

据一八五八年七月《布道通讯》（Mission　Letter），发生了值得略记的大事：——"最近在天津签订的条约——一方是中国，另一方是西方四强：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使我们满心虔诚地感谢上帝。那些如今已俯伏在宝座前

的，和许多仍在忍受日间劳苦重担的，他们的祷告蒙了应允。排外的高墙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墙曾长期横在救恩的使者与这帝国将亡的千万人之间，成为可怕的拦阻。从今以后，再没有嫉妒的官员或成见的百姓，有权对滚滚向前的福音真理浪潮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约伯记三十八章十一节）。"当我们回想马礼逊开工时的境况……

……他在广州开工时的境况，以及首批归主者在那里所受的刻骨逼迫；如今御玺已盖在这样的文字上，我们岂不该惊叹：'上帝行了何等的大事！'（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这信仰，五十年前还被明令取缔、被视为非法，从今以后要受尊重、受保护；它的信奉者，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都获准把它的得胜扩展到皇帝广袤疆域的每一部分。"（《宣教士先驱报》54卷364页）

谈判期间的裨治文博士

联军与中国皇帝谈判期间，裨治文博士深为关切；他与各国全权代表相熟，秘书不在时，常乐于为他们翻译官方文件，略尽绵薄。他喜欢请他们到家中社交往来；他们也常乐意听取他的意见——他深知中国人的性情，懂得当今大政治运动对他们与外国列强交往的影响。但这一切礼尚往来——

作为基督徒绅士，他自会回报——从不容它们把他从工作中拉开，也不损他作为十字架下劳苦宣教士的品格。

梅西先生

这一年，梅西先生（Mr. Macy）——前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敬爱教师——加入上海布道区，众人如迎同工，热诚欢迎。

他的病与去世

每添一位生力军，年长的宣教士手就得坚固，努力就得新动力。但梅西先生的路程很快走到了尽头。一八五九年四月，他染上了融合性重症天花。艾奇逊先生与布拉吉特夫妇以不倦的爱守在他床前，艾奇逊先生写道："人力与慈心所能想到的都做了，要挽回这无法遏止的病势，免其致命，终究徒然。他心中充满上帝之完全和基督之爱的崇高慰藉之念，这些是他舌头最常谈的题目。一切平安宁静。"

以下裨治文博士论梅西先生去世的信，发表于一八五九年七月《波士顿记录报》：

"上海，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致《波士顿记录报》编辑：

"我们心忧伤，诸君听了也必忧伤——又一位掌旗者倒下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同工，威廉·艾伦·梅西牧师（Rev. William Allen Macy），被从我们中间取去。他于本月十日早晨死于天花。他已几乎办妥一切，预备进入北方一省，在新教宣教士尚未踏足的许多'以外之地'，竖立我们得救元帅（希伯来书二章十节）的大旗。"（《宣教士先驱报》55卷251页）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况下，他被取去，我们自然而然、几乎本能地转向圣职中的年轻弟兄，和将要进入圣职的人，切望看他们中有谁速来接替他的位置，不只填补缺口，更帮助我们扩展防线，在中国本部十八省遍建新站。他的死是沉重的打击，严厉的苦难，痛苦的试炼，惨痛的丧亡，庄严的管教——'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约伯记五章六节），乃是上帝的手加在我们身上。在这奥秘的护理中，上帝的声音是什么？基督徒长久祷告中国得开门，差出了他们为数不多的儿女。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开了这广大人口众多的帝国。他祝福了、也正在祝福他仆人的劳苦。过去六个月的归主者，恐怕比新教在华宣教前五十年还多。在这样的时刻，上帝却召去几位，如今把我们的这位弟兄安放在坟墓里。但命令仍在：把福音传给万民，使万民作门徒。为何自称属上帝的人中，有这么大一部分能对他们神圣救主的这工袖手旁

观，真难理解。论他的百姓、他的跟从者，基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我们听了许多关于一八五八年大复兴的事，认明其中有我们上帝美善的手。如今我们等候它丰盛的果子。在这庄严的护理中，我们亲爱弟兄的离去，岂没有无声的声音说：来吧，快出来，速速走遍各省，宣讲福音，分发圣经，把这四万万人引向上帝的羔羊，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在某种程度上——目前还很小——我们这里似乎正享受主面前的舒爽时期。"

"近来我们各布道区几乎都有归主者。本月初的第一个安息日，裨治文夫人的寄宿学校中有一人站出来认信基督。她是我们女校的第四位归主者。几乎同时，一位多年前在槟榔屿（Penang）学读圣经、直到最近全然无动于衷的中国青年，站出来显为新人，切愿跟从基督。这些岂不是美好的迹象、上帝同在的确据吗？在这罪恶试探的受考世界里，无人安稳，无人注定得来世的尊荣，除非是归向基督的人——上帝的选民。别人或可长寿于世、家财万贯、得人的尊荣；但当他们的身体归于尘土、灵魂回到赐他们生命、赐他儿子作灵魂赎价的上帝那里，因忽略了那大救恩，永恒的羞耻惊恐必是他们的分，'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

"过去数月，自大复兴开始，成百、成千、成万的人归正，被带进基督的羊圈，立志作主的百姓，认他为他们的万有。若这封信落入这样的人眼中，我要为这未归正的千万人恳求他们，成全那爱之律——如今已载入对华新约：'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我也要恳求他们记住使徒的劝勉：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主。不只地上一切财宝——一切金银、田野走兽、海陆出产、一切货物——是主的，我们的身体灵魂也是他的；除分别为圣归他的人，无人能安稳，无人能永蒙福。这分别为圣，不只靠命令催促，也靠榜样——神圣的榜样和人的榜样。读者自然料到第一个、我们惟一神圣的榜样：那可称颂的救主所赐的榜样——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请翻开圣经，读这节经文及其上下文和相关经文；然后为这题目祷告，看看异教世界：印度两万万灵魂，中国四万万灵魂，日本两千万；再数算交趾支那（Cochin-China）、暹罗（Siam）等地其余的万万千千，然后立志行动；在永恒之光中行动，确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让我们谨

慎，免得我们衣襟上有灵魂的血。人的榜样，举两个就够了。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归正就把自己献给主，他的祷告是：'愿上帝把我安置在宣教禾场上困难最大、在人看来最无法克服的那一部分。'他归正时是个学徒，做着卑微的鞋楦匠，年约十六岁。就在父亲的作坊里，他立刻开始读书，并为使别人归正做基督徒之工。他每日亲手做工十二小时，圣经常摊在面前。学徒期满的第二天，他进了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按部就班，又进了戈斯波特（Gosport）神学院；一八〇七年二月，刚满二十五岁，他告别朋友和故土，孤身一人、在地上无一相识，来到拜偶像的中国。在这里，披甲未解，一八二四年八月一日深夜，他躺下安息，那是他宣教工作的第二十七年，他五十三年的人生。他起手时一无所有，只有一双手；父亲家贫，更起初反对他做宣教士。但他已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论舍己，威廉·艾伦·梅西正像罗伯特·马礼逊。他初次启程来华时，才二十出头。这是他所拣选的【原文文件至此截断】

而就在这里，在本月十日的早晨（如前所述），他正当壮年，被召去了。我们深信，他是去补足那"如同云彩围着我

们的许多见证人"（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的灿烂行列——像古时的希伯来基督徒一样，我们如今也被他们环绕。

他原有一些产业，但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正慷慨地分送出去，并放下各样的重担，好奔那基督徒的路程。再过几天，他原打算与艾奇逊弟兄一同启程，前往中国北方。

我再说一次，我们的心忧伤，因为这是沉重的打击，是严肃的管教。谁肯过来，在主的圣工上帮助我们呢？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自从新条约签订以来，商业大受推动。资本不缺。这里的商务代理人，手头有成千上万的资金催着他们使用；本国的商人和商号也正热心利用这些新开的门路。为着这些事，人手——无论老少——都不缺。不久前，上海这里的领事馆一出缺，消息传到美国，几十位候选人争先恐后，要谋得这个职位。诚然，"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加福音十六章八节）。甚至基督徒，在属世的事上，也常常比在属灵的事上更精明、更热心。事情实在不该如此。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人，我们一些布道区还严重缺少经费——不仅缺少购置圣经、单张和分发器具的经费，连糊口的经费几乎都缺。在这座城里，有许多商号，其日常开销大大超过我们所有布道区开销的总和；而我们本国政府的一艘军舰——明尼苏达号（the

Minnesota）——来华巡航期间，每天的花费就超过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全部差传事工的总和。就世界的归化而言，诚然已有破晓之光；但就差传而言，教会中的"大觉醒"仍有待出现。愿圣灵降临，加速它的来到；愿锡安的儿女醒来，穿上能力，上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强敌（参士师记五章二十三节）。

忧伤中属您的，

裨治文（E. C. Bridgman）。

裨治文博士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三名学生——曾在上海的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学校就读——曾亚万（Tsen-awan）、唐亚九（Tong-aku）、唐亚富（Tong-afoo），自费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作为爱与敬意的自愿奉献。"

病榻旁所需的同情、照料与体力，耗损了尽这些职责之人的健康，艾奇逊先生（Mr. Aitchison）尤其如此。他仍想实现去北方寻找工场的愿望，为此继续学习官话；经差会同意，他在行将前往北京的美国公使馆（American Embassy）中谋得了一个职位。

艾奇逊先生的病、去世与安葬

布拉吉特先生（Mr. Blodget）说："他于八月四日病倒，到北京已有八天。十五日，他在前往海滨的途中去世——死在轿子里，葬于渤海（the gulf of Pechili）之中。"（《宣教士先驱报》56卷25页）

上海墓园

随附的插图是上海墓园的一景；两座方尖碑，一座标示善良的梅西先生（Mr. Macy）之墓，另一座与之相同，是他的宣教士弟兄们为纪念亲爱的艾奇逊而立。这幅图画的是1861年春裨治文博士夫妇的一次凭吊；两座碑之间的中国人，是布拉吉特先生教会的一位已受洗本地信徒。左边那位以手支颐的，是裨治文博士；这两座碑能立在花岗岩的台座上，他费了许多心力。另外两个人物是苦力，灌木丛中还有一匹马。裨治文博士的神态容貌，比平日更显忧伤；这也不足为奇——他想到的是，这样两位有用、亲爱、正当壮年的弟兄，相隔不到半年，先后从宣教禾场上被接去。秋叶飘落之时，他的灵魂——我们相信——也乘着天使的翅膀，被接到天上的居所；他的遗骸，就安睡在图前景那块桌形石碑之旁。

英军之败

裨治文博士天性极其乐观；但在下面这封1860年10月3日的信里——信中提及英军之败、英法条约未能如期批准，以及差会的丧亡之痛和新同工迟迟未到的失望——他说，这一切"使我极其忧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异乎寻常的久未通信"。

忧伤

"这些苦难的安排，这些不顺的事件，我们现在未必能全然明白；但我们如今所不知道的，在上帝的美意中必将知道。他所作的一切都好，他自为自己的解释者，必照他自己最好的方法，引领他的选民得尊荣，享无尽的福乐。他必使光明从这一切乌云中迸发，使如今看似忧伤灾祸的事，生出美善。中国得救赎的日子近了。若我解读时代征兆没有全然错误，那么中国以诚意敞开大门、她的儿女大批顺服耶稣之道的日子，已不太遥远。

"昨日，我们教会领圣餐的人数翻了一番，现共有十四位，已公开认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新添的七位中，两位是学生；一位是已故布道人梁发（Leang-afah）的独子；其余都是同一户人家的成员。那是个庄严而

喜乐的安息日，对我尤其有意义，因为那是我在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差派下服事满三十年的最后一天——我受派为中国宣教士的委任状，日期是一八二九年十月三十日。"

梁发一家及其子

关于罗氏一家（the Lo family）和梁发之子，若能细述他们一步步被引到基督面前的经过，那是何等美事。他们看来是真归正的人，我们为他们欢喜，虽是带着"恐惧战兢"（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他们如同羊圈中软弱娇嫩的小羊，格外需要警醒的看顾和恳切有效的代祷，因为惟靠上帝的恩典，他们才能站立得住、得以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朋友们很少知道，这里的初信者要面对何等的试探与试炼，他们是从何等邪恶的影响和罪的深渊中被救出来的；也很少知道，那些为他们灵魂守望的人，心中有何等的挂虑。（《宣教士先驱报》56卷90页）

叛军逼近

1860年8月27日，裨治文博士就叛军事致信干事部："连日来，处处都是风暴将至的征兆。叛军无意与外国人冲突，但急于占据现由联军防守的上海县城。据报他们有三万人，

距此十五至二十英里。他们若来，我们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可能被卷入，冲突必极其惨烈。我们在这里，似乎不像两年前在印度的外国人那样暴露于危险；此案的情形也全然不同。不过我们也可能要受苦，正设法安排安全的退路，以便风暴若来，能尽量避开它的烈怒。"（《宣教士先驱报》56卷375页）

9月4日，裨治文博士又致信同一部门："上月中旬在远处盘桓数日、威胁上海的那场风暴，已经过去，叛军未伤一人一物。但警报着实不小，我们和邻居处境十分难安；我们怕的不是叛军，而是聚集在我们周围、本国和外国的流氓无赖。我们与县城和租界隔着一条宽阔的溪流，日夜全无实质的保护。多数妇女儿童到江中附近的美国船上避难，男士们则轮流守望，随时准备在大举进攻时弃屋逃生。我是极少数不肯拿武器的人之一。不过夜间巡逻，我照常轮值；我已和文惠廉主教（Bp. Boone）、卡尔伯特森先生（Mr. Culbertson）商定，若叛军逼近——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打白旗出去迎见叛军首领。

"在这场大运动中，善恶奇特地交织，许多细节我们至今仍不知其究竟。这些人在某些方面，不无像旷野中以色列的营——更像一支大军，而不像一个基督教国家。有人只在他

们身上看到纯粹的恶，另一些人则走向相反的极端。但上帝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他有恩慈的旨意，中国不会永远被排除在他荣耀福音的蒙福影响之外。我切望切祷：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因前途不尽光明清晰而退缩。风暴若来，我们的主必乘驾其上，掌管一切。"

9月18日，谈到欧洲列强与中国之争，裨治文博士又进一步说："这场斗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属于所谓不可避免的那一类；因为人就是这样，宁死也不肯放弃旧习惯、旧观念。中国的皇帝们长期坐在上帝的位上，接受惟独耶和华才配得的尊荣与敬拜。中国的芸芸众生对此俯首帖耳，一些外国也一样。联军的公使们，想必对此持有异议。因此事关重大原则，整个问题只好诉诸武力来解决。叛军首领怀有——即便他本人没有，他身边一些人也怀有——完全相同的看法：普世至上、普世敬拜，等等，等等，对此我几乎没有疑问。我为危机的到来欢喜，因为它的到来表明进步，而且是朝正确方向的进步。

"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人，他们现在就该在禾场上。现有的动乱，不该让任何人迟疑片刻。请，请差他们出来。我们每天恳切地向庄稼的主祷告，求他差他们来。"（《宣教士先驱报》57卷27页）

"我不预期过去的难处或类似的难处会在这里重演。我们的工作照常进行，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打断，但也并非全然无损。这些震荡颠簸给我们添了额外的工作，有时还使我们的工作倒退，或脱离轨道。"

年度报告

从年度报告中，我们摘录如下："我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与卡尔伯特森先生（Rev. Mr. Culbertson）同工。诗篇现已可付印；箴言、传道书、雅歌亦然。历史书已近印完，不久即可出版。摩西五经和新约的新版已有人索要。接下来是约伯记和先知书；若生命、健康和机会得以延续，我们相信，不久必能看到整本圣经在上海付印，在我们二人的共同经管之下，以各种版式字号，满足这众多民众各阶层的需要。

"蒙上帝赐福，我们家中的小教会，在恩典和人数上都兴旺。"

小教会令人鼓舞的增长

"就我们所能辨察的，众人无一例外，都在信仰上坚定不移，圣灵的果子越发增多。最后一位凭认信受洗加入的，是金梅（Kiung-meh，即前文的King-meh）的妹妹。四年前，因眷恋父母的宗教，这位妹妹离开了我们家，好与他们

一同事奉本国的神明。但在她离开之后，圣灵乐意眷顾她，使她已学过的真理触动她的心，把她——我们盼望并相信——带到基督面前。"（《宣教士先驱报》57卷259页）

第二十六章

米 斯 巴

"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当我们彼此分离的时候。"——和合本作："你我相离之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创世记三十一章四十九节）

本教会人数之增加　致一姊妹之信　一位教师之死　康复　致布里格姆博士（Rev. Dr. Brigham）之信　一位英国传教士弟兄致裨治文博士之信　裨治文博士致大卫·奥利芬特（D. Olyphant）先生之信　同上致R.M.奥利芬特（R. M. Olyphant）先生之信

一八六一年

在裨治文博士生命的最后一年（一八六一年）里，他的备忘录中记有数次施洗与接纳加入本地教会的事：三月十七日，安妮·C.·博尔顿（Anne C. Bolton）受洗，她是一名十三岁的英国孤女，寄居在裨治文家中受教。她幼年在英格兰

谢菲尔德（Sheffield）时，曾蒙一位寡妇殷勤教导，深受真理感动，"愿在世人面前承认基督"。二十五日，一位年迈的中国寡妇被接纳；因裨治文夫人身体不适，圣餐仪式未在学校礼拜堂举行，改在楼上一间房内举行。六月二十三日，又有一人经罗家带领归主，但因她须离开上海前往宁波，便持介绍信转往美国长老会差会所牧养的本地教会。七月十四日，又有一名学生及其母亲加入门徒的行列；还有学校舍监的次女同日加入。罗先生的女仆也在那个安息日受洗，并同时将她四岁的儿子和七个月大的婴儿献上受洗——一次共有成人四名、孩童两名，本地领圣餐的会友达到二十三人。加上裨治文博士夫妇、那位英国女孩，以及布洛杰特（Blodget）先生教会的一位，共二十七人，另有四名受洗的本地孩童。在美国基督徒看来，这数目虽小，却值得一切劳苦；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中国人正如对基督教国家的百姓一样，是神的大能。当年春天，裨治文博士蒙召看顾鼓励他的妻子——她因支气管疾病，数周卧房不出，一度以为自己将撇下丈夫独自前行；但蒙神赐福，借着丈夫殷勤不倦、满有深情的照料，她渐复健康，得以重理旧业。他于三月六日致信在纽约的一位姊妹说：

"如今你又收到一封兄弟从这远方之地寄来的信——就是那希尼之地（Land of Sinim）。我们蒙受许多极大的恩惠；

去年（一八六〇年）满了怜悯，其中你我二人都蒙赐健康、得以劳作，这恩惠不算最小；'亲爱的A.姐妹'来信中流露健康渐复的迹象，读来甚是欣慰。你不知道你们的信多么受欢迎，你的兄弟姊妹多么欢喜得着它们，又多么在你们一切喜乐忧愁中与你们同感。若我们天上的父有时管教，我们知道那总是为爱他之人的益处。你信中论到L.阿姨（Aunt　L）在重重苦难中的情形，读来甚得安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是何等有福的应许，在她身上似乎已甜美地应验了。请代我向这位亲爱的老圣徒转达：她的外甥与外甥女深深同情她。他们热切祷告，愿她的光越照越明，直到在新耶路撒冷的荣耀之光中发光。

"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先简略说说你的'兄弟'。自从廷博士（Dr. Tyng）在一八五二年向主日学宣告'他（那时）看起来并不很老'以来，他并没有老多少；他也不觉得自己很老；他的确还不很老。若他能活到明年四月二十二日，便满六十岁了，但那不过如昨日一般。然而，为他仍有这般健康，实在应当大大感恩。神待他甚好，在一切属世的恩惠中，最大的莫过于这位帮助者——真是耶和华所赐的。"

他接着描述裨治文夫人的病情，又说：

"我此刻在书房里，就着灯光写信；伊丽莎（E）坐在我身旁火炉前，我边写边读给她听，所以这信可算我们二人合写的。她也许已告诉过你我们家中人员的增减。就在她病倒的时候，寄宿学校的一位中文教师突然去世。那天早晨他到我房里领了当天的抄写功课，抄完后照常教课到中午；吃过午饭，正走出房间，忽然一阵眩晕；他踉跄着回到床上，几乎不省人事，直到晚上十点钟去世。十天之后就是中国新年，学校放了短假。如今已经复课，请来了一位新教师，机器便照常运转了。

"小贝西·基科马茨（Bessie Kickomartz）——一个六岁的日本孤女，和十三岁的伊丽莎白·博尔顿（Elizabeth Bolton），都是照顾裨治文夫人的得力小护士；为使家庭圆满，四个月大的小艾米莉·克勒克斯（Emily Kloekers）也来了，接替玛戈（Margo）的位置，或说接替她的一部分。假以时日，你当听见这些小家伙们的大作为。

"我们的夜晚渐渐变短，我今天劳碌了一整天——清晨五点半就叫起了仆人。到此为止我读给伊丽莎听，现在钟敲八下，我要停笔了。

"三月七日，早晨七点。

"'看哪，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雅歌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所罗门的这首歌何等甘美！这言语对那些全心、全魂、全力爱神、爱耶稣的人，是何等悦耳！

"亲爱的姊妹，你若在这里，我们有千言万语要告诉你——恩惠与试炼。虽然伊丽莎被关在房里，与一切事务隔绝，又日夜耗去我不少时间、体力和照料，她却很快乐，'十分享受'。神看她需要安息，便赐给她安息；如今她似乎又好了；只是我们打算让她再静养几日，然后才恢复工作。她与我一同向亲爱的A.姊妹、F.J.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一切欢迎这慈爱问候的人问安。再见。

"爱你的，

E. C. 裨治文。"

致布里格姆博士牧师

"上海，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二日，

"亲爱的兄弟：

"你要我把我们的工作、需要、前景等写信告诉你，并鼓励我们向贵会（Society）抱大的盼望。若我对神的话语和神的护理没有领会错，大事之日已近。中国已经敞开，她百姓

索取生命之粮的呼声如今可闻。我真愿你或贵会某位干事能亲临此地，察看、判断，为贵会作定夺。

"卡尔伯特森（Culbertson）先生与我的手头工作继续进展，圣经的出版与分发事务亦然。先知书与约伯记尚未完成，已有些进展；五经与新约的新版已有人索取。历史书、诗篇、箴言等正在付印。

"每位传教士自然都要作美国圣经公会的代理人，随机分发圣经。每个差会都有自己的存书处，有的还设有得力的印刷所。但除此之外、凌驾于这一切之上，圣经公会还需要一个独立的代理——一个在传教士机构与圣经公会之间起联络作用的活环节。

"依我看，若要圣经迅速传遍帝国各省，这样的安排不可或缺。……"

一位英国传教士弟兄（J. S. B.牧师）致裨治文博士

"延佑（Yn-yau），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兄弟：

"你那封满了爱心、在我目前境况中格外滋润我的信，约两星期前收到。我真愿自己在通信欠债的事上，也能像你这样立定心志不欠人情。谢谢你告诉我关于上海亲爱的朋友们

和其他人的消息。你的信从头到尾都让我大得享受，巴不得我也能把你给我的快乐还你一小部分。听见威廉斯博士（Dr. Williams）的消息，我甚欢喜，也为他记念我这不配的人深深感激。四月二十二日我无缘当面向你道贺，但我要做更好的事——为神容你在这黑暗之地所成就的一切，在神面前为你感恩，并求他使你宝贵的生命在我们中间长久延续。"

"三月三十日。听说裨治文夫人病了这么久，我很挂念；深愿她已全然康复，有气力迎接夏天。请代我向她转达我亲切的基督徒问候。

"我说不出多么想念艾奇逊（Aitchison）。他常在我心头，我忍不住盼他能回来再与我们同工几年。正如贾德森（Judson）所说：'从他永恒的福乐中抽出几年，也不会有损失。'但那位定他离世日期的主比我们更有智慧，愿我们永远顺服他的旨意，即使那旨意与我们的心愿直接相悖。"

裨治文博士致大卫·奥利芬特先生（无日期）

"最亲爱的朋友：

"我写这信是为你；不单为你，也为奥利芬特全家——你是家中年长、承'大卫'之名的长子，如你尊敬的父亲一般。若单按信件数目算，我大概不欠你的债。这点我不十分确定；

但我想，自从收到你上一封信以来，我给你写的不止一封，你兄弟塔尔博特（Talbot）也是如此。然而，在神面前我是欠你的债，我乐意承认我的债，即使无力偿还结清。

"从我的生日——一八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算起，我今天（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进入第六十一年，昨天满了六十岁，整整一甲子。我仍是个年轻没见识的人——在罪和许多坏习惯上是老的，在敬虔上却不老，惟有敬虔有长存的价值。

"我与奥利芬特家相识至今快三十二年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际遇之一，这段岁月与我寄居中华、与你们家相连。但此刻我不能细述这段时期一万件愉快的事。我很高兴你兄弟举家如期而来，现居上海；将来他们若方便回美国一游，但愿你或你兄弟能来接替他们；这很容易，也必带来极大的益处。我们需要更多男女同工，平信徒与神职人员都要，缺一不可。

"你们那边和我们这边的患难——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的患难——实在可怕，神的百姓在这些患难之下应当大大谦卑；但神的手在这些患难中，他必不丢弃，必洁净他的百姓。哦，愿有清洁的心，温柔谦卑的心！你父亲常这样说，

我也这样觉得。我渴慕像我的救主，也渴慕见我一切朋友都像他。"

同上致R.M.奥利芬特先生

"……神无意（我相信）毁灭我们的本土，也不毁灭中国，他存着怜悯；我知道他必行最美的事，所以我在困苦中有喜乐。裨治文夫人与我仍蒙赐相当的健康，有气力劳作，神也赐福我们的工作。现有四所学校、两名孤女（一名五岁、一名十三岁），还有一个失母的婴儿，都在照管之下。我的职责主要是翻译，与我的好友、同工卡尔伯特森牧师（Rev. M. S. Culbertson）合作。我们现正译约伯记与以赛亚书，新约与五经的新版也在进行中。另有一部中文《美国史》新版（与其说是新版，不如说是新著）将近付印，附约五十幅地图。*

"至于中国事务，无论大小，我恐怕难在你兄弟与韦尔（Vail）先生每两周给你的信之外再添什么。数月前我给塔尔博特·奥利芬特先生写信时说过一句话，现在也不妨重说一遍：最坏的还在后头。从官军与叛军目前的光景看，世道只会每况愈下，这是必然的。解体之势必将继续，很可能大大打断中外贸易，无论官民、无论大小。旧王朝已无多少指望；一般而言，改朝换代总给一国的人民与物产带来大毁

灭。但我写这些，不是叫你们因此不敢来中国，恰恰相反。我们不可放弃中国，乃要把道之盐源源倾入，直到中国人归主。"

* 这些地图多由裨治文夫人的中国女学生着色。

九月间，裨治文博士夫妇都染上痢疾的症状，仍坚守岗位；博士把自己的不适归于别的原因，照此自治。他深信人体有自愈之力，以为节制饮食常常就够了，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药。他一向如此行。

就在这时，上海的琼记洋行（Messrs. Heard & Co.）邀裨治文博士乘他们漂亮的"火镖号"（Fire-Dart）轮船沿扬子江上行至汉口一游，妻子也劝他接受；他却推辞说："卡尔伯特森先生不在，证明、翻译等许多工作在手；你去吧，这是好机会，H. 夫人（Mrs. H）——一位从香港来的女士——正想找伴；等你回来、卡尔伯特森先生从厦门回来，我再去。"

裨治文博士曾就自己的病请教过医生，述说症状，也说出自己对病因的判断，只是从没料到后来确诊的竟是那种病。妻子听医生宽慰、打消了对他的忧虑，便动身了，于十月十日离开；走时他精神愉快，看似并不比前几天差，还能继续翻译。以下这封信大概是他最后写的信之一，离世仅九

天，今全文照录，收信人是R.M.奥利芬特先生，日期为"上海，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奥利芬特先生：

"你五日动身，裨治文夫人十日动身，洋泾浜和我们家里仿佛一切灯光都熄了。到如今仍是这样，又因派克（Parker）先生与霍尔姆斯（Holmes）先生在山东被残忍杀害的噩耗，更添阴郁！土匪（to-fei，本地盗贼）数星期前已在远处出没，五日到了克姆基村（原文作Clmki）。星期日中午，两位朋友骑马各带左轮手枪出发去迎击他们，预计一两天就回。星期二传来他们被杀的消息；但直到在离芝罘约三十英里的地方找到尸体——也是星期二，十五日——才确知是实。尸体立刻运回，星期三（十六日）安葬。派克夫人二十日带儿子到此，不久将回美国。详情报纸上自有尽述。裨治文夫人现正盼归；她两次报平安，身体好转，十分喜乐。她不在家我们如何过活，我不细说；但可喜的是，直到此刻孩子们都好，没有一个比这小小的荷兰裔婴孩更好、更快乐的了。……

"我给你写信不必长，但可作我心意的见证。

"最好的朋友未失去时，我们不知他的价值。其他恩惠也一样。代我向奥利芬特夫人、罗伯特、弗农（Vernon）及奥利芬特全家问最亲切的安，并请常常写信给我。

"永远爱你的，

E. C. 裨治文。"

第二十七章

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四章十八节）

光及其福分　基督徒信心的落日　召唤　裨治文夫人返沪　丈夫病重　神预备朋友　裨治文博士之死　葬礼

一八六一年

在救主用来作比喻的美好象征中，有"光"。他自称"世界的光"，也把这名分赐给门徒——"你们是世上的光"；又说"愿爱你（耶和华）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日头正是光之源。怀着这些比方思想"义人的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道德界，脑中都浮现一幅幅关于光的悦人图景：光为生长、安慰、引路所不可或缺；但正如太阳运行一周，轮流照亮受造宇宙的两面，义人在今生的路也有终点，为要使灵魂永远住在"日午"的境界。

这位亲爱信徒的太阳已近西沉；落下时没有绚烂的辉煌，却洒着他在自然界惯于凝望的柔和光线，借着信心，这光在心里生出"出人意外的平安"。争战不长，却猛烈；心灵被消耗性的疾病压制，但云层间仍有破口透出光来，有声音传来，不会听错："夫子来了，叫你。"

裨治文夫人离家十五天，期间丈夫的信报"并无转坏"；十月二十五日她回来了。"火镖号"一到，汽笛尖啸宣布入港，几分钟内他就上了船；裨治文夫人先前问过H.先生丈夫的情形，他答："我昨天见过他，看着很好。"这话使她的心暂得安慰，但他一露面，她就被他面色的变化惊住了。然而他仍以惯常的矫健身手照料她的行李，二人登上舢板上岸；正从轮船迈下时，有人宣布了派克先生与霍尔姆斯先生遇害的消息，裨治文夫人立刻向丈夫求证；他把话题搁下，说："我们以后再谈这个。"他虽极瘦、脸色苍白，脚步却轻快，不久便到家了。他宣布安息日要在伦敦会礼拜堂讲道（那天是星期五），裨治文夫人劝他体力不支，不宜勉强，他却打算星期六休息一天作准备。安息日到了，他果然上了讲台；也按时到了查经班，与教会会友相聚；之后又去了华人礼拜堂，这才被劝着躺下休息。当夜似乎起了热，次夜更重。星期二早晨请了医生，诊断为慢性痢疾。用了最积极的药，病情却长驱直入，毫无遏制。又请了一位年长的会诊医生，但到星期

三，朋友们都觉得，若有什么属世的事必须安排，就应在那时办了。

在这惨痛的试炼中，裨治文夫人得两位裨治文博士早年的挚友相助：S.R.布朗（Rev. S. R. Brown）牧师星期二早晨从日本适时抵达上海；还有住在附近的文惠廉（Bishop Boone）主教。又有令人痛惜的基思（Keith）先生，和麦卡蒂（McCartee）医生夫妇，在这凄凉的丧家小住了数日。

以下是《传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三月号所载一封信：

"十一月一日，星期五，一八六一年，他仍抱着希望，以忍耐与疾病搏斗，但显然觉得死期可能近了。他这样说——可见他的心全在传教事业上：'若为神的荣耀，我愿活到七十岁；工人太少，工作太大。但神的旨意最美；我们不知道什么最美。'又有一次，他闭目躺了许久，似乎不知身旁有人，忽然喊道：'众教会肯不肯担当这工作？'

"星期六凌晨三点左右，他留下了临别的话——不仅给至亲好友、各传教士家庭，也给公会（Board）与其他传教会、圣经公会、圣教书会，以及本地教会；末了表示，若蒙神喜悦，他愿病得痊愈，但说：'我顺服他的旨意。'不久，与

妻子深情话别，他说：'我想我会与你同在。不知怎样，但我想会的。'她说：'在见证如云那里。'他答：'是的。'

"在一段安静中，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坟墓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又说：'不到那边，我们的胜利就不算完全。"哦，在这样的时刻，有在基督里的盼望何等宝贵！'我们在他床边祷告；他说：'现在把我的灵魂交托给神。'他的心以坚定不移的把握安息在基督里。闭上眼睛，他说：'我不再多说话了，只对耶稣说；神永不丢弃信靠他的人，永不！'这是他在华三十多年中最重的一场病，唇间却没有一句怨言；人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连一小匙茶，他都感恩说'真好'。

"他转向妻子说：'为我祷告，叫我有忍耐。'众人多次把他交托给守约的神，在书房里、在床边集体为他恳切求痊愈，他也一同祷告，但命令已经发出；末了，与大敌的争战转剧，他说：'我心里痛。'他翻身俯卧——这是他静息时惯常的姿势——举目望天，脸上是毫不摇动的信心；冰冷的嘴唇回应了最后的亲吻；然后嘴唇继续翕动，显然在祷告，只是已不能出声；没有挣扎，没有呻吟，轻轻咽了气。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布朗牧师致公会函云：

"我从日本到上海的晚上，正是他的病迫使他永久卧床的前夜；把我带到这里守他临终，真是奇妙的护理。文惠廉主教与我是他在这一带最老的朋友。我与裨治文博士相识于一八三九年二月，那时我初到中国，在马礼逊教育会工作，他是该会会长，直到去世。我们的交往始终最是愉快，彼此结下深情，从那日到他离世那日，毫无间断。他病中屡次对我说：'我的兄弟，谢谢你一切的照应；有你和主教在我床边，是我极大的安慰。'能在他病中服事他、为他合上眼睛，是忧伤中的安慰。他这样的人，就该这样死。他的结局与他一生的为人相称。他死在岗位上，全副军装。

"裨治文博士在华三十二年，与在上海、广州的外国侨民相识相交，比任何传教士都深。我可以说，实实在在，没有一个人的离去会比他更令众人真心哀悼。他性情最是可亲，是众人的朋友，志向单纯，心地纯洁。凡能促进中国福祉的事，他都关心；凡以此为目标的事业，他都乐意尽一分力。因此他曾在马礼逊教育会和亚洲皇家学会中国分会劳作，两会中他都是活跃的会员与干事。

"但他十四年来的大工，是与卡尔伯特森牧师同作的圣经翻译；这工要留给活着的兄弟完成了；据信，旧约先知书已所剩无多。裨治文博士的希伯来文圣经此刻就在我面前的书

桌上摊开着，翻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他把译文一校再校；也许他正是在这里蒙召停工的。

"他留下二十四名本地会友，无牧人看顾；他留下话，请卡尔伯特森先生为他的教师施洗——他深信那教师对耶稣有真信心。"

"应裨治文博士再三之请，我于上星期一下午四点半，在租界的殡仪礼拜堂主持了他的葬礼。许多外国侨民，还有中国人，送他的遗体到最后的安息地。一位本地大商行的首脑——文惠廉主教写信告诉他裨治文博士'正安然离世'——回信说：'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多么爱他。'

"你们和美国公理会的损失都很大。我自己也如丧亲兄弟，感同身受。他待我甚是可亲；蒙神恩典让我亲见他的离世，对我是极严肃的一课。我不禁祷告：'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之终而终！'"

安葬前的星期一，有人送来一张字条，附着一个用纯白天然鲜花精绣的十字架，给悲伤的寡妇，附言：

"可否容我把这些花放在一位我们深深怀念的人身旁？

"谨致深切的同情，

F. C."

这位与裨治文博士相识不久的朋友，留下这最动人的见证，直触心怀；待时光冲淡了悲伤，寡妇作了如下答谢：

献在E. C.裨治文牧师灵柩上的花之十字架

友谊之手编织，

一束花稀有又珍奇，

一颗慈爱的心，

一双明眸，温柔的声音。

这徽号是十字架，

救主的十字架，你曾背负，

视万物如粪土，

要在中华大地上栽种它。

你的劳苦忠信真实，

你的舍己纯洁真诚，

你的爱如滋润的甘露，

柔柔滴下，慰藉人心。

他们把它放在你墓上，

与你亲族的尘土相混，

它夺去了坟墓的幽暗，

坟墓必交出宝贵的寄存。

花是多么甜美的象征：

绽放，使人喜乐，又凋零，

在自然幽秘的深处，

像人，转眼即逝。

哦，那安息何等荣耀，

为天上的圣徒存留；

疲乏者在那里蒙福，

代价，就是十字架与一切痛苦。

那里是光明之地，

无凋残，无云翳，

信心被眼见吞灭，

因神已擦去一切眼泪。

应裨治文博士之请，他的好友布朗牧师在殡仪礼拜堂主持葬礼，并讲了切合的道；其目的不是颂扬死者——他知道那是逝者所厌恶的——而是劝勉活人效法他早年的虔诚，跟随他，如他跟随基督。他的传教士弟兄们自发出资，在上海

公墓他的墓上立了碑，刻了合宜的铭文；几位常去伦敦会礼拜堂的私人朋友也在墙上嵌了一块大理石牌，以表敬意。牌子在讲台一侧，麦都思（Medhurst）博士的牌子在另一侧。

在裨治文博士亲友从中国各地和各国寄来的慰唁信中，有一封是中国人梁阿德（Leang-ateh）——梁发（Leang-afah）之子——写给本书编者的：

"双岛（Double Island），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最亲爱的夫人：

"我在十一月九日的《北华捷报》上读到我最亲爱、最敬爱的老师和属灵父亲的讣告，万分悲痛，我的心顿时碎了：虽有公务和其他事务缠身，我再也支撑不住，便去把这最悲伤的消息告诉内人——她刚到此地（她哭得很伤心），也告诉我的长子阿荣（Ali Yung）。那'汕头号'轮船下午正要开往香港。我写信给阿兰（Ah Lan），她现住在我河南岸（Honam，指广州河南岛）的房子里；内人说她一定会哭。我们这里全家都静默无言，追想他素来待我们的仁慈恩惠，他爱我们如儿女；但今生我们再不能见他的面、受他的教导了。他于我不但是父，也是师，更是老者的杖、瞎子的竿。哦，可怜我！我心如何能不痛！

"讣告所载无不真实，但不过是我敬爱之父美德的千分之一。他到中国两年后我就跟随他，直到如今；无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官民皆然），我从未见人不敬重他，也从未听一句怨言；人一提起他，无不齐声说：好人，真圣人，真基督徒。

"他如今已回到差他到世上来的那一位那里，永远享福；但他的好榜样、美足迹，常在我眼前心头。哦，愿我天上的父（他永不会被夺去）保守我，差他的圣灵引导我，跟随这位照他自己旨意新近取去之人的脚踪，使我将来能再见他的面，不是在今世，而是在来世，借独一救主的功劳。阿们。

"亲爱的夫人，你比我更懂圣经的道理，知道怎样安慰自己的心，我就不必照世俗常例说安慰的话了；只愿我们将来都能再相会，在我父家里、主先去为我们预备的住处中（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

"随信附上二百枚上海通用的墨西哥银元，为我已逝的父亲和老师立一座美观坚固的石墓，以作纪念。若钱不通用，请退回（经我在海关的表弟梁阿天（Leong Ah Teen）转交给我办汇兑的洋行），另行兑换。若有必要，请为我请一位基督徒弟兄代寄美国购好石料。

"我心痛难忍，必须停笔了。哦，可怜我！

"我妻子儿子与我一同向您、向您家中一切人，以及其他中国和外国的基督徒，致最谦卑的问候。

"最深爱你的，

F. W. C. 梁。"

本书最后几页付印时，编者收到美国全权公使、里德阁下（Hon. William B. Reed）的信。他于一八五八年奉派来华，与额尔金勋爵、蓬蒂亚廷伯爵（Count Pontiatine）、葛罗男爵谈判订立新约。R.先生来信摘录如下：

"费城，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你知道我对美国传教士的贡献——我姑且称之为政治上的贡献——评价何等之高；你也许不记得，我曾在一封致政府的公文中正式表达过，还提到了裨治文博士的名字。公文日期为天津，一八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印行文件第360页。）

"可怜的老耆英最后一次见我时，很亲切地问起裨治文博士。他在一八四四年顾盛（Cushing）先生谈判时就认识他了。

"但我原想告诉你的一件未载录的轶事是：

"一八五八年三月，我乘‘明尼苏达号’（Minnesota）到上海，继续北上。在此收到新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倒台后新任命的——一份重要公文，须立即留意并答复。威廉斯（Williams）先生还没到；后来我极倚重的马丁（Martin）先生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在宁波。若没有你丈夫——那时他与公使馆毫无关系——相助，我只好一无所知、无所作为，或去求助于欧洲的汉学家。我清楚记得那个漆黑的夜晚，大雨倾盆，我初次去传教士区拜访你们，蒙你们亲切接待，裨治文博士立刻相助。不几分钟，借他之助，我无知的黑暗得着光照；若我没记错，他还为我翻译了我给当局的复文。那时我相信全上海没有一个美国平信徒能做成这位谦卑传教士做得这么好的事。"

"中国人用破碎的英语深情哀悼逝者，博士的同胞——一位身居高位重任者——的礼貌可喜的见证，都为他作证：他作为基督徒传教士，品格毫不夸张，正是他的本来面目，在不同造诣的人眼中都是如此。"

遗孀把这纪念册献给公众，自知多有不完全；她为传教士们乃至整个基督教会所表

的同情深表感谢，也感谢一切关心这一心愿的人——愿她丈夫虽死，仍能对教会说话；愿工人速速被差往希尼之地如今敞开、白得发亮的禾场。

文惠廉主教刊于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九日《北华捷报》的讣告，道尽了哀悼的生者所能盼望的一切，也汇集了其他朋友借报纸为逝者作的见证。

（摘自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九日《北华捷报》）

讣告

当一位赢得众人尊敬爱戴的人被死亡带走，按理当遵守的习俗，当记下他生平的主要事迹，并善意表达众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与爱戴。最近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离开了我们。

几天前他还在精力充沛地尽人生的本分；如今我们在街上再见不到他，素来认得他的地方，永不再认得他了。执笔者对此任务唯一的资格，是对逝者最诚挚的尊敬与爱戴，以及二十多年的友谊。关于他早年的日期与事实，笔者得自逝者自己写的一份材料。

以利亚·科尔曼·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一八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生于美利坚马萨诸塞州贝尔彻敦（Belchertown），父母敬虔；祖先中有"清教徒先辈"，在

新英格兰定居——安德鲁·沃纳（Andrew Warner）于一六三六年，詹姆斯·布里奇曼（James Bridgman）于一六四〇年。他十一岁早早归主，十二岁成为家乡公理会的正式会友。不久他深深关心传教事业，立志把"佳音"传给外邦人，这志向使他预备作传道。他在家乡读中学，在阿默斯特（Amherst）读大学，在安多弗（Andover）读神学。一八二九年十月六日被按立为赴华传教士，十月十三日启程赴华，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九日抵达，蒙当时全帝国唯一的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迎接。除与英国交战引起的政治动乱期间暂居澳门、香港外，他一直住在广州的商馆区。一八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与伊丽莎·J.·吉列特（Eliza J. Gillett）小姐结婚，一八四七年六月迁往上海。一八五二年二月，因健康不佳，他与裨治文夫人启程赴纽约，六月抵达，同年十月再启程，一八五三年四月回到上海。自回来后，直到最后这场病，他的健康出奇地好，劳苦不息。他在世的最后一个安息日在伦敦会礼拜堂讲道；虽已抱恙多时，但直到十月三十日星期三，无人以为有危险。从那时起，他的病——肠炎——急剧恶化，体力开始衰竭。在直到终局的一切痛苦时刻中，他唇间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不耐烦的话。他只说："这是苦工。"有一次我进他房间，问："好兄弟，你现在怎么样？"他用洪亮愉快的声音回答："我要到我的

救主那里去了。"何等有福的确据！正是这确据支撑他度过一切痛苦衰弱的时辰：一位凭信心同在、眼不能见的救主，赐他温柔忍耐，顺服神的旨意；赐他勇气，无惧地面对恐怖之王；末了使他安然睡去，如婴儿在母亲怀中酣睡。他一生平静安详地走完，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日中午十二点半闭上尘世的路程。

他极想活下去，直到最后一夜还紧抓住康复的盼望。他坦然说出自己的愿望与指望，却全然真诚地顺服神的旨意。"我的救主，"他常说，"最知道。愿他的旨意成就。"他想活，绝非为己，乃为完成未竟的爱的工作：译完圣经；帮助他亲爱的伴侣、配得的助手教养她的一群孩子；引导聚集在家中祭坛旁的少数会友走"窄路"。我们对逝去兄弟的评价，几乎不会差得太远。凡与他交往的人，对他印象都一样：无伪的单纯与恳切是他的特质。他言语谨慎，格外纯洁无害，无可指摘。我们不信世上有活人曾被他的言行伤害、委屈过。他天性安静沉着。他不是天资过人之士；他能成就这么多善工，全因志向专一。他一直往前走，不快，却不偏离、不流连；他走完的路程，是许多聪明人走不到的。他的影响是累积的：他以温柔一致的基督徒品行，不断为总数加添；从不用一句不仁不智的言行，减损已积之数。这是他品格最美之处：通体一致，始终如一。他一生也许从未做过一件大事；

但这样的一生，我们尽可说，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大在把一切归于激动他的神恩。

裨治文博士不仅是恳切劳苦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中，他更以热心公益的公民著称。他不限于传福音；凡能促进华人或侨民福祉的事，他都热心；为此他多年主编《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直到去世，他一直是亚洲皇家学会中国分会最活跃的会员之一，并主编学会刊物。他正在编一部详尽的扬子江大地图。他常为本报撰稿；实在说不尽他为此目标所作的种种努力。这样的人，自然赢得众人极大的爱戴与尊敬。裨治文博士在本地人人敬重。在至交中他被真心爱着，对他的怀念必被温存珍藏。我永忘不了在他临终病房中的最后一幕：他的信心似乎全然安息在他蒙福的救主身上。当问："我们现在一同祷告，把你的灵魂交托天父，好吗？"他答："交托我的救主。"他痛苦的妻子和哀伤的朋友们应他的请求，勉强唱起"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破碎的声音、哽咽的吐字，显明虽有得胜的信心，人性仍要献上它的一份；一想到长久的分离临近，慈爱之泪不住流下。

"义人临终的病房，

比寻常德行之路更有特权，

已在天堂的边缘。"

我们亲爱的、可敬的朋友没有失去，只是先我们而去。让我们为他的榜样感谢神，并靠那使他品格可爱的神恩——那是他一切可爱之处的隐秘源头，激发他如此行——努力效法他纯洁无害、又积极有益的一生。执笔者永忘不了这位温柔、纯洁、无伪、恳切、始终如一的朋友和兄弟，如今痛悼他的离去。

W. J. B.

上海，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八日。

附录：追思讲道

为裨治文博士逝世所讲之道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日于上海　伦敦传道会慕维廉（Rev. William Muirhead）牧师讲

死者的职事

"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

死者对生者的职事，在这句话中摆在我们面前。使徒相信这是真实确切的事。他从亚伯及其他圣徒的例子中，推论出庄严重大的教训。死者的职事虽不入外耳，虽不见于肉眼，却以洪亮有力的声音传给我们，当看得最清楚、最分明。

死者离开我们也许已历多代，他们的声音却丝毫未减当年之力；反而在岁月前行中，添了能力与深情。他们的数目

代代递增；就神的忠心仆人而言，他们在众人耳中不断重述同样感人的教训。

我们特选这段论亚伯的神圣见证，因它正合于历代属灵后裔的情形。亚伯的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满了宝贵的教训，全系于他所献的祭。祭的精义全在那里。它显出一种心灵状态，思想来令人欣慰；又显出他在地上的品格行为，与今日神百姓的品格行为，有奇妙的对应。借着亚伯的祭，不仅教导了伟大根本的真理，也引出许多意念，表达许多情感，看见许多盼望与前途得以实现，在今日每位基督徒心中都激起热烈的回应。他那一举动，暗示了那些有他灵性、有效法他榜样之人一生劳苦的原则，以及他们死时最终所得的结局。这样，他在世上并不孤单。他的影响代代相传；从他的例子，我们可以读出同样心志之跟随者的历史。二者确是完全对应；其中虽有许多痛苦忧伤，却也有鼓励与喜乐的缘由。这相似不只关乎地，也关乎天；不只关乎一边的荣耀福乐，也关乎另一边的忧患苦难。

我们今晨要追溯这相似——一面是亚伯，一面是我们刚离世的朋友，我们今蒙召纪念他的死。乍看二者似乎少有相似，但你会看见，他们对我们的职事是相同的。他们以所活的生命、所死的死亡，同样地教导我们。与他们相关的真理

与影响是相通的；亚伯借他所献的祭对我们说的话，正是我们可敬的朋友和兄弟对我们说的功课。一位的声音似乎遥远难晓，另一位的声音刚在我们中间止息，却容易听见同样恳切感人的语调。愿我们聆听他们联合的声音，如同聆听他们所属的无数群众的声音，并按这场合当得的样式从中得益。

一、亚伯借他的祭，对我们说罪及其可怕的后果

亚伯献祭的用意是什么？是为罪。其首要目的，是表明罪已经犯了，犯罪者已招致死亡，且是最严厉的死。亚伯无疑从小熟知堕落的历史，及其在他父母、后裔的品格、境况、前途上结出的恶果。这题目，就父母的教导而言，是他熟悉的；他也在自己的经历和所处的境况中，感到全是真实的。周围有许多事使他深感世界和世人发生了巨大致命的改变：园中有基路伯和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原初的咒诅在他自己身上、在他所接触的一切上运行。忧愁痛苦、疾病死亡如今全面施行；他里面对神和未来的确信、惧怕、挂虑，都使他深感一个庄严感人的真理——他是个罪人。他与父母一同，亲自招了神的怒，犯了神的律，里面充满了恶性。当这可怕的事实在他眼前越来越清楚，他里面便觉醒了无助与危险之感。他不仅有罪、定了自己的罪，而且全然无力救自己脱离罪的权势，也不能遮蔽自己脱离罪的可怕结

局。每一日、每一时，似乎只加增他的罪咎、悲惨与祸患。在他看来，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真理。他蒙神的灵光照明白此理，这理如从天而来的启示，带着能力和证据闪入他心。

但在神护理的安排中，在神恩典的施行中，必须把罪的恶与其当得的刑罚，作合宜的彰显。这彰显必须在罪人身上，或在罪人的代替者身上作成。连同怜悯赦罪的应许，无限的智慧认为设立牲畜献祭之礼是合宜的，借此达到道德治理的目的。不是说祭本身有什么功德价值，乃因它指向后来要为罪献上的一次有效的祭。但在这期间，借这神圣的设立，罪的恶得了充分的彰显。牲畜之祭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代替人的死。人的罪咎被视为转移到无辜的牲畜身上，他一切的恶都在被杀羔羊的受苦、剧痛、残死中显明。这做法全然是代替的，圣经明明指出；死刑的施行，加上从天而降烧化祭物的烈火，深刻地显明罪的极恶，与之相连的可怕刑罚。死总是罪的结果，但以我们所描述的方式忍受死，比我们素常见到的，传达了更惊人的教训。亚伯从这角度明白此理。他见过父母照样献祭，如今轮到他为自己献，想必同样受感。他在所献的祭中看见自己的罪和罪所当得的，心中不能不被最深的忧伤痛悔激动。

听众啊，我们离世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心志。他在这题目上的看法，与古时的亚伯一致。虽得来的方式略有不同，虽他未蒙召参与那样感人的仪式，但关于罪、罪的极恶与当受之刑，同样的意念也深刻地印在他心上。他看亚伯的祭，特别是那祭所指向的，教导的正是这功课。借他的基督徒信仰，借他一贯的承认，他坚定持守这看法：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天然当受定罪与死亡，伏在神已破之律法的咒诅之下，暴露在最可怕的结局面前。亚伯之祭所含的基本真理，正是我们离世的朋友明明宣认的。他像亚伯，看自己毫无良善；他全然无助、无可救药；就他自己而言，他配受杀牲畜之祭所表明的死，配在神烈怒的焚风中灭亡。

二、亚伯借他的祭，对我们说救恩及其福乐

他凭什么想到以牲畜之祭为罪作赎，或彰显罪的罪咎与极恶？我们可以断言，这意念绝非人天然会有的。像该隐所献的感恩祭，人心容易想到；但亚伯所献的祭，若非基于神的设立、人的罪与代替的道理，就与我们一切合宜的观念相悖。而后一看法有无数的证据支持，使这仪式成为极其庄严感人的事。

神已经宣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引诱人犯罪堕落的蛇。约翰解释这应许，显明它应验在"神的儿子显现出

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神圣的旨意在后来的日子渐渐展开，在原始时代就被许多人得救地领会了。我们不能相信，善良圣洁的人守献祭之礼，会不明白它伟大恩慈的设计。无论他们在这题目上的知识有多少，无疑他们对神的怜悯有清楚满意的意念：他可与人和好，他乐意赦罪救罪人。这一切特别含在牲畜之祭的设立中。经上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即得称为义、蒙赦免、蒙悦纳——"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创世记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神显明他喜悦亚伯所献的祭和献祭的灵。从天而降烧化祭物的火，不仅宣告罪所当得的严刑，也宣告神对亚伯的满意与嘉许。亚伯和神许多古时的百姓，正是借着对神启示之旨的彻底信心，借着预表应许救主的牲畜之祭，被称为义、得救。亚伯既信神设立了这样的仪式，愿意借此施恩，便"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献上"，因从天而来的回应记号而欢喜。使徒说，"因这信"——因他所献的祭，因他献祭的灵，因祭蒙悦纳的方式，因这一切在他品格境况中的美果——他的和好与平安、称义与得救——"亚伯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这声音对我们，听众啊，是圣洁甘美的。它在列祖先知、基督使徒与圣徒的长列中回响无数次，直到今日。旧约新约、教会历代，都可听见这同一声音，直到末时都要听

见。它唯一的教训是：借着信神白白的恩惠怜悯——这恩惠怜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赎罪之工，无论是牲畜之祭中预表的，还是十字架上直接显明的——我们蒙赦免、蒙悦纳、得称为义、得救，成为神所喜悦的。救赎之计的一切，无论是先前的预表、实际的成就，还是在蒙恩者心灵生活中的影响，都源于神无勉强、不配得的恩惠。这计划立于神永恒的谋略，单单基于无限的爱。渐渐启示给古时神的百姓，直到在神爱子十字架的受苦受死中成全；它在每一事例中的施行，同样基于它的根本原则和它本有的性质——白白的、至高的、无限的爱。

这正是我们离世的朋友明明教导我们的功课。他所怀、所珍、所传的看法就是这些，比生命更宝贵。基督是他信心盼望的中心与圆周。他自幼学会信靠耶稣。自觉有罪无助，借神恩典的能力，他转眼不看自己，仰望"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一切的信靠都在那里，在十字架上，在以马内利的位格与工作里。近五十年来，他似乎一直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救。在自己里面，他不过是个可怜将亡的罪人；在基督里，他寻得并感到公义、赦免、平安、盼望、喜乐。他活着时以此为夸耀，临死时以此得安宁慰藉。像古时的亚伯，我们可敬的朋友安息在神纯全的话语、神怜悯的单纯应许上。古时的列祖模糊看见祭所预表的工，却凭信心盼望把祭献在

坛上，透过祭的受苦受死，一面看自己的恶与当得的刑，一面看怜悯的方法与根基。照样，我们离世的兄弟定睛仰望流血的神羔羊，在那里寻得并得着平安、和好、赦免。不要以为他靠自己得神赦免悦纳，以为他有什么自己的美德良善，可在临死时靠它得平安，或靠它指望来世的福乐。哦，不！你若把他在这题目上最深的信念收成一句话，你若听他在这事上一贯的声音，你会听见他说："我自己毫无功德，一切都在基督里指望。"

"有罪、软弱、无助的虫，

投靠在你慈爱的臂中；

求你作我的力量与公义，

我的救主，我的一切。"

又如他临终所点要唱的诗歌，美妙地表达：

"万古磐石为我开，

容我藏身在主怀；

我手无物可带来，

单靠十架求恩待。"

三、亚伯借他的祭，对我们说顺服神旨的本分、艰难与危险

我们已经说过，牲畜之祭的设立，若非神的设立，便无法解释。亚伯正是这样看、这样行的。他兄弟的灵却大不相同。该隐得神旨意的指示，与亚伯一样清楚，却不肯顺服，行自己以为好的。我们倾向于相信，该隐曾力劝亚伯不要献羊群中头生的，把一切能想到的难处都摆出来。讥笑、辩论、恐吓一类的武器，他都用过——那时撒但已在他里面找到自己的同类，一个真按他堕落父亲的样式生的。但恩典拦阻了注入我们始祖的毒素的蔓延。当时世上只有兄弟二人，其中一位，神定意抵挡恶者的作为；他借神的灵，重新有了造他者的圣洁形象。爱神、顺服神旨的原则——在伊甸园失去的——因怜悯的应许，借神灵的大能，重新种在亚伯心里。若那时亚当夏娃已经回转，这景象必令他们欢喜；反之，长子的景象必令他们极其痛心。

亚伯是"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重生了"，"出死入生"；这新生命首先显明在他至上看重、毫不犹豫顺服神旨上。尽管人说这举动严厉、不合理，尽管不敬虔的兄弟讥笑、反对、恐吓——他也许屡次这样行——亚伯仍定意行神吩咐他行的。神的旨意在他估量中至上。他信神，信照某种样式行便得赦免、平安、恩惠；尽管独一的兄弟发怒反对、

行为相反，他仍先求这些福分。我们可以想，他切愿与兄弟和睦同行；他温柔安静、慈爱亲切的灵不容他作别的，催他多次努力促成；但当神的旨意成为问题、当问题是遵行神旨还是效法悖逆的兄弟时，没有片刻犹豫的余地。他宁愿与走迷的亲人作对，忍受他的怒气恶毒，坚定不移地遵行神的旨意——全靠超自然赐下的恩典能力。他能在事奉神中死，绝不在违背神中活；他就这样一直走到终点。

亚伯在这题目上对我们的声音就是这样，何等满了教训与益处。从亚伯直到如今，神的百姓都活在恶世——恶人敌挡神、敌挡一切顺服神之人的世界。哦，历代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人，为这缘故受了多少苦难试炼！但真基督徒的标记都是一样的：在凡事上以神的旨意为至上。不计代价，他们照此而行。

这正是我们离世的朋友如今教导我们的功课。他作基督徒、作传教士，都选定这旨意为一生的准则向导。正是这旨意使他作基督徒，献身在外邦之地作基督的仆人；正是这旨意使他在华长久的传教生涯卓然有别，特别在他受苦临死时显明。无论处什么关系、尽什么本分，他都以神的旨意为大指南。这就解释了他一生的忠信、尽责、一致——在他病中侍候的人特别观察到。他把一切事都交托给神的旨意。他不

只信生死在神手中，更愿照神的美意或生或死。"不是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成就"，是他常说的话。"那旨意永远最美。让他为我选择。让他随意待我。"

这样忍耐承受神的旨意，或积极遵行神的旨意，是基督徒最美的品格。这不是我们容易或天然能作的，乃需要特别的恩典。这与我们自己和别人的血气都相悖；但在顺服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反对，让亚伯的历史鼓励我们恒忍，至死忠心。"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四、末了：亚伯借他的祭，对我们说他被接到天上，及其福乐荣耀

亚伯是殉道而死。他兄弟杀他，因他恒守神的道和敬虔，并因此蒙神的恩。他至死忠心，不以性命为念，为要欢欢喜喜行完路程。他是历代许多神百姓的先锋，正如他兄弟是逼迫教会之人的第一名。他因照神旨献祭而蒙召受死，然后被接回天家！他进入荣耀，是人类第一个；他得进入的方式与根据，又新又奇。我们可以想，天使的群众切切探问：这是谁？从未见过这样的灵。他们围拢来，问：你怎能到这里？你怎能穿上白衣？你怎能挥舞得胜的棕枝？你怎能戴着得胜的冠冕？你怎能蒙坐宝座者的欢然迎接？你怎能在我们

中间，处这样幸福尊荣的境地？亚伯便向惊奇的群众述说堕落的故事，堕落对他和他家的悲惨影响，借神圣救赎主得怜悯的应许，应许在他身上的亲身施行，他兄弟的行为，以及他忽然被接到他们中间。他告诉他们，他名叫亚伯，原是劳苦虚空；他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一切荣耀都归于坐宝座的，和他同等、同永之子的赎罪之工。天使的群众以狂喜听这故事，更切愿察看这些事——基督的受苦和随后的荣耀——在宝座前重新得着赞美欢呼的生命。亚伯孤单之灵的同在和特别的诗歌，久被深深关切。后来，一个又一个同心同灵的人，加入了这首先得赎、得荣耀者的行列，不断为他们的救赎主神和救主献上敬拜的感恩。

亚伯在这题目上的职事就是这样，他在这事上并不孤单。如今有许多声音照样对我们说：他们死在神地上的事奉中，已振翅飞到他上面的乐园。在这"无数声音"中，有一位刚离开我们中间的声音。他像亚伯，至死忠心。他死在岗位上，尽所能地为神、为基督、为灵魂的得救作工。若神这样命定，他愿活；不然他愿死，死在工场、死在工作之中。他果然如此。死亡在他所爱的职业中找到他，在他主人的事奉中找到他，从那里接他到上面更高、更圣、更美的事奉。

以上是亚伯借他的祭如今教导我们的一些功课。我们看见，他在这方面的职事，与我们离世的朋友和兄弟的职事相通。除此之外，从二者还能听见许多最重要、最感人的功课。他们的眼界何等开展，对神、神的道路、旨意、属性的认识何等加增扩大！他们在地上部分知道的，如今知道得更深；他们要继续学习至高至美的真理，程度是我们今生无法想象的。如今，他们和一切在主里死了的人对我们的职事，是恳切、忠信、庄严的。他们能教导我们神的深奥，却迫切催促我们注意我们已提的大真理：罪、救恩、顺服神旨、预备上天，是我们当至上看重、当至上注意的；亚伯借他的祭所说的话，借裨治文博士牧师的生与死，向我们重述并加重了。

特别地，逝者对他哀伤的遗孀说话。忧伤的朋友，他对你说什么？你已经熟悉了。许多方面，与他在世时你惯听的一样。但你觉得他与你之间的交通链条似乎断了。他有形的同在已撤去，你心碎孤单。但真是这样吗？信心的见证说什么？有什么声音在你耳边低语，在你心深处激起回应？——他在基督耶稣里仍与你合一。地上的纽带断了，天上的盟约却更坚定地被印证了。他对你的信息是："务要至死忠心"，跟随你的神圣之主；你与他联合，也必同享美地的福乐。

他虽死，仍对他的传教士弟兄姊妹说话。我们离世的朋友久被你们以深情尊敬怀念。他的温柔使他在我们估量中为大。他的好性情、亲切的态度、爱弟兄的心、献身传教工作、在工场长久的劳苦，使我们都亲爱他，必以高度的敬爱珍藏他的记忆。他安静不张扬的榜样与影响，有力地赢得我们的心，得我们的钦佩爱戴。如今他死了，那平静一致的榜样仍在，久久继续对我们发挥美善有益的影响。他活着时这方面的职事，因想到他的死，更添庄严感人。它对我们说：当效法他，如他效法基督；当受他的工作和赏赐鼓励；当受激勉，在神的事奉中忠心献身。他已行完路程，借恩典得了冠冕。许多与中国传教士团体相连的人先他上了天路，在约旦河那边与他欢然相认。马礼逊、麦都思、罗孝全（Lowrie）、艾奇逊（Aitchison）、梅西（Macy）和其他许多被死亡的手与我们隔开的人，如今已欢迎他进入他们得荣耀的行列，在宝座前与他同唱赞美诗。他们与他一同的声音，催我们在这外邦之地殷勤作主的工，欢喜盼望将来与他们在天上的团契福乐中重聚。

末了，他虽死，仍对我们周围的外国侨民说话。

裨治文博士初到中国，约三十年前，就处在公开显眼的地位。在广州、上海，他在各文学及其他有益机构中都居于

前列，凡在那方面认识他的人都高度敬重他。他的死使许多人觉得失去了一位朋友。在这些不同的团体中，他始终保持基督徒和基督传道人的品格。他这方面的信仰与影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服、无人不敬。他的宗教生活与基督徒榜样，在他各样社交、公务、属世事务中都显而易见。对特别从后一角度认识他的人，他如今以深沉庄严的语调说话。在他，今生已换成天堂，时间已让位给永恒；他用二者的语言对你们说话。当为今生殷勤时，不要忘记永恒。像我们离世的朋友，与世界和世界事务相连时，特别记念天和天上的事，预备末了进入享受。

哦，愿死者的职事——满了教训益处，何等庄严重大感人——成为我们众人属灵永生的契机！愿他刚在我们中间止息的声音，仍被听见，引导我们为神、为基督、为荣耀的不朽而活！

术语表

人名

中文	英文
A. G.夫人	Mrs. A. G., N. Y.
F.J.	F. J.
H. 夫人	Mrs. H
H.先生	Mr. H.
J. S. B.（英国传教士弟兄）	J. S. B.
L.阿姨	Aunt L
L.夫人	Mrs. L.
L.小姐	Miss L.
R.M.奥利芬特	R. M. Olyphant
S.R.布朗	Rev. S. R. Brown
阿昌	Acheong
阿昌	Achang
阿陈	Achan

阿春	Achun
阿富	Afuh
阿刚	Agang
阿亨	Ahing
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	Rev. Edwin Stevens
埃尔特里克	Elterick
埃克斯皮里恩斯·波特牧师	Rev. Experience Porter
艾伦	C. W. Allen
艾米莉·克勒克斯	Emily Kloekers
艾奇逊先生	Mr. Aitchison
阿凯	Akae
阿兰	Ah Lan
阿默斯特	Amherst
安德鲁·沃纳	Andrew Warner
安德森博士	Dr. Anderson
安妮·C.·博尔顿	Anne C. Bolton
安森·福布斯	Anson Forbes
安耶尔	Aujer
阿荣	Ali Yung

阿寿	Asau
阿顺	Ashun
阿特	Atih
阿提利	Atili
阿西	A-see
阿锡	Atseih
阿耀	Ayau
阿字和尚	Oh-tsze
鲍尔博士	Dr. Ball
贝尔彻敦	Belchertown
比彻博士	Dr. Beecher
比恩先生	Mr. Bean
波特夫人	Madam Porter
波因塞特	Poinsett
布拉德弟兄	Brother Bullard
布拉吉特先生	Mr. Blodget
布朗牧师	Rev. Mr. Brown
布里格姆博士	Rev. Dr. Brigham
曾亚万	Tsen-awan

查尔斯·N.·塔尔博特先生	Charles N. Talbot, Esq.
道格拉斯先生	Mr. Douglass
大卫·奥利芬特	D. W. C. Olyphant
大卫·格林先生	Mr. David Green
大卫·黑尔先生	Mr. David Hale
大卫·利维特先生	David Leavitt
德怀特	H. G. O. Dwight
邓恩先生	Mr. Dunn
德文牧师	Rev. Devan
迪恩夫人	Mrs. Dean
杜利特夫人	Mrs. Doolittle
法兰西岛	French Island
菲勒弟兄	Brother Geo. Filer
费伊博士	Dr. Fay
福钧先生	Mr. Fortune
福莱特	W. Follett
弗朗西斯	Francis
弗伦奇牧师	French
弗农	Vernon

格林先生	Green
桂芝	Quazee
郭富勋爵	Sir Hugh Gough
汉弗莱博士	Humphrey
汉普郡	Hampshire County
豪斯医生	Dr. House
河南岸	Honam
亨德里娜·玛戈·克勒克斯	Hendrina Margo Kloekers
亨特先生	Mr. Hunter
胡阿昌	Woo-achang
怀尔德先生	S. Y. S. Wilder, Esq.
霍尔姆斯	Holmes
胡应泰	Woo-yingtae
教皇克雷芒五世	Pope Clement V
吉莱斯皮先生	Mr. Gillespie
金梅	King-meh
金先生	Mr. King
基思	Keith
卡尔伯特森牧师	Rev. M. S. Culbertson

凯瑟琳桥	Catharine Bridge
卡明斯夫人	Mrs. Cummings
卡明斯牧师	Rev. Mr. Cummings
康诺弗小姐	Miss Conover
康斯托克夫人	Mrs. Comstock
科德曼博士	Dr. Codman
科尔曼先生	Mr. Coleman
克拉克牧师	Rev. D. A. Clark
克姆基村	Clmki
夸特曼牧师	Rev. Mr. Quarterman
库尔塞特吉·弗拉姆吉	Cursetjee-framijee
莱曼·科尔曼牧师	Rev. Lyman Coleman
劳里牧师	Rev. Mr. Lowrie
梁阿德	Leang-ateh
梁阿钦	Leang-achin
梁阿顺	Leang-asun
梁阿涛	Leang-ataou
梁阿特	Leang-atih
梁阿天	Leong Ah Teen

梁发	Leang-afah
李阿辛	Le-asin
里德阁下	Hon. William B. Reed
李舍	Le-she
刘志昌	Lew-Chechang
利维特牧师	Rev. J. J. Leavitt
利维特先生	Mr. J. Leavitt
卢克丽霞	Lucretia
罗氏一家	the Lo family
罗寿	Lo-shau
卢修斯·牛顿先生	Mr. Lucius Newton
卢总督	Loo
马顿牧师	Mattoon
玛戈	Margo
麦克道尔博士	Dr. McDowall
马礼逊先生	the Hon. J. R. Morrison
芒森先生	Mr. Munson
莫里森	J. E. Morrison
默文先生	Mr. A. Merwin

内森·珀金斯牧师	Rev. Nathan Perkins
诺布尔夫人	Mrs. Noble
派克	Parker
蓬蒂亚廷伯爵	Count Pontiatine
皮特夫人	Mrs. Peet
乔治·M.·特雷西先生	Mr. Geo. M. Tracy
亲爱的A.姐妹	Dear Sister A.
屈阿刚	Keuh-agang
塞缪尔·J.·米尔斯	Samuel J. Mills
塞缪尔·W.·邦尼	Samuel W. Bonney
沙克牧师	Rev. Shuck
佘山	Siliu Hills
史密斯博士	Dr. A. D. Smith
双岛	Double Island
斯波尔丁牧师	Rev. Levi Spaulding
斯波尔丁牧师	Rev. Mr. Spalding
斯诺德格拉斯先生	Mr. Snodgrass
斯皮尔牧师	Rev. Mr. Speer
斯普林博士	Dr. Spring

斯普纳先生	Mr. J. M. Spooner
索菲娅	Sophia
塔尔博特	Talbot
唐亚富	Tong-afoo
唐亚九	Tong-aku
塔斯廷牧师	Rev. Septimus Tustin
特雷西先生	Mr. Tracy
廷博士	Dr. Tyng
王阿	Wangae
王家码头	Wang-ka-moda
韦伯斯特	W. H. Webster
韦尔	Vail
韦夫人	Mrs. Way
威廉斯博士	Dr. Williams
威廉·A.·哈洛克牧师	Rev. William A. Hallock
威廉·艾伦·梅西牧师	Rev. William Allen Macy
威廉·布里奇曼博士	Dr. Wm. Bridgeman
威廉·迪金森	Wm. Dickinson
威斯纳博士	B. B. Wisner

韦先生	Mr. Way
文森特·约翰·斯坦顿牧师	Rev. Vincent John Stanton
沃克博士	Dr. Walker
沃克夫人	Mrs. Walker
伍德布里奇博士	Woodbridge
伍兹博士	Dr. Woods
小H.	young H.
小贝西·基科马茨	Bessie Kickomartz
西奥多	Theodore
希尔先生	Hill
兴先生	Hing-seen-sang
希区柯克博士	Rev. Dr. Hitchcock
希区柯克教授	Prof. Hitchcock
亚历山大博士	Dr. Alexander
延佑	Yn-yau
耶利米·伊瓦茨	Jer'h Evarts
伊莱扎·简·吉莱特小姐	Miss Eliza Jane Gillett
伊利牧师	Rev. Mr. Ely
伊丽莎白·博尔顿	Elizabeth Bolton

伊瓦茨牧师	Rev. J. Evarts
伊瓦茨先生	Evarts
约翰逊先生	Mr. Johnson
约翰·莫里逊·布朗	John Morrison Brown
约翰·伍德布里奇牧师博士	Rev. John Woodbridge, D.D.
约瑟夫·S.·艾伦先生	Mr. Jos. S. Allen
约书亚·克罗斯比牧师	Rev. Joshua Crosby
詹姆斯·M.·马修斯博士	Dr. James M. Matthews
詹姆斯·布里奇曼	James Bridgman
詹姆斯·格兰杰·裨治文	James Granger Bridgman
殖民地礼拜堂	Colonial Chapel
祇粤和尚	Che-quet
周阿寿	Chow-asau

地名

中文	英文
安多弗	Andover
渤海	the gulf of Pechili
赤坎鎮	Chihkau

大巴灵顿	Great Barrington
德兴街	Te-hing street
恩菲尔德	Enfield
哈德利	Hadley
嘉定	Kiating
蒙森	Monson
南翔	Nantsiang
皮茨菲尔德	Pittsfield
千秋寺	'The Temple of a Thousand Autumns'
切斯特菲尔德	Chesterfield
青浦	Tsing-pu
萨克拉门托	Sacramento
泗泾	Sz-king
汤顿	Taunton
托林福德	Torringford, Litchfield County, Connecticut
香港维多利亚联合礼拜堂	Union Chapel, Victoria, Hong-kong
谢菲尔德	Sheffield
新黎巴嫩	New Lebanon

租界的殡仪礼拜堂	the Mortuary chapel in the settlement

机构名

中文	英文
阿德莱德号	Adelaide
保安行	'The factory that insures tranquillity'
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哥伦布号	Columbus
广源行	'The factory of wide fountains'
霍克斯顿学院	Hoxton Academy
集义行	'The assembled righteousness factory'
科凯特号	Coquette
美国二号洋行	No. 2 American Hong
美国公使馆	American Embassy
明瓜洋行	Mingkwa's hong
明尼苏达号	the Minnesota
琼记洋行	Messrs. Heard & Co.
上海文学科学会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洋行船	hong boat
在华传播有用知识会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术 语

中 文	英 文
爱尔兰苔	carrageen moss
伯特利旗	Bethel flag
角叉菜	fucus crespus
快船	chop-boat
拉文德船长	Capt. Lavender

人名索引

姓名	出现章节
A. G.夫人（Mrs. A. G., N. Y.）	第十六章
F.J.（F. J.）	第二十六章
H. 夫人（Mrs. H）	第二十六章
H.先生（Mr. H.）	第二十七章
J. S. B.（英国传教士弟兄）（J. S. B.）	第二十六章
L.阿姨（Aunt L）	第二十六章
L.夫人（Mrs. L.）	第六章
L.小姐（Miss L.）	第六章
R.M.奥利芬特（R. M. Olyphant）	第二十六章
S.R.布朗（Rev. S. R. Brown）	第二十七章

阿昌（Acheong）	第七章、第十一章
阿昌（Achang）	第七章、第十一章
阿陈（Achan）	第七章
阿春（Achun）	第六章
阿富（Afuh）	第十一章
阿刚（Agang）	第十一章
阿亨（Ahing）	第六章
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	第八章、第十二章
埃尔特里克（Elterick）	第十章
埃克斯皮里恩斯·波特牧师（Rev. Experience Porter）	第一章
艾伦（C. W. Allen）	第三章、第六章、第二十五章
艾米莉·克勒克斯（Emily Kloekers）	第二十六章
艾奇逊先生（Mr. Aitchison）	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
阿凯（Akae）	第十一章

阿兰（Ah Lan）	第二十七章
阿默斯特（Amherst）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七章
安德鲁·沃纳（Andrew Warner）	第一章、第二十七章
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	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二十二章
安妮·C.·博尔顿（Anne C. Bolton）	第二十六章
安森·福布斯（Anson Forbes）	第三章
安耶尔（Aujer）	第四章
阿荣（Ali Yung）	第二十七章
阿寿（Asau）	第十一章、第十六章
阿顺（Ashun）	第十一章
阿特（Atih）	第八章、第十一章
阿提利（Atili）	第十三章
阿西（A-see）	第五章

阿锡（Atseih）	第十一章
阿耀（Ayau）	第八章
阿字和尚（Oh-tsze）	第五章
鲍尔博士（Dr. Ball）	第十六章
贝尔彻敦（Belchertown）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十二章、第二十七章
比彻博士（Dr. Beecher）	第三章
比恩先生（Mr. Bean）	第二章
波特夫人（Madam Porter）	第二章
波因塞特（Poinsett）	第六章
布拉德弟兄（Brother Bullard）	第二章
布拉吉特先生（Mr. Blodget）	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布朗牧师（Rev. Mr. Brown）	第十六章、第二十七章
布里格姆博士（Rev. Dr. Brigham）	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六章
曾亚万（Tsen-awan）	第二十五章

查尔斯·N.·塔尔博特先生（Charles N. Talbot, Esq.）	第五章
道格拉斯先生（Mr. Douglass）	第二章、第三章
大卫·奥利芬特（D. W. C. Olyphant）	第二十六章
大卫·格林先生（Mr. David Green）	第二章
大卫·黑尔先生（Mr. David Hale）	第二章
大卫·利维特先生（David Leavitt）	前言
德怀特（H. G. O. Dwight）	第三章
邓恩先生（Mr. Dunn）	第十二章
德文牧师（Rev. Devan）	第十五章
迪恩夫人（Mrs. Dean）	第十四章
杜利特夫人（Mrs. Doolittle）	第二十四章
法兰西岛（French Island）	第二十一章

菲勒弟兄（Brother Geo. Filer）	第三章
费伊博士（Dr. Fay）	第三章
福钧先生（Mr. Fortune）	第十九章
福莱特（W. Follett）	第六章
弗朗西斯（Francis）	第十章
弗伦奇牧师（French）	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章
弗农（Vernon）	第二十六章
格林先生（Green）	第二章
桂芝（Quazee）	第二十三章
郭富勋爵（Sir Hugh Gough）	第十六章
汉弗莱博士（Humphrey）	第三章
汉普郡（Hampshire County）	第一章
豪斯医生（Dr. House）	第十八章
河南岸（Honam）	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七章

亨德里娜·玛戈·克勒克斯（Hendrina Margo Kloekers）	第二十三章
亨特先生（Mr. Hunter）	第六章
胡阿昌（Woo-achang）	第十一章
怀尔德先生（S. Y. S. Wilder, Esq.）	第二章
霍尔姆斯（Holmes）	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
胡应泰（Woo-yingtae）	第十一章
教皇克雷芒五世（Pope Clement V）	第七章
吉莱斯皮先生（Mr. Gillespie）	第十六章
金梅（King-meh）	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
金先生（Mr. King）	第六章、第十二章
基思（Keith）	第二十七章
卡尔伯特森牧师（Rev. M. S. Culbertson）	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

凯瑟琳桥（Catharine Bridge）	第二十章
卡明斯夫人（Mrs. Cummings）	第二十二章
卡明斯牧师（Rev. Mr. Cummings）	第二十二章
康诺弗小姐（Miss Conover）	第二十四章
康斯托克夫人（Mrs. Comstock）	第二十三章
科德曼博士（Dr. Codman）	第三章
科尔曼先生（Mr. Coleman）	第二章
克拉克牧师（Rev. D. A. Clark）	第三章
克姆基村（Clmki）	第二十六章
夸特曼牧师（Rev. Mr. Quarterman）	第十八章、第二十四章
库尔塞特吉·弗拉姆吉（Cursetjee-framijee）	第六章

莱曼·科尔曼牧师（Rev. Lyman Coleman）	第三章
劳里牧师（Rev. Mr. Lowrie）	第十八章
梁阿德（Leang-ateh）	第十八章、第二十七章
梁阿钦（Leang-achin）	第十一章
梁阿顺（Leang-asun）	第十一章
梁阿涛（Leang-ataou）	第十一章
梁阿特（Leang-atih）	第十一章
梁阿天（Leong Ah Teen）	第二十七章
梁发（Leang-afah）	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七章
李阿辛（Le-asin）	第十一章
里德阁下（Hon. William B. Reed）	第二十七章
李舍（Le-she）	第十一章
刘志昌（Lew-Chechang）	第十一章

利维特牧师（Rev. J. J. Leavitt）	第三章
利维特先生（Mr. J. Leavitt）	前言、第二章
卢克丽霞（Lucretia）	第二章
罗氏一家（the Lo family）	第二十五章
罗寿（Lo-shau）	第十六章
卢修斯·牛顿先生（Mr. Lucius Newton）	第三章
卢总督（Loo）	第十一章
马顿牧师（Mattoon）	第十八章
玛戈（Margo）	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六章
麦克道尔博士（Dr. McDowall）	第二章
马礼逊先生（the Hon. J. R. Morrison）	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
芒森先生（Mr. Munson）	第十一章
莫里森（J. E. Morrison）	前言、第六章、第八章
默文先生（Mr. A. Merwin）	前言

内森·珀金斯牧师（Rev. Nathan Perkins）	第三章
诺布尔夫人（Mrs. Noble）	第十三章
派克（Parker）	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
蓬蒂亚廷伯爵（Count Pontiatine）	第二十七章
皮特夫人（Mrs. Peet）	第二十四章
乔治·M.·特雷西先生（Mr. Geo. M. Tracy）	第二章
亲爱的A.姐妹（Dear Sister A.）	第二十六章
屈阿刚（Keuh-agang）	第十一章
塞缪尔·J.·米尔斯（Samuel J. Mills）	第九章
塞缪尔·W.·邦尼（Samuel W. Bonney）	第十五章
沙克牧师（Rev. Shuck）	第十五章
佘山（Siliu Hills）	第二十章
	前言

史密斯博士（Dr. A. D. Smith）	
双岛（Double Island）	第二十七章
斯波尔丁牧师（Rev. Levi Spaulding）	第九章、第二十章
斯波尔丁牧师（Rev. Mr. Spalding）	第九章、第二十章
斯诺德格拉斯先生（Mr. Snodgrass）	第二章、第三章
斯皮尔牧师（Rev. Mr. Speer）	第二十一章
斯普林博士（Dr. Spring）	第二章、第三章
斯普纳先生（Mr. J. M. Spooner）	第三章
索菲娅（Sophia）	第二章
塔尔博特（Talbot）	第五章、第二十六章
唐亚富（Tong-afoo）	第二十五章
唐亚九（Tong-aku）	第二十五章
	第十五章

塔斯廷牧师（Rev. Septimus Tustin）	
特雷西先生（Mr. Tracy）	第二章、第三章、第十一章
廷博士（Dr. Tyng）	第二十六章
王阿（Wangae）	第十一章
王家码头（Wang-ka-moda）	第二十章、第二十二章
韦伯斯特（W. H. Webster）	第二十一章
韦尔（Vail）	第二十六章
韦夫人（Mrs. Way）	第二十四章
威廉斯博士（Dr. Williams）	第八章、第二十六章
威廉·A.·哈洛克牧师（Rev. William A. Hallock）	第十九章
威廉·艾伦·梅西牧师（Rev. William Allen Macy）	第二十五章
威廉·布里奇曼博士（Dr. Wm. Bridgeman）	第二章
威廉·迪金森（Wm. Dickinson）	第三章
威斯纳博士（B. B. Wisner）	第三章

韦先生（Mr. Way）	第二十四章
文森特·约翰·斯坦顿牧师（Rev. Vincent John Stanton）	第十五章
沃克博士（Dr. Walker）	第三章
沃克夫人（Mrs. Walker）	第三章
伍德布里奇博士（Woodbridge）	第三章
伍兹博士（Dr. Woods）	第三章
小H.（young H.）	第六章
小贝西·基科马茨（Bessie Kickomartz）	第二十六章
西奥多（Theodore）	第二章
希尔先生（Hill）	第二章
兴先生（Hing-seen-sang）	第六章
希区柯克博士（Rev. Dr. Hitchcock）	第二十一章
希区柯克教授（Prof. Hitchcock）	第三章

亚历山大博士（Dr. Alexander）	第三章
延佑（Yn-yau）	第二十六章
耶利米·伊瓦茨（Jer'h Evarts）	第二章、第三章
伊莱扎·简·吉莱特小姐（Miss Eliza Jane Gillett）	第十五章
伊利牧师（Rev. Mr. Ely）	第三章
伊丽莎白·博尔顿（Elizabeth Bolton）	第二十六章
伊瓦茨牧师（Rev. J. Evarts）	第三章
伊瓦茨先生（Evarts）	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
约翰逊先生（Mr. Johnson）	第十一章
约翰·莫里逊·布朗（John Morrison Brown）	第十六章
约翰·伍德布里奇牧师博士（Rev. John Woodbridge, D.D.）	第三章
	第六章

约瑟夫·S.·艾伦先生（Mr. Jos. S. Allen）	
约书亚·克罗斯比牧师（Rev. Joshua Crosby）	第三章
詹姆斯·M.·马修斯博士（Dr. James M. Matthews）	第二章
詹姆斯·布里奇曼（James Bridgman）	第一章、第二十七章
詹姆斯·格兰杰·裨治文（James Granger Bridgman）	第二十章
殖民地礼拜堂（Colonial Chapel）	第十五章
祇粤和尚（Che-quet）	第五章
周阿寿（Chow-asau）	第十一章

地名索引

地名	出现章节
安多弗（Andover）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九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七章
渤海（the gulf of Pechili）	第二十五章
赤坎鎮（Chihkau）	第十一章
大巴灵顿（Great Barrington）	前言
德兴街（Te-hing street）	第十六章
恩菲尔德（Enfield）	第三章
哈德利（Hadley）	第三章
嘉定（Kiating）	第十九章
蒙森（Monson）	第三章
南翔（Nantsiang）	第十九章
皮茨菲尔德（Pittsfield）	第三章
千秋寺（'The Temple of a Thousand Autumns'）	第五章

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	第三章
青浦（Tsing-pu）	第十九章、第二十章
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第二十一章
泗泾（Sz-king）	第二十章
汤顿（Taunton）	第一章
托林福德（Torringford, Litchfield County, Connecticut）	第九章
香港维多利亚联合礼拜堂（Union Chapel, Victoria, Hong-kong）	第十六章
谢菲尔德（Sheffield）	第二十六章
新黎巴嫩（New Lebanon）	第三章
租界的殡仪礼拜堂（the Mortuary chapel in the settlement）	第二十七章